中國問題科學研究院出版

S50
30
8000

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廣州暴動紀念册

廣州公社週年紀念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по КИТАЮ пр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и угнетенные народы всего мира,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КАНТОН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ГОДОВЩИНЕ КАНТОН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ИЗДАНИЕ КУТК

МОСКВА — 1929

中國問題科學研究院出版

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廣州暴動紀念册

廣州公社週年紀念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по КИТАЮ пр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и угнетенные народы всего мира,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КАНТОН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ГОДОВЩИНЕ КАНТОН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ИЗДАНИЕ КУТК

МОСКВА—1929

Гфа Китайском

КНИЖНАЯ ФАБРИ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МОСКВА ШЛЮЗОВОЙ
ПРОЕЗД ДОМ №6

Мосгублит № 30.090
Тираж 1500 экз.
ЗАКАЗ № 2620

550
30
8000

252674 У

廣東暴動的教訓

羅索夫斯基 (Лозовский)

廣東暴動是中國革命發展中最主要的關鍵。 廣東暴動的意義即在于他是中國革命整個發展過程中的第一個蘇維埃的霹靂。 他第一次將蘇維埃的口號應用于中國的政治和商業的重要中心。 他第一次將勞動的政權與中國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權相對立。

廣東公社，雖然存在只不過三天，可是， 他值得我們加以極深切的研究。因爲，在這短短的時期中，他把中國革命運動的強弱之點都暴露出來了。 一方面，他表顯了中國革命的內容是何等的豐富，何等的鋒芒。 另一方面。 他證明了我們的黨和革命工會在政治的， 組織的和軍事技術的經驗上還是怎樣的薄弱。 廣東暴動所以有這樣偉大的意義， 也就在他是半殖民地國家內第一次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進行的暴動。

中國革命的蘇維埃時期與俄國革命中蘇維埃的勝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蘇維埃政權的勝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開端，而廣東蘇維埃政權之勝利，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澈底完成和準備由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之開始。 廣東暴動並不是新高潮之開始，而是中國革命中某個歷史階段結束的退兵時的一戰。 站在這個立場上來深刻的研究廣東暴動時的環境，階級力量的比重，群衆的情緒以及鬥爭的方式和工具， 更有重大之意義。 雖然廣東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但無論如何， 終于不能抹煞他對于東方革命運動的偉大意義和信號的作用。 正是相反，廣東暴動在中國和全世界革命的工人運動面前宣告中國革命到了蘇維埃的階段了。 因爲，如果退兵時的一戰還能採取這樣的爭鬥形式， 顯然地毫無疑義地將來的新高潮定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而進行的了。

因此，無論站在國際的立場上，或在本國的立場上來考察， 廣東暴動均有重大的意義。 他對於國際的無產階級，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發展的道路。對於中國的工人運動，廣東暴動却是一個好壞兩全的榜樣，他指出了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爭鬥中那些方法是應該用的，那些方法是不應該用的。

★ ★ ★

中國革命是在帝國主義的槍礮直接威脅之下爆發的，自然，廣東暴動一開始就感到英，日，法，美等國武裝力量的威嚇。 我們假定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暴動時，英，法，日，美等國的礮艦停在尼瓦河， 英國軍艦 泊于克倫斯坦港，那麼，暴動的工人一開始就要遇着異常嚴重的困難了；因爲這些軍艦無疑的將反對革命。 廣東暴動時的情境却就是這樣。 廣東城內，在珠江面上，沙面的四圍滿泊着法，日，英的軍艦，商船，（大部份是屬於英人的）預備替反革命效勞。 距廣州七十五啓羅密突的香港，珠江口上是帝國主義強有力的礮台，那裏的大礮和武裝力量隨時可以遣調封鎖廣州城，使其與外界隔絕，且可四面包圍向廣州城迎頭痛擊。 當然，這樣的環境對於暴動的廣東是非常不利的，他一開始就爲難了暴動。 同時暴動者的力量要小於反動力量。

廣東暴動的第二個困難點，即在反動的力量要強於暴動的力量。 誠然，張發奎與李濟琛內部起了劇烈的爭鬥，可是，暴動者應該明確地知道，祇要暴動旗幟高舉的時候，反革命營壘中的內鬨是會立刻停止的。 此外，反革命方面的優勢，還在他能調動訓練有素的軍隊，和大礮機關槍等。 同時，暴動者方面，祇有一小部有軍事訓練的兵士（祇有教導團）和其餘都是全無軍事訓練的工人，他們不僅不懂得怎樣使用大礮和機關槍，甚而竟不能用步槍。

廣東是一個常駐着大批軍隊的城市。 可是在這些大批的軍隊中祇有教導團站在革命方面，其他的軍隊都握在反革命者手中。 這就預定了暴動的前途。這也就是說，我們事前沒有作過使敵人軍隊瓦解的準備工作，沒有在反動的軍隊中組織支部，沒有想到由內部來減弱反動力量的基礎，這也正是組織暴動上的最大弱點之一。 馬克思和列寧教訓我們，暴動是一種藝術，藝術的意義一方面卽在組織自己的力量，多多益善的動員大批的力量向敵人的致命處作嚴重的打擊；另一方面要使我們階級敵人的軍隊瓦解。 就因我們對於瓦解反動軍隊的工作沒有做，所以暴動方面 一開始就遇到了 反動力量的無阻的抵抗。 在日，美，英的軍艦的幫助之下，他們得能迅速地轉守爲攻。

★ ★ ★

暴動準備上的另一弱點，即是廣大的工人羣衆視暴動爲偶然之事，而對暴動沒有準備。暴動勝利需要什麼呢？要暴動勝利不僅單單需要廣大羣衆的同情，而且需要他們積極地參加鬥爭。 但試問，暴動本身就在晚上三點鐘近天亮時突如其來的發動，如何能使羣衆表示出自己的同情呢？ 廣大的羣衆對武裝暴動是沒有準備。誠然，羣衆對反動勢力的仇恨之心與日俱增，且在多次的羣衆運動中(1927 年四月，六月與十月)， 他們也表示出準備作戰，可是暴動終久對于他們是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假如暴動前先有了總罷工， 工人也許不視暴動爲突

如其來之事； 街道上成千成萬的男女工人也許能準備能將初期的鬥爭轉變至較高階段的鬥爭。 但是共產黨沒有力量來組織罷工，他們不能停止全城市的經濟生命， 他們不能吸收工業的及手藝作坊業的無產階級使其參加運動。 因此直到槍聲雷雷， 礮聲隆隆，實行巷戰的時候，大批的工人羣衆才開始知道暴動的消息。 這一點，在擴大暴動的觀點上講是非常不利的事實。 像廣東當時時所處的環境之下，只有當最廣大的羣衆參加這個暴動的時候， 暴動才能得到勝利。 千百勇武剛勇，赤胆忠心的人物終于不能替代成千成萬的工人。 因此，沒有羣衆運動，不能將這種羣衆運動轉變爲武裝爭鬥，是廣東暴動的一个最弱之點。 這一點，特別對于中國的同志可給與以嚴重的教訓， 因爲我們在中國同志中間還常常看到一種以軍事技術來替代羣衆運動的傾向。 在革命中技術是絕對需要的東西，但只有當軍事技術的準備和行動不來替代羣衆運動， 而此技術本身是由羣衆運動中產生，而只是作千百萬勞動者的 羣衆運動的 補充工具的時候， 他(軍事技術) 才能效勞于革命。

因爲沒有實行總罷工和廣大的羣衆參加鬥爭， 結果，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衝突僅只集中于幾个地點。同時，如果實行總罷工的時候，則每个工廠，每个作坊，每隻輪船，都可成爲劇烈的階級爭鬥的場所。 廣東全城，廣東附近各地，都將變成戰場。 反動的力量因腹背受敵需要四面照顧，由是而分散其力量。這樣， 他們也許陷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如果實行總罷工，也許能夠把組織在机器工會和廣東總工會之下的反動份子嚇得垂頭喪氣， 這點對于暴動亦有很大的利益；因爲在鎮壓暴動的時候， 机器工會的武裝得很好的素有軍事訓練的武裝隊伍，其反動的作用亦不下于李福林的反動軍隊。 因此，幾千个工人兵士的武裝暴動，雖在廣大羣衆的深表同情之下， 終于不能于暴動生死關頭千鈞一髮之際， 在軍事和政治的觀點上來切實利用羣衆 中實有的革命力量， 這力量在罷工的時候也許趨于革命方面。

如果羣衆不參加這暴動，如果羣衆僅見了街道中武裝衝突之後才知道暴動的口號，那怎麼能使廣大的羣衆捲入爭鬥的漩渦？ 如果暴動對于他們是一件政治上組織上的突如其來之事， 那怎麼 能吸收成千成萬 勇武戰士來參加作戰？很明顯地，至少須要幾天的工夫，把暴動的目的，暴動的口號，暴動的任務等傳達于一切工人。 祇有這樣，在暴動時戰鬥的生力軍才能源源而來。 但廣東暴動開始幾天就决定了暴動的命運。 一小部份的暴動力量忙于作戰，其他因力量缺乏而不能跑入羣衆以解釋暴動的目的和任務。 結果在不識字的工人佔大多數的條件之下， 散發刊印的口號，亦不能立見效果。 這樣看來，暴動基礎不十分廣闊，沒有普遍的罷工運動，也就决定了暴動的命運。

★ ★ ★

廣東暴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這樣。我們知道，在這些原因中有關於軍事上的，有關於組織上的和有關於政治上的。現在要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當然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沒有羣衆的罷工運動而暴動，沒有在反動軍隊中作軍事政治工作而暴動，這種暴動是不會得到勝利的。因此，對於須經長期爭鬥才能戰勝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中國的先進工人，對這個問題特別應加以深刻的研究。但要問有了罷工運動，難道就可以擔保勝利麼？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不是宣佈了總罷工和武裝暴動麼？但上海的革命運動終究還是被反動鎮壓下去。自然預先擔保勝利，這是不可能的。不錯，一九二七年初的上海工人的暴動遭受了挫折，且失敗的本身亦並不證明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反動力量之相比不利於我們，所以反動勢力得到勝利了，但這並不是說，我們——鬥爭中覺悟的份子——不應採取各種方法以造成使工人勝利的更有利的條件。在廣東暴動時所處的環境之下，如有羣衆的罷工運動，則將有絕大的作用。至少，廣大羣衆的參加爭鬥，可把革命力量與反動力量的武裝鬥爭延長至一星期，在這一星期內也許可以得到鄉村方面的大大幫助，動員和號召新的生力軍以與敵人作戰。可是，廣東的暴動三天內就被鎮壓下去了。無論是總罷工，或是事前作過破壞敵人軍隊的與軍事政治工作對於勝利終于不能有百份之百的擔保，但至少還可堅持延長幾天，要知在這種條件之下堅持一天，延長一天，都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要站在這些立場上來研究廣東的暴動。因爲，我們應當學習我們的錯誤和失敗，從過去寶貴的經驗中得出寶貴的教訓。

★　★　★

廣東公社的存在時間雖然很短，但他嚴格地堅決地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土地問題，八小時工作制問題，中國獨立問題，中國革命與國際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等，廣東公社二天半的存在正如用強光探險燈照透了全中國的實情。立刻揭破了一切社會上的矛盾，他指出了那些力量可與革命聯合，那些力量可與反革命勾結，他又把英，法，日，美帝國主義的作用和其與中國資產階級狼狽爲奸的面目，公開地暴露無遺。同時，廣東暴動也顯出了在中國革命面前的困難，因此亦提出了關於今後暴動的政治上的組織上的，軍事技術上的準備方式和策略之問題。中國的軍閥，不管其如何衰敗，他們還擁有無數的軍事機關，豐富的軍事經驗，和偉大的軍事力量，他們還隨時隨地能夠反對革命。中國軍隊的成份和軍隊招募的方法，使我們的宣傳工作不易着手。在雇用軍隊中宣傳，使其崩潰要難於依照全國皆兵制而編制的軍隊。這是一個極大的困難點。這些困難，祇有用我們在雇用軍隊中進行堅忍不拔的工作，與創立和準備自己的武裝力量之方法才能克服。另一方面，在中國的重要工業中

心內，都駐有帝國主義的軍隊，這也造成許多特別困難。因爲，任何暴動，即不被軍閥鎭壓，亦可被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撲滅。因此對於暴動一事，應特別加以愼重的考慮和準備，可記着，祇有將極廣大的羣衆捲入於爭鬥漩渦的時候，才能衝破國際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的強大有力的戰線。最後，廣東暴動的經驗證明了，祇有在採用能直接滿足廣大羣衆的要求的口號之下，中國的革命才能往前發展。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主要的是在中國民族解放的口號之下進行着的。在這時期內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如果在這時期內中國革命的基礎和範圍得能如是廣闊，這只是因爲數百萬工農羣衆參加這個運動的緣故。現在，革命不能單單帶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了。除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之外，他同時還須提出社會經濟的口號『土地歸農民，八小時工作制等等』；非如是，則他不能吸收羣衆來參加爭鬥。

★　★　★

最後，廣東暴動時提出的政權問題，對中國革命實有特別嚴重之意義。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切政權歸國民黨』；換言之，『一切政權歸資產階級』的口號。當時國民黨是憑藉羣衆革命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黨，他握有民族運動的政治領導權。可是，到了現在，一切政權歸國民黨的口號已成爲羣衆所深惡痛恨的口號了。目前中國資產階級各派中間的內鬨，雖已證明這個口號就在資產階級看來已不是一個統一的口號，但這個口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還可誘引廣大的勞苦羣衆。廣東的暴動十分明顯地堅決地提出了這樣的政權問題：他提出了不是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而是工農蘇維埃，蘇維埃形式的勞動者政權。這個政權對中國已不是空虛，抽象的影像，而是實在的政權形式了。他短時期內存在於廣州，他比較長時期的存在於海陸豐，他現在在全中國每個鄉村城市中開始工農暴動的時候，出現於各處。

這樣看來，是東方第一個在蘇維埃政權口號之下爆發的空前的廣東暴動，提出了中國的蘇維埃問題，提出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問題，以期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解放中國的勞動羣衆，使其脫離帝國主義之縛束，以作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至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之準備。這就是廣東暴動的歷史意義。這也就是爲什麼當追悼廣東公社的殉難者的時候，國際的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應當不時地聯想到蘇維埃的偉大的旗幟，這個光榮的蘇維埃旗幟，將從新招揚於『天子』的中國，當中國的數百萬勞苦羣衆掀然奮起反對自己的剝削者的時候。中國的工人與農民，此刻正處在萬分艱難困苦的關頭。可是，鄉村城市的革命力量終於仍在發展着，逐漸鞏固着。成千成萬的新戰士仍在繼着死者的未

竟之志向前奮鬥着。　飄揚於六份之一的地球上的得着凱旋的蘇維埃旗幟，堅持二天半的廣東蘇維埃的旗幟，將由青海招展到上海，將由奉天飄揚到廣東，中國將由半殖民地的被剝削被蹂躪的國家，一變而爲強有力的獨立的工農蘇維埃國家，在與蘇聯作經濟和政治的和衷共濟之下，牠將迅步地走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而發展。

廣州暴動與中國革命

—廣州暴動週年紀念—

維它

廣州暴動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一他舉起了蘇維埃的旗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工農兵的暴動，成立了東亞第一次的蘇維埃政府——廣州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他是被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的反革命勢力所摧殘了，幾千百的英勇的廣州公社烈士被殘殺了，中國革命的最好的領袖張太雷 周文雍等都成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犧牲。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國工農羣衆，以及世界的革命戰士，都在紀念廣州的烈士，都在繼續廣州公社的鬥爭。十二月十一日將要成爲世界的革命紀念日，他已經成爲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日。孫文的廣州，從此成了蘇維埃革命的廣州了！

一、蘇維埃與國民黨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經過極迅速極猛烈的鬥爭，發動了極廣大的羣衆，——這一革命過程之中，階級分化的表演，亦是非常之劇烈與迅速。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他的主要內容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質，亦就因爲他的這兩種任務而決定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引起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參加，而爲民族資產階級所利用，這是一九二四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形勢及一般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事實。這一反帝國主義運動：『抵制仇貨』示威游行，無數次的學生會議，罷課罷市，一直到五卅的上海總同盟罷工，廣東省港的大罷工，以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漢工人的奪回英租界，他的發展是非常之猛烈的了，他的發動羣衆是極廣大的。但是，一般中國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自然要激起廣大的農民鬥爭，反對地主豪紳的鬥爭，爭取土地的鬥爭。只有地主豪紳的政權與封建關係推翻之後，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基礎方能澈底肅清。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歷史上及經濟發展上是極深切的與地主豪紳相勾結的，因此，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之深入，不但必然要轉成土地革命之發展，並且不能不危害到民族資產階級。此其一。其二，一般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中，在最初，當然中國資產階級，甚至北洋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壓迫之下的豪紳地主都會參加，都想利用的。這種反帝國主義運動既然不能永久限於示威，游行，抵貨，罷工，而必須匯合起來，組織，

成革命的中心，成立廣泛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以至代表這種政治聯盟的革命政府，於是而發生國民黨及其政府的組織。 我們由此可以看見：(一) 中國革命初發展時，有代表反帝國主義的廣泛的政治聯盟之國民黨及其政府；(二) 中國革命的深入與發展之過程中，國民黨或者成爲工農勢力的獨占的政治組織—政權形式，或者成爲豪紳資產階級獨占的反革命政權之形式，因爲當初廣泛的政治聯盟，到此已不能不分化而至於完全破裂，豪紳資產階級不能不反動了。

當武漢時代，國民黨的旗幟已經漸漸的由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旗幟變成反革命的旗幟的時候，革命的羣衆雖然還在自發的鬥爭，但是，革命的指導機關已經動搖猶豫，不能率領羣衆鬥爭，以澈底打倒反革命的勢力。於是革命受着接二連三的鉅大失敗：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滬粵反動，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七月的武漢反動，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的葉賀失敗。當這種時候，廣州的工人，久經鬥爭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之一，首先提出鮮明的口號：『青天白色旗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只有鐮刀斧頭的紅色旗，是我們革命的旗幟』(十月十四日廣州工人的示威)。

總之，國民黨從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變成了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這是廣州工人羣衆所明顯的看到的了。中國工農羣衆的鬥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間英日美各國帝國主義決定的聯合進攻中國革命之後，受着極巨大的壓迫。因爲列強帝國主義的威嚇和軍閥官僚的反動勢力，共同進攻革命勢力，於是早遲不免叛變的地主豪紳民族資產階級，更快的投降反動，自己搶着做保障『外人生命財產』，維特『安寧秩序』的帝國主義統治之健將。 反革命營壘之中，因爲中國社會階級的相互結合形勢變更，而增加了新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 於是久已要想完全撲滅工農革命勢力的地主豪紳性的國民黨將軍(李濟琛起一直到唐生智)，便大胆的進攻，公開的反動，將國民黨完全變成反動的政黨，先後宣布清黨——開除一切革命的工農及共產黨，以及普通的革命份子。

中國的工農革命勢力之伸張，促成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的改組。 中國的工農羣衆已經把國民黨相當的變成了羣衆的政治聯盟，變成了特殊的政權形式。中國羣衆亦就不會輕易放棄國民黨的旗幟的：他們懲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政變之後，曾經過無數次的英勇的鬥爭，要想將國民黨最終的變成羣衆的革命的組織，要從這種羣衆的革命組織之中產生革命的羣衆獨裁的新的政權。 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暴動，實現了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同時，湖南湖北等省工會農民協會等羣衆組織，同樣運用國民黨的旗幟，在事實上建立起工農民衆的革命獨裁，——帝國主義與軍閥資產階級都惶恐失措的叫罵『這是第二政府』！這很明顯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力爭革命領導權之鬥爭。

上海暴動失敗之後，無產階級在力爭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之中受着一次鉅大的失敗。滬粵的反動使無產階級及農民羣衆激發更劇烈的鬥爭。當時廣東五華海陸豐的農民暴動起來，廣州的廣九粵漢廣三鉄路工人武裝的反抗李濟琛，以及武漢工農的積極贊助武漢政府鎮壓反革命，尤其是反蔣的鬥爭，這都是工農羣衆竭力保持革命勝利而要使革命深入的過程之中開闢新的前途。隨後武漢政府之下反動勢力也進攻起來，那時，最明顯的這種鬥爭，便是馬夜事變之後，十萬農軍的長沙樸城。這種鬥爭，——上海暴動，廣州反動後之工農武裝反抗，馬夜事變後之長沙撲城，——雖然革命指導機關的策略並不明顯，並無堅定建立工農獨裁的目標，但是，客觀上羣衆的鬥爭是自發的向着這一道路進行：上海暴動是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黨形式之市民會議政府，廣東的工農武裝反抗是以國民黨工農討逆軍的名義要領導起武漢反對南京的革命戰爭，長沙撲城是農民答覆許克祥解散湖南的國民黨省政府之戰爭。工農羣衆自己鬥爭之中得來的勝利——是要占領國民黨而形成工農獨裁的新政權，這是他們鬥爭進一步的前途。直到南昌暴動，革命的旗幟仍舊是國民黨，鬥爭的形式，仍舊是工農與豪紳資產階級爭奪國民黨，鬥爭的實質就是工農民權獨裁與豪紳資產階級反動之間的鬥爭

可是，歷史的事實告訴大家：這些鬥爭之中無產階級是受着屢次的失敗，每次鬥爭之後革命勢力客觀上是往後退却。同時，國民黨的眞面目也日益暴露，他的旗幟已經被豪紳資產階級所占領而最終的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幟。

於是廣州暴動，便高高的舉起蘇維埃的旗幟。蘇維埃旗幟的意義，便是證明中國革命中階級分化的劇烈，不但民族資產階級完全變成反革命的力量，完全變成贊助並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的力量，並且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劇烈和農民土地革命運動的深入，使一切小資產階級的上層份子都震恐失措，急急拋棄革命的旗幟，歸降到反動營壘之中。蘇維埃旗幟的出現於殖民地，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上反對封建的革命鬥爭，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羣衆能夠實行；殖民地上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眞正勢力，也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勝利，建立起來的革命的羣衆的獨裁政權。中國國民黨的旗幟不但是被白色恐怖所包辦了，而且已經不能適合這種歷史使命了。因此，蘇維埃的旗幟便由廣州暴動的工農兵所舉起了。他指示東方各國受壓迫與剝削的羣衆之最後的解放，只有在蘇維埃旗幟之下是可能的。

二• 廣州公社之英勇的鬥爭

中國工農羣衆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偉大的艱鉅的鬥爭之中，自發的要爭取政權。然而政治上的目標是不十分明顯的。國民黨形式之下的鬥爭，雖

然客觀上始終發展到了政權的鬥爭，但是革命的指導機關，當時是過於薄弱，不能領導羣衆去認識鬥爭的目標。

廣州公社的特殊意義，便在於他指出：中國工農羣衆的鬥爭必須要建立革命的羣衆獨裁——蘇維埃。廣州的工人代表會，包含各種職業的工人羣衆，他自己選出蘇維埃的執行委員，廣州革命的兵士以及市郊的農民，也都選舉自己的執行委員，這些執行委員組織廣州的蘇維埃，指揮暴動，形成革命的政權。中國的民衆第一次見着：普通的『下等人』——工農兵士自己的代表，能夠組織政權，管理「國家大事」只有如此，才叫做革命。廣州蘇維埃公布沒收地主土地的法令，公佈須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的口號。這使幾萬萬農民和兵士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出路：只有在世界的以及中國的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只有贊助中國共產黨，他們能夠組織廣大的羣衆力量，戰勝豪紳地主和軍閥。中國工人階級自己也在廣州暴動之中看見將來勝利的模範：除非是武裝暴動勝利，不能實行保障工人階級的利益，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反革命資本家的銀行企業…：一直到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在殖民地落後國家之中，開闢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種廣州公社的偉大意義，是深入於中國勞動羣衆的意識之中。

廣州公社的存在期間不過三天，英勇的廣州工人不能開展他的革命事業。廣州暴動之中，羣衆的熱烈參加與英勇的鬥爭都被反動勢力所摧殘了。可是，廣州暴動的意義是不可磨滅的。廣州暴動之中的英勇的模範，可能的疎忽，以至很大的錯誤，都值得研究的，都必須研究的，世界各國的革命者都要加以愼重的注意，而獲得他們的教訓。

對於廣州暴動，西歐的社會民主党，說是共產黨的盲動，國民黨的劊子手殺人兇犯胡漢民等說他是共產黨『擾亂北伐後防』的陰謀。甚至杜洛茨基也說『廣州暴動是純純粹粹的盲動，是絕對軍事冒險』！何以如此呢？難道是因爲廣州暴動失敗了嗎？如果凡是失敗的暴動，凡是因此而犧牲很大的暴動，都稱之爲盲動；那麼自有天地以來，無產階級暴動的勝利，還只有一次——就是十月革命，其餘的暴動都是盲動了！不是的，決不是因爲廣州暴動失敗，所以他們稱之爲盲動的，而是因爲廣州暴動足以推翻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而這些人（社會民主黨及國民黨）正在熱心擁護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呢！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說：

『大會認爲將廣州暴動認做盲動的企圖是絕對錯誤的。廣州暴動雖是中國革命過去時期中中國無產階級之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 (Arriegard fight) 雖然指導方面有很多的錯誤，但是仍舊是革命之新的蘇維埃階段之旗幟』。

軍事冒險和盲動是什麼？——就是不得羣衆贊助的暴動。難道廣州暴動不得羣衆的贊助麼？

廣州暴動之前，正是全中國反動派糾紛混戰時候：武漢方面有桂系軍閥與唐生智派的戰爭，南京方面正是西山會議派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倒台而蔣汪各派糾紛互鬥的時候；廣州方面尤其是桂系軍閥與張發奎派直接戰爭的時候。工農民衆在廣東久經李濟深的壓迫，已經幾次起來武裝反抗。廣州市的工人示威與罷工運動，自十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不斷的發展。海陸豐則十一月初蘇維埃政府已經佔領縣城；海南島的農民暴動也已發展了好幾個月。兵士羣衆間的革命情緒，反對國民黨的情緒，正在開始發動。暴動的當時，工人代表會之下的一般工人羣衆都是熱烈的同情，以至積極的參加（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工人羣衆擁擠在暴動參謀部之前要求領鎗的，自早至晚總有四五千；實際上的發鎗也確實不下八千）。『廣東總工會』之下的羣衆工會以及所謂革命工人聯合會（汪精衞派）之下的羣衆也都未參加。甚至完全在資本家指導之下的機器工會的羣衆也鮮明的表示中立，只有資本家所辦的機器公會之雇用的打手（所謂機器體育隊）開鎗攻擊暴動軍，暴動之中有一千二三百兵士的自覺的參加，隨後，政府軍隊中的兵士轉到暴動方面來的，又有三千人光景。廣州市郊以及花縣東莞佛山等等地方的農民，都在這幾天（十二月十三四日）暴動起來，他們暴動的所以失敗，大半是因爲廣州已經失敗了。海陸豐的革命軍隊沒有開到廣州，也只是因爲了這個原因——他們原來是有了些準備的。不但工農兵士羣衆積極贊助廣州暴動，而且廣州暴動顯然的得着貧民小資產階級的同情，甚至一部分貧苦的智識階級的贊助。

廣州暴動中羣衆的英勇的鬥爭，眞是東亞歷史上的空前的事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從初期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時期起直到廣州暴動，他所發動的羣衆是非常之廣大，尤其是在廣東——革命的發源地。三五年來革命鬥爭的發展和羣衆的組織，爲省港罷工以及廣州工人代表會的組織，顯然是『國民党時期』革命發展的成績。廣州暴動中工農兵士羣衆對於共產黨的信仰與擁護，顯然是革命初期共產黨爭取羣衆的正確策略之結果。可是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策略之中，也有機會主義的成份。這些機會主義餘毒，對於廣州暴動中的錯誤與缺點，也有顯然的影響。機會主義的表示之一，便是完全不注意羣衆之中對於革命獨裁的宣傳與解釋，羣衆奪取政權的意義是非常之模糊。因此而有很奇特的現象：在北伐時北方羣衆之中『等候北伐軍解放』的宣傳，無意之中，減弱許多羣衆的積極性；武漢時代李濟深蔣介石叛變之後，上海羣衆可以等待東征，廣東羣衆可以等待南伐。武漢反動之後，廣東又可以等待葉賀南征。對於羣衆組織（工會，農民協會，以及國民党的羣衆的下級黨部）之自發的變成政權機關之現象，不去加以領導，甚至加以抑制。這些機會主義的傾向，有久年的全國的性質。因此，雖然廣州羣衆自己覺悟起來，自己提

出蘇維埃紅旗的口號，可是往年的對於奪取政權之消極態度，仍舊保存着自己的影響於落後的羣衆之中。廣州暴動前政治上準備的不充分，亦就包含在宣傳『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之意義尚未能深入羣衆——極廣泛的羣衆之中。關於組織上：暴動參謀部，工人赤衛隊，蘇維埃的政府機關，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以及宣傳鼓動的系統與工作——自然更有許多缺點。我們這篇文章之中來不及一一詳論。

錯誤之中的主要點，却是導動一開始的時候，不能一直取得進攻的形勢。暴動軍主力所攻擊的地方，並非敵人的要樞。於是經過一些時候，李福林的軍隊由河南過江，暴動軍便陷於反攻爲守的形勢。革命初期對於國民革命軍之中的兵士運動，絕對不加注意，這也受着很大的影響。反革命軍隊中的兵士運動是太不充分。革命方面雖然已經得到三四千兵士的贊助，但是李福林的兵力並未動搖，加以英日帝國主義積極的組織反動勢力，直接幫助他們反攻廣州的暴動，於是廣州暴動便失敗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廣州暴動之中，我們看見的是：——變軍閥的混戰爲工農兵士羣衆反對軍閥的戰爭，革命與反革命的武裝鬥爭，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兵士羣衆推翻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戰爭，反革命各派各種勢力的聯合，超過了革命的勢力，戰勝了革命勢力。但是應當知道：廣州暴動已經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受着三次巨大的失敗之後，已經在許多次工農羣衆武裝反抗，以求保持革命勝利，要使革命轉入更高的階段，要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獨裁而建立工農羣衆的革命獨裁，而屢屢失敗之後。廣州暴動之前的這些鬥爭：廣東四月間工農的武裝反抗李濟琛變叛，湖南五月間的長沙撲城，湖南湖北八九月間的農民秋收暴動，八月一日南昌暴動與葉賀南征……等等，都是中國無產階級保持革命，而要使他進於更高階段的鬥爭，他是有完全的權利來實行這些鬥爭的。

這些鬥爭的最高的表演，樹立新的階段之旗幟的，便是廣州的蘇維埃暴動。廣州暴動的失敗，不能不使新的高潮，屢次要想抬頭起來的新的高潮，受着最終的打擊，而廣州暴動的本身便成爲過去革命高潮之退兵時的一戰，同時，也使他成爲開闢中國革命的新的階段——蘇維埃階段——旗幟。

廣州——是革命工人運動的廣州，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最高發展的廣州，是兩年久經戰鬥的省港罷工工人的廣州。廣州——是孫文改組國民黨及國民黨最初組織國民政府的廣州，是國民黨是革命組織時最初建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政府的廣州。同時，廣州——亦是最初發展農民運動的中心，最早聽見農民的土地革命呼聲的廣州。廣州是工人農民與革命的兵士軍隊結合聯盟的最早的表演地。不但如此，廣州是中國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相互矛盾表演得最劇烈的地方，他更是豪紳資產階級與北方官僚買辦階級互相矛盾互相鬥爭得最長久

的地方，他又是英日美帝國主義互相衝突的焦點之一（省港罷工時的實例），同時、他也是英國帝國主義剝削南部中國的總口岸，他是在香港與沙面帝國主義艦隊的直接監視之下。　廣州暴動雖然在蔣桂汪各派國民党政客軍閥互爭的時候，但是他們之間的衝突還沒有到絕對崩潰的程度。　武漢上海無產階級經過嚴重打擊之後，還沒有能恢復自己的氣力。因此種種：廣州無產階級當時鬥爭的環境是非常之艱鉅。　廣州工人與農民兵士的力量，這一次是沒有能戰勝反革命的聯合勢力。

廣州暴動到如今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廣州暴動的失敗，使中國革命進入新的時期，更加艱苦的爭取羣衆以準備新的革命高潮之時期。中國的無產階級在這時期之中，收集積聚自己的力量，領導農民羣衆於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領導他們的游擊戰爭。偉大的強有力的國內的革命聯盟者——對於中國無產階級，便是中國幾萬萬的農民。　中國資產階級是決沒有能力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廣州暴動正是表示：只有無產階級能解放中國農民於封建關係之下，也只有如此才能夠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廣州公社的英勇的戰士，在這解放鬥爭之中犧牲了，我們的張太雷，周文雍等以及五千七百帶紅領帶而被殺的廣州工人，爲蘇維埃的中國而戰死．在英勇的鬥爭之中牲犧了。中國工農的責任，不但紀念他們，並且是繼續他們所開始的事業，繼續他們的鬥爭！

『偉大的人物，革命的戰士，不但用自己的生命和鬥爭去從事於偉大事的業，而且往往用自己的死和血去填平達到勝利之艱難荆棘的道路』。中國工人的勝利之道路，鋪滿了最好的戰士與領袖的屍首，流滿了他們的鮮血！國民党帝國主義等等反革命的劊子手，將孫文變成殺人兇犯賣國賊賦，爲胡漢民蔣介石馮玉祥李濟深白崇禧，汪精衛張發奎之流的老祖宗，將革命的廣州變成屠宰革命農工的場所。　他們必然要重重的償還這些戰士的血呵！

至於廣州暴動的國際的意義，我在共產國際等六次世界大會殖民地問題結論之中（見一九二八年兩月三十日莫斯科眞理報）就說的：

『如果以爲沒有殖民地小民族的暴動，沒有歐洲小民族的暴動，沒有一部分具有種種成見習氣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暴發，沒有不覺悟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羣衆反對地主教堂民族君主等等的壓迫之運動，就可以有社會革命，如果這樣想法，那就是放棄社會革命……只有如此之迂腐可笑的人，才會去罵愛爾蘭暴動是盲動。　誰要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他永世也等不着的。　這種人只是口路上是革命家，不了解眞正的革命的』（列寧）。

馬克思就說過的：如果德國會有第二次農民戰爭，那麼，革命進行起來便很好了；馬克思就說到所謂德國農民戰爭的『第二版』的。現在馬克思的希望是在實現起來，而且是在世界的規模之中實現起來。　我們現在有中國的農民戰

爭，我們一定將要有印度的，羅馬尼亞的，阿拉伯的以及一般東方國家之內的農民戰爭；馬克思對於農民戰爭的態度是如此的。我想，馬克思對於農民戰爭的這種態度，也就是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應當如何去觀察中國革命與廣州暴動，國際的無產階級應當如何去對待中國革命和廣州暴動。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已經在他們告中國工農書裏，說出這種態度，讓我引他的話來結束我的結論罷：

『廣州暴動已經深入勞苦羣衆的意識之中，這是中國工人之偉大的英勇的模範。將來廣州的工農羣衆暴動，組織在列寧主義的澈底堅決的策略之下的，得着國際無產階級之贊助的，——必定要成爲中國之勝利的十月革命。

統一獨立的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萬歲！

受壓迫民族的暴動勝利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於西縣伊斯。

廣州暴動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

中夏

I. 廣州暴動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便決定武裝暴動爲武漢反動後黨的新路線，至于廣州暴動一直到十一月十七日方才正式決定。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

在反動階級方面，國民黨的內部已經發生公開的戰爭，就全國而言，有所謂南京政府與唐生智的戰爭，時局已經非常混亂；就廣東而言，廣東派軍閥(張發奎，黃琪翔）正準備打倒廣西派軍閥（李濟深，黃紹雄）的政變與戰爭，一觸即發，廣東各縣已有數處小的戰爭，時局異常緊張。

在革命民衆方面，工人由普通罷工示威轉變到打殺工賊並抵抗警查的武裝鬥爭，羣衆常常走到街上；農民發生三次暴動，四月李濟深反動時發生一次政治示威暴動，九月葉賀攻入潮汕時發生一次秋收抗租暴動，十月發生土地革命暴動，海陸豐得着完全勝利，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

中間階級因勒捐派款以及戰爭，確有厭惡國民黨各派軍閥的情緒，表示動搖；其先進分子有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來的。 廣州駐軍確有大部分對工人表示同情。

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的威信確已增高，與羣衆結合同生共死的親切關係，有調動羣衆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中央決定廣州暴動與廣東張黃舉行政變剛剛同一天。 那時中央在上海本來還未得到張黃政變的消息，但已估定張黃政變日內必然發生。中央很鄭重地給廣東省委以訓令，謂：『廣東工農羣衆在此次政變中的唯一出路，只有利用這一政變的繼續戰爭機會，堅決地擴大工農羣衆在城市在鄉村的暴動，煽動兵士在戰爭中的譁變和反抗，并急速使這些暴動匯合而成爲總暴動，以取得廣東全省政權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的統治』。 爲達到這一目的，中央更提議下列具體辦法訓令廣東省委迅速施行：

1. 廣東省委應發表宣言，號召全省工農暴動，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政權，以反對兩廣軍閥的私人戰爭。

2. 廣州市工人應站在階級的利益上自主的公開各地革命工會組織，召集產業的職業的地域的工人代表會議（蘇維埃制度之開始），開始一切鬥爭，實現

各項要求，搗毀反動工會，殺死反動領袖，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總同盟罷工，以奪取政權。　但當鬥爭期中，各工會原有之祕密組織仍須嚴格保存。并在罷工期中利用機會建立工廠作坊委員會之雛形。

3. 海陸豐之工農革命軍應號召農民羣衆盡量擴充志願兵額，利用陳濟棠黃琪翔軍隊在東江的戰爭或因陳黃集中東江作進攻惠州撲得廣州之計劃。　但此項計劃實施時，必須使工農革命軍沿途號召農民殺死豪紳分配土地以擴大土地革命。

4. 廣州三條鐵路的反動機器工會領袖在此次政變中號召革命工人自動剷除，并奪取鐵路管理以響應廣州市工人罷工運動。

5. 廣州市郊及中路各縣農民運動須注意各地暴動向廣州方面之會合及水陸交通之破壞與鄉村暴動之蔓延相並而行。

6. 廣東南路海南的農民暴動已在各地蠭起，目前所最注意的，是怎樣使這些暴動能獲得農民羣衆之廣大參加，形成割據一隅的工農政權，破壞統治階級的統一局面；同時須積極根本改變鄉村中之一切舊有關係。

7. 廣東的北路西路爲兩廣實力派目前戰爭的所在之地，這兩處農民暴動應使之發動爲破壞軍閥之主幹，不當拉夫，不賣米糧，破壞鐵路河運，截留兩方諜探，煽動兩方軍心，奪取軍隊武裝，並引導兵士離開隊伍而加入農民羣衆革命軍以擴大並鞏固農民暴動在這一個區域的勝利。

8. 退在江西信豐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宜迅速使之開往老隆與寧五華一帶與當地農民會合以開展五華紫金等縣的農民暴動。

9. 在全省各縣工農暴動中各主要城市的工人運動以及各縣的手工業工人都須同時兼顧到，由經濟鬥爭或是全部分的政治鬥爭發展到全城暴動。

10. 依據本黨軍事運動的新方向，廣東省委應訓令所有軍事同志極力向軍隊下層活動，并設法煽動士兵使之在戰爭中譁變反抗，散入農民羣衆中，成爲農民革命軍，當其戰爭潰敗時，宜領導農民奪取武裝，武裝自己。

11. 總之，目前廣東的局面，正是工農進攻的一个好機會，廣東省委應全體動員進行這一个運動，并且於每一個策略的決定，都要注意到此次擴大會議各項條文，務使之能得到充分的實施』。

有些人懷疑中央是否與聞廣州暴動，其實是誤會的。　中央所未與聞的只是暴動日期問題，這是因時機緊迫，交通不便，有以致之。

II. 廣州暴動的準備

廣東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到中央訓令討論廣州暴動問題，當時是全體一致贊成中央決議的。　並決定發表號召暴動宣言及暴動的口號，又決定組織軍事委員會從事軍事組織技術的工作。　他們準備工作誠如共產國際所指出『還

不充分』雖然全部佈置還沒能運用周密，還沒能組織完備，還沒能實行無缺，然而省委確實盡了他的力量做了不少的準備工作。 我們此地只舉出幾個大者來做例：

1. 糾正等待主義的錯誤 廣東省委對于暴動政治上的準備，可說早在中央提出『武裝暴動政策爲黨的行動之普遍方針』的時候便已進行了。 那時葉賀南征，廣東省委便去準備葉賀軍隊打到潮汕時，汕潮暴動響應，打到惠州時，惠州暴動響應；打到廣州時，廣州暴動響應。 此時省委便做了不少的宣傳鼓動工作，自然這個計劃一望而知爲是以葉賀軍隊爲主力，而工農變成了一種僅僅響應的副力，這是一個大錯誤。 迨葉賀失敗，省委立即糾正這一錯誤，而先進行各縣的農民暴動，實行土地革命。 於是海陸豐便先廣州暴動而取得了勝利。

2. 啓發羣衆的政治鬥爭 四月李濟琛叛變以後，省委曾不斷的引導羣衆鬥爭，如四月二十三日之政治罷工；六月十九省港罷工紀念與廿三沙基慘案紀念之兩次示威大會。自然此時的口號僅僅『反對白色恐怖』『要求釋放政治犯』『肅清反革命』而未提出『打倒國民黨』更未提出『蘇維埃政權』但省委對于引導羣衆鬥爭是隨時注意的。

十月，葉賀失敗了，省委在政治上更是進一步的準備，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引導羣衆鬥爭。 其中最大的是十月十四的海員大示威運動。 先是江門汕頭海員經濟罷工的廣州的海員總工會爲李濟深所派的改組委員所盤據，海員得不到援助，於是十月十四便聯絡廣州，香港，汕頭，江門，澳門五處在廣州舉行四萬餘人的大示威運動，開會後，遊街巡行，行經海員總工會門首，羣衆便蜂擁闖入工會，當場打死改組委員二人，佔領工會，自動辦公。 影響所及，廣州各工會都紛紛自動奪取工會。 奪取廣州工人代表會會所時，亦發生與警查武裝衝突，互有死亡，反動政府十九日來一壓迫，工人失敗。此外，國慶紀念，工人羣衆是參加的。 蘇聯十月革命紀念，工人羣衆又舉行示威。在這些爭鬥中，工人高呼着『撕毀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豎起鐮刀斧頭的紅旗，』『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

此時，汪精衞張發奎定計強迫解散省港罷工工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省港罷工委員會雖然取消對香港之封鎖，實際上罷工仍未解決，罷工工人仍留居省城，約三萬餘人，此次方被汪張解散），封閉罷工工人的公共食堂與公共居舍。 罷工工人舉行示威，並自動放火燒燬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房屋。

十一月十七日，張黃政變後，省委已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張黃所召集的所謂『護黨運動』大會，事實是等于閱兵，然而工人羣衆忽然闖入參加，高舉紅旗，向士兵高呼『打倒國民黨』，『廣州蘇維埃萬歲』，『工農兵政

權萬歲』，『兵士弟兄們站到工人方面來』等口號，兵士表示同情，張發奎氣極，下令捕拿工人，兵士不肯動手，卒由張之衞兵捕數人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省委公開發表宣言，號召暴動，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並提出下列口號：

『立刻釋放一切政治犯；工農武裝起來；勞動民衆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一切工會會所歸還工人；殺盡一切工賊走狗和改組委員；立刻恢復省港罷工工人權利；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資；工人監督生產；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勞動民衆住；沒收大資本家的財產救濟貧民；一切土地歸農民兵士；殺盡土豪鄉紳地主；改善兵士生活增加兵餉到二十元現洋；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反抗軍閥；兵士委員會監督軍費的開支；打倒國民黨；打倒張發奎黃琪翔李濟深黃紹雄；鎗斃一切白色恐怖的劊子手；工農兵聯合萬歲；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萬歲；打倒帝國主義；中國民衆與蘇聯聯合萬歲；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並且將這些口號聯爲『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打倒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切政權歸工農兵』。

3. 糾正過早暴動的傾向　十月十四海員大示威以後，羣衆革命情緒異常高漲，十九反動政府便來一個壓迫，此時工人異常悲憤，工人中有主張立即暴動者，省委認爲時機尚早，此時尚無準備，故指出『我們此時的主要任務，是更加緊工人力量的組織，擴大政治經濟日常鬥爭的要求，宣傳暴動的必要』。由此可見省委並非輕舉妄動者流了。

4. 打破『左派國民黨』的幻想　此時汪精衞張發奎黃琪翔尚以『左派國民黨』自居，爲打倒他們的政敵李濟深，想藉民衆勢力以爲助，故用許多左傾口號以欺騙羣衆。自然此時民衆不少爲其所惑。省委除一面竭力宣傳汪精衞在武漢反動事實外，同時一面又領導鐵路失業工人（四月十五後被李濟深開除的）及其他羣衆數千人向汪精衞要求恢復職業。當時有人反對省委此種計劃謂一方面反汪，一面又向汪請願，自相矛盾，徒然混亂羣衆觀聽。但省委堅決如此執行，結果如何呢？汪精衞不特不能允許工人要求，而且調動軍警捕拿工人領袖，於是羣衆自然在自己政治經驗中認識了所謂『左派』的眞面目，由和平請願變成示威包圍，高呼『打倒汪精衞』。張發奎幾次欲找共產黨談判，省委毫未猶豫加以拒絕，並向羣衆公布，於是張發奎的所謂『左派政府』，立刻便又施行白色恐怖。

5. 赤衞隊的編制　省委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後，即着手赤衞隊的編制，組織二千工人的赤衞隊。這赤衞隊是極端祕密而按連組織的。又組織最可靠最忠實最有訓練的敢死隊兩連（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一連，海員及手車夫一連）。

此外，又準備運輸工人汽車夫等，以及一切運輸用具以備暴動之用。　又祕密準備許多鐵尺刀棍手溜彈炸藥，少數手鎗駁壳及許多冷器，如此武裝工人。又建立消息機關，差不多反動軍隊及政府機關參謀部等處都有共產黨的消息報告員。

6. 蘇維埃的組織　因爲祕密狀態異常嚴重，所以蘇維埃只能在決定暴動日期的時候才成立。　由廣州工人代表會六十餘人聯席會議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十人。　革命的兵士會議選出三人。　市郊農民協會選出三人（但只有一人參加了蘇維埃工作）。　此外共產黨亦有代表參加。　工人占三分之二。　舉行暴動的最終決定，是在這蘇維埃會議上通過的。　並且還通過了舉行暴動的行動計劃。　由此可知說廣州蘇維埃未經過選舉，是不合事實了。

7. 教導團的奪取　省委對兵士中的工作僅僅只限於廣州市內駐軍，而駐在市外及外縣的兵士並未發生關係。廣州市內的教導團十二連本是由武漢調來廣州的，其中大部分是軍事學校學生的知識分子，經省委的活動，他們中除少數高級軍官外，一致贊成蘇維埃革命，完全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此外，則警備團，炮兵營，黃浦軍官學校都有一部分受共產黨的影響。在暴動前的一星期，曾開二百兵士的會議，一致決議誓死爲工農革命奮鬥。共產黨所提出的口號，尤其是『土地歸農民兵士』口號，得着群衆熱烈的擁護。

總結起來說，省委所做的準備工作當然還有許多許多不充分的地方。　這許多許多不充分的地方，也是暴動失敗的重要原因。　但是省委已經做了的，是我們寶貴的經驗，當然不可抹殺。　平情而論，這些做了的工作，是值得讚美的，决非毫無能力的所能夢見。

III. 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

偉大的東方殖民地上第一個出現的廣州蘇維埃存在了三日，終于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軍隊軍艦民團聯合的環攻之下顚覆了。廣州暴動一起來，使得帝國主義震驚危懼，使得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恐慌發狂。帝國主義便用盡了所有可能幫助國民黨軍閥，日本水兵登陸，開鎗射擊赤軍，使得長堤的反革命軍隊難以肅清；英國的軍艦商船救出許多反動派和豪紳資本家運到河南或香港，使得他們能從容集中力量來對付廣州蘇維埃；英國軍艦（moreon）和美國軍艦（Sacscmento）也派兵登陸；反革命的海軍與河南的李藉林便在英美日法的軍艦的掩護及運送的條件下，得以轟擊廣州。　國民黨的各派軍閥亦爲廣州暴動勝利所震嚇，立刻放棄互戰且聯合起來拚死命的來撲滅他們所毒恨的蘇維埃政權。就客觀原因而論，自然是敵人力量大過革命力量，所以蘇維埃政府不能不失敗。　然而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主觀原因，因爲研究主

觀原因可以使得我們得到極大的教訓。　所以我們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厭求詳。

A. 暴動的社會基礎與發動群衆問題

這次暴動之中，並非所有的廣州工人都參加了，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有人甚至于說廣州暴動僅僅只有五千人參加，這是有意的極端誣蔑。　積極參加暴動者的確在兩萬人以上。　平情而論，廣州暴動雖然有兩萬人參加，我們仍可說是社會基礎不廣，比方說在國民黨未叛變以前，經共產黨所組織在廣州工人代表會之下的工人群衆便約近二十萬人，雖經過李濟深汪精衞張發奎屢次的不斷的打擊，然而僅只兩萬人參加暴動，實覺太少。　省委在暴動前後確盡了不少的努力，約舉於下：

1. 經過黨的系統，黨在暴動前一星期中曾召集了兩次支部書記聯席會議，第一次討論總同盟罷工，到會的三十多人中多數說總罷工可以做到。　嗣各支部書記陸續報告罷工困難，在第二次會議中便移轉方向討論暴動時的政綱和暴動以群衆的軍事行動來發動的可能程度。　在各支部中黨又分別召集活動份子會議討論暴動的方法罷工的發動和赤衞隊的擴大組織。

2. 經過工會系統，工代會亦在那一星期中開過代表會兩次；第一次亦討論總罷工問題，到會四十多代表代表多數認罷工可能；第二次便選舉蘇維埃委員。

3. 赤衞隊多依聯隊的區別開各隊長聯席會議，會議中側重政治報告和組織擴大的討論。

4. 黨的指導機關和工代表特委會赤衞隊委員會更是日日在開會，暴動的決定是經過一次熱烈的討論，並全體承認以羣衆的軍事行動來發動暴動是當時必須採取的策略。

5. 暴動時赤衞隊是按聯隊分區域集合。　每一聯隊幾乎全體都是徒手羣衆，而每一聯隊組織之外，還跟隨着許多徒手羣衆。

6. 暴動前決定了召集羣衆大會於暴動勝利後，但缺少詳細的召集方法。總罷工的命令決定於羣衆的軍事行動起來後，即以工代會名義發布，並召集羣衆大會擁護蘇維埃政權。

7. 暴動前通知各支部的任務，是（一）宣傳暴動主義；（二）準備總罷工；（三）號召羣衆參加赤衞隊。

8. 暴動開始後，十一十二兩日召集羣衆大會未成，改開代表會議，到三百餘人。黨召集支部書記聯席會議，亦兩次均流會。　但赤衞隊總部聚集一千多徒手的積極的工人，甚至領袖等編制。暴動總機關的門口，却川流不息地有工人羣衆前往領槍，自動地參加暴動。　各街各巷都見有纏紅布帶的工人。

羣衆沒有如火山爆烈般廣大地起來，究竟原因安在？

客觀方面

一● 廣州工人羣衆向來是分裂。不但產業工人中分出了機器工會的組織，便在手工業工人店員中，於廣東總工會所屬之外還新增了所謂『左派』的『革命工人聯合會』因此，此時在工代會直接指揮之下的工會不過六十餘了。雖然這三個反動工會並沒有眞能取得若干羣衆，至少反動派可利用這些工會名義來阻止所屬工會參加一切革命運動，削弱了工代會所號召的力量。

二● 廣州工人運動兩年來都以省港罷工工人做了領導。自一九二六年十月省港罷工委員會取消對香港封鎖以後，尙有三萬人留居省城。廣州市一切鬥爭特別是政治鬥爭，罷工工人的行動成了唯一的領導者。暴動前一月便被汪精衛定計強迫解散，力量便已分散，赤衛隊的祕密組織留存在罷工工人中的只得五百人。所以反動派解散罷工工人一事，實給我們發動羣衆工作一個重要的致命傷。

主觀方面

一● 暴動前沒有實行總同盟罷工。中央與省委雖然都曾決定總同盟罷工，但因客觀困難終未實現。當時未堅決執行總罷工而改變爲以羣衆的軍事行動來發動暴動，自然因恐反動派借口戰爭戒嚴時間便對羣衆施以無情的屠殺。結果總罷工依然是一暴動。此時我們的準備還未妥善，因此索性推遲數日，總罷工與暴動同時並起，先罷工而後暴動，本是暴動藝術的常軌，罷工與暴動同時並起實乃變例；暴動前既無總罷工，羣衆不能周知，暴動開始後便轉入作戰狀態，交通上更增加許多障礙，這亦是廣州暴動時集合羣衆比較困難的原因。

二● 暴動時沒有適於發動羣衆的靈便組織。廣州產業工人數量本來就不多，加以機器工會的分裂運動，多部分羣衆是被劃分了出去。結果工代會屬下的工會最大多數是手工業工人和店員，他們每一工會的羣衆都是遍布了全市，平常示威集會，各工會參加的羣衆，多半只就其工會附近所能通知的爲數，遠的便不能在他的旗幟之下集合。加上黨在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羣衆中的織組也是按照工會的系統劃分支部，每一支部所管轄的黨員也同樣遍布了全市，黨沒有採用街道支部的組織形式，來集中這些散亂的手工業和店員羣衆。所以黨的支部除掉海員，汽車，郵務，印務，鐵路（失業工人）外很少有大的作用，再加上工會的積極工人領袖或支部負責同志多半參加到赤衛隊中去，暴動事起，他們便去巷戰去了，於是羣衆的發動自更少人領導了。上層指導機關與下層羣衆中間失了連繫，就因我們當時沒有想到暴動時會發生這個困難，沒有採用適宜的組織來解決這個困難，這在客觀上又是阻礙了羣衆的發動工作。

除此之外，社會基礎不廣還有其他原因：

1. 黨對黃色工會政策不對。 從前廣東黨對於黃色工會就沒有確定的一貫的政策，有時對黃色工會完全取仇視的態度，對於黃色工會會員完全置之不理；有時與黃色工會取聯合戰線的策略，然而只有上層機關的聯合而沒有下層羣衆的聯合，甚至因忌怕黃色工會上層領袖的懷疑嫉忌而完全停止下層羣衆中的活動。 由來已久，不是旦夕可以改正的，不過有人說黃色工會會員完全與蘇維埃立於反對的地位，亦是與事實不符。 一方面機器工會領袖統率他的武裝體育隊（約近千人） 幫助白軍進攻蘇維埃是事實； 同時另一方面廣東總工會和所謂『革命工人聯合會』下面的羣衆很多自動的走到蘇維埃方面來，就是機器工會會員亦多表示中立（如電燈，電話，自來水並未對蘇維埃罷工或怠工，）也是事實。 廣州工人羣衆一向是分裂的，而這次暴動却收了對黃色工會下之一部分羣衆的領導的功效，暴動失敗後，黃色工會下的羣衆有的說爲何早不通知他，假使我們早在他們中努力工作，他們必更有廣大的羣衆來參加暴動或對反動領袖反蘇維埃的行動加以制止。

2. 對市郊農民運動的工作不好。 黨在外縣的農民中雖有好幾處有深厚的基礎，特別是海陸豐；但是市郊及中路農民運動却一向未做好，差不多市郊農村之中沒有共產黨的支部，農民運動之中也沒有政治意識發達的領袖。 然而沒有立刻發動幾十萬的市郊農民暴動，圍護廣州並截擊白軍；而海陸豐等處又遠水不能救近火，於是廣州的暴動陷於孤立。

3. 對兵士運動的工作不足。 黨在國民黨未反動以前，簡直沒有兵士運動，僅只軍官拉攏。 國民黨反動後，又來不及做兵士運動，老實說，黨也沒有兵士運動的經驗，中國軍隊是僱傭制度，在兵士中的工作自然比較困難。 黨在準備暴動期間，僅只在廣州駐軍中做了工作，而且教導團甚至整個參加暴動，至於廣州市外的白軍中就沒有絲毫的工作了，故兵士羣衆參加暴動的不過數千人。

這些都是使得社會基礎不十分廣大的原因

B. 選擇暴動時期問題

這一點同志之間爭論頗大。 說暴動時期不適當的同志最有力的論據是引用列寧關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三號至五號之事變的話。 列寧說：

> 『七月三號至五號的時間是或者可以奪取政權的，因爲無論如何敵人總是要加我們以暴動的罪名，而以暴動者來處理我們的。 從這個地方，並不能就做出個結論說：那時候奪取政權是於我們有利的，因爲使暴動勝利之客觀條件還未具備』

是否能引用列寧的話適用於廣州暴動，當然要問是否當時聖彼得堡的狀況與此時廣州的狀況完全一樣或者差不多。

我們現在提出幾個事實來：

1. 你們不說『廣州暴動因爲鐵路沒有罷工以致李福林得利用鐵路由韶關調回軍隊向廣州進攻，是一個錯誤』嗎？我可告訴你，三條鐵路本來是共產黨的勢力，但四月十五日以後，李濟深先下手開除革命工人至一千餘人之多，換用黃色機器工會會員，鐵路已非我有，遑論罷工？

2. 我們大家不是公認廣東暴動的社會基礎不十分廣大嗎？我可告訴你。留存在廣州的三萬餘的省港工人，事實上是兩年來廣州的政治鬥爭的唯一的領導者，但十一月汪精衛張發奎又先下手將其強迫解散，使我們在暴動中減少一個偉大的力量。

3. 你如說『暴動時間應該稍爲延遲一些，最低限度也要等到張發奎李濟深軍閥開始激烈戰爭的時候』。好的，可告訴你，十二月九日汪精衛在上海已經電致張發奎，并派其妻兼程赴粵，要張發奎先下手決心解散在共產黨影響之下的教導團，決心捕殺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領袖，決心封閉工會及禁止工人活動，并決心搜查蘇聯領事館，以至驅逐蘇聯領事出境，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而且張發奎亦決定日內就幹。

這個時候，很清楚的還是依然讓反動派先下手根本消滅我們勢力呢？還是我們先下手消滅他們呢？何況羣衆已經憤激，反動派壓迫一來，羣衆必然是散亂的各自爲戰，結果依然等於暴動，這時候，還是讓羣衆分散的暴動給反動派各個擊破歸於流產呢？還是我們有計劃的暴動先給反動派一大打擊力爭勝利呢？省委原決定暴動日期應在兩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但因時機迫切，不能不提早於十一日先下手暴動，事實上我們先下手已取得勝利，雖然只有三天；不然，我們勢力再被反動派來一個空前的打擊，那末連三日蘇維埃的勝利都不會有。

是不是當時聖彼得堡狀況如此時的廣州狀況完全一樣，或者差不多？我想，並不一樣，並不差不多。

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正多，（另見上下文）決不關於選擇時期問題，我們認爲廣州暴動的時期非此不可，就是說，省委將暴動時期提早是對的。

我們在此聯想到批評廣州暴動的另一意見，他說『廣州暴動失敗之一，是因當時沒有沒收銀行存款』，好的，這正合乎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批評，但是，事實上廣州暴動却因攻打銀行費時太久，以至延擱對於河南及其他白軍的進攻。蘇維埃政府如果像巴黎公社一樣認爲沒收銀行似乎不合理，那當然不

對，然而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宣言明明有沒收銀行的字樣。　我以上面引用列寧的話如此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來批評不同的事件。　同是食古不化的書呆子。

C.　軍事技術上的錯誤

中國非徵兵制度，工人階級在軍事上沒有經驗，他們差不多都是在暴動之後第一次開始練習開鎗的，此次廣州暴動，奪得敵人的機關鎗只使用一部分，二十五尊大礮只使用四五尊。這些都是減少了軍事上的效能。　雖然如此，當時指導幾機對於軍事上實做了不少的錯誤。

1.　沒有同時爆發。　廣州暴動雖然堅決，勇敢，無妥協的前進，突然進攻，是其優點，但是沒有同時爆發，如河南，黃浦（此處並且有一部分軍力）石龍等處有同時爆發的可能，可是並沒有與廣州市同時而起。　如此等處同時爆發，既可壯大聲勢亦可擾亂敵人後方。

2.　沒有立即捕殺反動軍事領袖。　捕殺了敵人的軍事領袖，至少可暫時使得敵人軍隊失掉指揮，張皇失措，不至很快的來進攻我們。　廣州暴動沒有顧及這一着，如張發奎黃祺翔都居在東山，只須少數隊伍去便可捕殺，我們沒有早做，以致他們得以逃往河南發電調西江軍隊回省進攻我們。

3.　沒有佔領兵工廠。　石井兵工廠不僅有大批鎗械，而且此地是西北面屏蔽廣州要地，我們也沒有派一部分紅軍聯絡已經起來的農民圍攻佔領，亦一失算。

4.　沒有堆集街上障礙物。　以致敵人來攻時順利無礙。

軍事上既有這多錯誤，於是廣州暴動不到半天便返攻爲守，一個暴動假使到了返攻爲守，大事去了一半了。　這是廣州暴動失敗的一重要原因。

我們在此地要反對一種意見，這種意見是說廣州暴動的失敗是『偏重軍事偏重武器』，於是得一結論說廣州暴動是『軍事投機』，或說是『軍事投機的方法』，這種見解是有害於暴動的，什麼是軍事投機？嚴格地說，必須是專門勾結軍隊靠之作一切工作以代替羣衆自動地鬥爭，寬泛地說，也須是不發動羣衆不組織羣衆或竟至阻止羣衆鬥爭至少也是不理羣衆而一意靠一些外來的武力去發動鬥爭，才能認爲是軍事投機，廣州暴動並不是這樣，如其在暴動開始時，以爲羣衆重視武器，指導幾關重視軍事行動，便也是軍事投機，這簡直不知道武裝羣衆的軍事行動在暴動開始時的重要作用與價值。　『軍事投機』一辭在中國黨中隨處亂用，遺害無窮。

總結起來說，在主觀上社會基礎尚不十分廣大，軍事技術又做了不少的錯誤，這些東西便更促成了廣東工人階級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失敗。

但是我們有一點要認清楚，即使無主觀錯誤也不能說必然勝利，因爲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力量比我們優越幾倍，即使國民黨軍閥因戰爭而削弱或崩潰其軍力，然而帝國主義的勢力仍然存在，帝國主義的兵艦曾經封鎖過武漢，曾經轟擊過南京，那時還是國民黨的旗子，現在廣州暴動是蘇維埃的旗子了，誰能担保，帝國主義不肆無忌憚的轟擊廣州城呢？在這個地方，是不是我們可以得一結論，敵人勢力既優越我們幾倍，例如普列哈諾夫的高叫『你們不應該拿鎗呀！』這只有胆怯的機會主義者會這樣想。　我們必須鄭重的認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只有發動偉大的工人以及農民兵士的羣衆可以戰勝；只有認清我們當前的戰鬥是極其困難艱苦的鬥爭，是極殘酷的肉搏。　從此而得的結論，決不是拋棄戰鬥，而是調動一切革命力量，百倍的加強組織力，百倍的加強指導與考察的力量，百倍的英勇的精神，以戰勝世界資產階級及中國一切種種反革命的勢力。

固然我們不能担保操必勝之權，共產國際說得對：『廣州暴動是中國工人階級英勇的必要的嘗試』。我們號召一切革命者反對有人對於廣州暴動認爲是『過早的行動』是『盲動』是『軍事投機』是『遊戲藝術』之一切企圖與陰謀。

IV. 廣州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開始：

中國革命的轉變非常迅速，中國共產黨的年齡又很幼稚（才只成立八年）在革命運動中所採用的策略自然不免有許多錯誤。我們決不隱瞞我們的錯誤，我們在錯誤中去學習，去鍛鍊，廣州暴動給予我們豐富無比的經驗與教訓，廣州蘇維埃政權雖然只存在三天而失敗，然而他已滲透了全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心理之中。　國民黨革命已經完結了，此後便已開始蘇維埃的革命。　我們熱烈高呼：

蘇維埃的紅旗在全中國在全亞洲在全世界遍插起來！

廣東暴動及其準備

(回憶)董平

——由俄文譯的——

1.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反革命的政變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早晨，天色還很朦朧的時候，李濟琛就進行了這反革命的政變。他開始大批的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的積極份子，解除黃浦學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檢查了一切革命的職工會，農民，學生，婦女及其他社會組織，並且用武裝的力量驅逐了二千鐵路工人，以其機器工會的走狗來代替。在廣州就逮捕兩千人以上，祕密槍殺的約一百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和鐵路工人，當他們還未被打破和解除武裝的時候，曾強烈的反對，而且和政府的軍隊作幾小時猛烈的鬥爭。李濟深並沒有正式的封閉一切革命的職工會，但是他指定自己親信的人員，工人階級公開的叛徒，及黃色首領，用各工會『改組委員』的名義，沒收了職工會的金錢和房屋，佔據工會的會址。

和李濟琛軍事行動，同時並進的就是雇主也開始了對於工人的廣大的經濟進攻。以前工人和僱主所定的條約和協定，以及過去猛烈鬥爭的結果，到現在都作無效了。一切積極的工人都被開除，誰要是反抗的時候，就提交『改組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就加以共產黨員的罪名，馬上就逮捕這個人。

這種相同的事實，在廣東各城市也有。在鄉村呢，因爲農民和地主都有武裝的力量，所以有更多流血的衝突。

雖然李濟琛所佈置的無情的恐怖的壓迫，雖然很多工人革命的組織消滅了，他們的工作停頓了，然而廣州的工人還是能夠以他以前的革命鬥爭的堅忍性在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爆發了總同盟罷工，其罷工的口號是：『打倒蔣介石，李濟琛和一切新軍閥！』『釋放一切政治犯！』『反對雇主的進攻！』

反李濟深的鬥爭同樣在廣東各地爆發了。離廣州北部八小時火車的韶關附近聚集了兩千武裝的農民，他們因爲不能和新軍閥的軍事力量正式的戰鬥，不得已而退守湖南，廣東南部海南島的工人和農民和政府及地主的軍隊繼續了幾個月之久的鬥爭。他們得到了很多勝利，奪取敵人一千多槍械，建設了蘇維埃政府，至今蘇維埃政府還佔據海南島之大半。

特別要指出海豐，陸豐及東江各區的農民的鬥爭，這些地方是最近幾年來農民動運的故鄉。他們和政府軍隊不斷的繼續了六個月的遊擊戰爭，佔據了海豐的縣城，建設海陸豐蘇維埃政府。這個組織的影響，其土地政綱，及實際的分配土地，並不僅只限於廣東一省，甚至蔓延到中國遼遠的區域。

東西江和南部也有各別的農民暴動，但相互中間沒有連繫，因此也沒有大的勝利。

廣東的工農現在更深刻的覺悟推翻封建軍閥，地主，資產階級政府的必需。國民黨在武漢叛變以前，根本的希望就是武漢政府革命的軍隊回廣東。武漢叛變和南昌暴動以後的希望，就是賀龍和葉挺革命軍隊的南征。最後等這次出征又失敗之後，於是停止了一切對於外來幫助的希望，對於『慈善的軍閥』的期待，以軍事力量是與反動力量鬥爭的主要力量這些思想都消滅了，在工人和農民前面所剩下的只有廣州和海陸豐這條道路。

2. 赤衛隊的組織

在這三個時期中間，廣東赤衛隊的組織也曾經有三次變更。在第一個時期，在李濟深剛政變以後，職工會的糾察隊走到祕密條件之下，採取了各種不同的，表明其憤怒和鬥爭決心的名稱。例如『劍仔隊』，『工人自救隊』『省港罷工工人利益維持隊』等等。這些組織是屬于各个職工會的，相互之中只有非正式的關係，但沒有中央組織。

到第二个時期就準備組織赤衛隊集中的系統，不屬于各別職工會，因爲按區來組織的赤衛隊，在軍事行動上比較以前那種按職工會組織的方便些。每个赤衛依照他的工作或居宿地點而編成隊伍，直接繫屬于區委員會之下，一區委員會繫屬於赤衛隊委員會之下。一共有十一個赤衛隊的區委員會。

在第三個時期，廣東暴動前二十天，才知道了這個計劃失敗了，因爲大批按職工會組織的糾察隊，不能在一個月之中來重新就改組。困難就是在于在祕密條件之下各個職工會的赤衛隊，不能這樣快的相互認識，而區委員會又不能在這樣短的時候祕密的組織自己的隊伍。離赤衛隊委員會所決定的暴動的時間日益逼近了，所以他們取消按區組織的計劃，于是把各工會的赤衛隊員分爲六個連隊，每個連隊由地域上比較相近些之隊伍形成。

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市的工人和農民的赤衛隊，省港罷工工人是其中最有力量的成份，其原因如下：1. 這二萬罷工工人已往和帝國主義作了兩年多鬥爭，集中在城外的宿舍，因此無論何時都易于動員他們；2. 其中有五千人已往在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中受過軍事訓練；3. 其中有兩千人是在

李濟琛政變以後經已組織在赤衛隊中了的。　廣州工人中的赤衛隊隊員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每種職業的工人沒有集中，而分散於全城市。　在另一方面，他們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爲他們是在業的工人。　這樣工人的數量也有兩千。　赤衛隊中的農民約四百人，他們的優越處就是他們有鬥爭的經驗。

在赤衛隊隊員之中有各種不同的專業，例如：五金工人，洋車夫，汽車夫，建築工人，海員，運輸工人，菜商，市政工人，鐵匠，麪粉工人，製蒲團的工人，印刷工人，火柴工人，店員，縫衣匠，此外，還有被李濟琛開除的鐵路和工廠工人。

赤衛隊委員會由五個人組織成的，其中有參謀長，政治工作人，各一個隊伍的組織如下：每小隊中十個人，三個小隊成爲一中隊，三中隊爲一大隊。一大隊分爲六個聯隊。每隊都有一個隊長和副隊長，每個大隊都有黨代表，每個聯隊有軍事知識的參謀長，除參謀長以外，一切長官都是工人。

在赤衛隊委員會指揮之下的，除上述者外，還有三個『特別隊』和消息局，這裏有：汽車隊，其中約有六十個汽車夫，破壞交通隊，其中大部是鐵路和市政工人，人數約五十；此外還有紅色恐怖隊，人數約三十。　消息局的同志，大部份是在軍事和政治機關裏工作的，和省港罷工工人。

赤衛隊隊員都是有階級覺悟和政治認識的，但是除那些在糾察隊裏受過軍事訓練和當過兵的人外，幾乎沒有軍事經驗。　甚至連最粗淺的巷戰知識，和障礙物設置等等都沒有教過他們的。　在暴動的時候就強烈的感覺到了這些缺點的結果。另外一個困難，就是軍器過於缺乏，因爲糾察隊在四月十五就被李濟琛解除武裝了。　因此組織特別的工廠製造五百個手榴彈和炸彈。　兵工廠的工人在這點上是很有利的，還準備了一千支標槍。

3. 從四月十四到暴動時候廣州的工人組織

廣東工人代表大會，在李濟琛政變以前就有兩百個工會與二十一萬八千工人。　現在是在一個祕密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之下，這委員會中有舊執行委員會委員，和職工會祕密選舉的新委員。

祕密委員會中共分六區：交通工人，印刷工人，店員，縫衣匠，糧食工人，建設工人等。　每區有區委員會，六區的主任組成了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

上面已經說過。　祕密委員會在四月二十三組織了反抗政府的總罷工，提出了以下的口號：『打倒李濟琛及其他軍閥』！『釋放一切的犯人』！『反對

東家的進攻』！海員，汽車夫，洋車夫，印刷工人，店員，銀行職員，碼頭工人等等都參加了這個罷工。 在這一天中間，共產黨，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廣東省農會的宣言散滿了全街。 散發宣言的有六個被捕和槍殺了，其中有一個十五歲的勞動童子團和兩個十九和二十歲的女子。 工人們見了，都忍不住流淚。這六個人都是槍斃的，他們都沿街高呼：『打倒蔣介石，李濟琛和軍閥！革命萬歲！工農萬歲！共產黨萬歲』！等等。 有一個女子在槍斃之前高叫：『工人兄弟們！我們去休息去了，當反革命的國民黨未推倒以前，你們必需繼續我們的工作！共產黨萬歲』！因爲這幾句話，所以她在槍決以前又受了各種凌辱。 但是這幾句話是永遠不忘的了。

六月十九日，省港罷工委員會二週年紀念， 罷工委員會召集了兩萬罷工工人開羣衆大會。 其口號是：

『保持罷工工人一切權利！（維持罷工工人的宿舍和飯堂，發給每個罷工工人九十元大洋等）。

『釋放一切政治犯！』

『打倒委派的改組委員！』

『保持四月十五以前工人和資本家所定的協約！』

『打倒帝國主義的下流走狗——蔣介石，李濟琛和國民黨！』

這是當李濟琛企圖 把他們驅出廣州流放到 黃浦孤島的時候 罷工工人主要要求。

六月二十三，沙面事件的二週年紀念， 祕密罷工委員會就和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祕密委員會召集了羣衆大會。 參加的有三萬工人，雖然在警察和保安隊的包圍之下， 然而所提的口號也和六月十九號一樣。 李濟琛的改組委員會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參加這個群衆大會，他們想證明他們也『反對帝國主義』，但是群衆一知道是他們的時候， 就趕開了他們，雖然他們有護兵。（改組委員會重要委員，時常是有衛兵跟隨的）。

李濟琛覺悟了省港罷工工人和廣州工人積極性增長的危險， 雖然他以前曾想藉口黃浦設港強逼將省港罷工工人趕出廣州市， 但是在日益增長危險之前，他的發抖使他到六月下半月的時候就開始襲擊罷工工人的宿舍，且逮捕兩百多人，這些都是改組委員會的委員告發的。

罷工工人和廣州工人很憤怒的決定了， 首先就要把改組委員會的委員從自己的宿舍和工會中趕出去， 免得他們有識破秘密和把秘密轉給于警察的可能，於是加強紅色恐怖對付改組委員會。 在海員工會改組委員會拋過兩次炸彈，中央銀行一次。 車夫工會改組委員會委員， 海員改組委員會中的四個偵探都

殺死了。當李濟琛由廣州到河南去的時候，準備暗殺他，但是水雷爆發太遲。在工人中最普通而且有成績的是用刀，因爲用牠常常可以得到好結果，而且毫無聲息，可以避免警察即時追究的可能。廣泛紅色恐怖的結果，和群衆憤怒，使改組委員會委員不敢出來出而來時必有衛兵保護。　在這個時期小的經濟鬥爭也較前加多了。

國民黨和武漢政府之反動和叛賣革命給廣東革命群衆一個大的打擊。　對於賀龍葉挺革命的勝利的希望也沒有結果。

然而這些還是沒有減弱他們的鬥爭。　賀龍葉挺軍隊失敗後兩個星期，十月十四那天，廣州到香港的航路，廣州到澳門，澳門到香港，香港到江門的輪船都罷工了，大衆一心底來對付輪船公司的決議，開除參加省港罷工的海員，以工賊來代替之的決議。　十月十四十二點鐘五千廣州罷工的海員在太平戲院前坪召集了群衆的露天大會。所有革命的職工會和香港罷工工人都派了代表參加這個群衆大會，此外還有這些工會的五千會員參加大會表示對於海員的同情，他們感覺到這個鬥爭和自己的鬥爭是有連繫的。　群衆露天大會決定了，改組委員會勾結輪船公司，現在爲要反對輪船公司，就必需自己工人來辦工會。因此從海員選出了二十五個人組織一個維持委員會，和決議把改組委員會從工會趕出去。　露天大會以後，將近兩點鐘的時候，幾萬的群衆就開始沿街示威遊行。　紅色旗幟驕傲的在空中飄蕩。驅逐改組委員會的口號，叫得特別多，很自然的，因爲這是從工人的心的深處碰出的呼聲。　經過全廣州主要的街道以後，到四點鐘的時候走到海員工會。　改組委員會的委員早已經逃跑了，但時有四個他們的走狗被捉着了，用石塊打死。

這個示威的影響普及於各業工人中。廣州的革命工人大多數都在作驅逐改組委員會的鬥爭。每天都有各種工會的工人去殺害或驅逐改組委員會的委員。這些現象曾經發現於運輸工人中，洋務工人中，以及煤油工人，五金工人中等等。

張發奎在廣州奪取政權後，對於革命的工人運動曾頻送秋波，並且想得到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的幫助；這時候祕密的廣州工人代表委員會和祕密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就利用此機會由祕密的環境進到公開的行動。

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召集了代表會議，　到會者有百數工會的代表，會議決定了：

1. 釋放一切政治犯
2. 保證工會與農會的自由
3. 驅逐一切改組委員會

4. 四月十四日前工人與廠主所定的協約一概保持有效
5. 保持省港罷工工人的一切權利

爲實現以上的要求，代表會議决定十月廿三日舉行總罷工，並且從改組委員會手中奪取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的辦事處；此辦事處是應該交給祕密的委員會的。

祕密的省港罷工委員會也召集了代表會議；通過了一些决議。 十月廿三日省港罷工的工人應該和廣州的工人一起出發示威。 示威的大會選舉了新的罷工委員會，共三十五人；這個新委員會應該把改組委員會的一切文件都接收過來。

全城都在談論共產主義的危險。 自四月十四之後紅旗第二次又飄蕩於工會的房宇之上；露天大會相繼不絕。 對廠主的經濟鬥爭是日漸擴張，所有的印刷工人，無一例外，罷了一天工，開了羣衆大會，從工會的會址中驅逐了改組委員會。 汽車夫用怠工的方法反對了汽車公司變更他們工作條件的企圖；郵務工人重新開始鬥爭，要求他們兩年來鬥爭而未得到的條件；海員要求輪船公司收回一切已被開除工人並增加工資；煤油業工人襲擊了改組委員會，以備從他們的手中把工會奪回來。 廣州又變成紅色的了！全城都在喧嚷着赤禍。

張發奎開始還預備在完全戰勝李濟琛以前，暫緩對革命工人的鬥爭，並且對他們還表示好感；但經過一時的動搖之後，他的眞面貌也呈露出來了。十月十九日，他拘捕了海員工會會員四十五人，罷工委員會會員三十人。 在李濟琛的襲擊『爲的是保持罷工工人宿舍及飯堂中的秩序』之後，被改組委員會所保留的四百省港罷工糾察隊，到現在也被解散了。 在搜查的時候李濟琛的偵探鎗殺了兩個海員。 警察和憲兵晝夜巡遊街市。 白晝搜查行人。 城市的重要地點都加崗保守。 每天在城市中散發並張貼禁止工人總罷工，違者嚴格處罰的傳單。 報紙上每天登載恫嚇工人罷工的宣言。

因爲上述的情形，所以總罷工未能舉行。 十月廿三日，代替總示威的是：一百小組工人，每組十人，佈滿了全城；到晚上兩點鐘，警察都以爲示威是沒有了，這些工人小組驟然之間，呈現於街市上，拿着紅旗，散發傳單。 警察吃了一驚。這種形式的示威在廣州算是第一次，並且對於一般人都起了一種驚惶的印念。

正當此時，『左派』國民黨領袖汪精衞來到了廣州，其目的是幫助張發奎用左派的高調裝飾其政府。 但十二月一日，被李濟琛在四月十五日所裁撤的一千多鐵路工人和五百火柴工人，在汪精衞的住所前面舉行了示威遊行，要求復工，汪精衞拒絕不見，乃遣廖仲凱夫人出來與他們談判。 她用了自己死去的

丈夫的名義，眼裏含着淚（她對於這種藝術是有經驗的）去激動工人，宣傳工人服從政府，她並且說『政府必然能找出滿足你們要求的辦法的』。　工人要求具體的答覆，那時候廖仲凱夫人就罵他們『沒有革命紀律』。　工人於是就叫『打倒叛徒的國民黨』！以後汪精衞就下命令拘捕三十餘工人，警察解散了遊行。　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祕密委員會主席，示威的領導者亦遭拘捕。

十一月三日省港工人也組織了示威遊行，這是對於汪精衞企圖消滅罷工工人組織的反抗。

依照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政府與罷工委員會所定的條件，在省港罷工正式宣佈停止以前，每個罷工工人應由政府發給一百元，以後再尋找工作。　在領得補助金六個月後，如尚未找得工作時，工人有權利回到罷工工人的宿舍和飯堂去度活；宿舍與飯堂在有工人尚未找得工作時，還須繼續保存。　汪精衞知道罷工工人是一種偉大的革命力量，並且對於軍閥是一種危險，於是就熱力籌款，想每人發給九十元（在李濟琛叛變前每人已領了十元），這樣一次就算完事，宿舍和飯堂便馬上關閉了。

十一月三日罷工工人在中央公園前召集了一個反對政府的示威遊行，但是被軍隊用鎗械衝散了，而且逮捕了許多人。

十一月七日雖然有嚴厲的壓迫，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工人還是在太平戲院前召集了羣衆露天大會紀念偉大的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　紅色旗幟和口號在爭奪解放的羣衆中間憤怒的飄揚，招展。

十一月中旬汪精衞從海關處得到了大批款子。　每個罷工工人得到九十元大洋之後，被驅出宿舍。　工人們對於被驅出宿舍是極力反抗的，所以當他們被驅到街上以前曾燒毀了好幾個宿舍。

省港罷工工人之被驅散是廣東革命力量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赤衞隊總委員會之下特別組織的破壞交通的隊伍和通信部，後者大部份都是罷工工人幾乎全部瓦解了；這時候罷工工人都離開廣州找工作去了，或準備到農村中去。五千罷工工人都是在工人糾察隊中受過軍事訓練的，其中的兩千人就是赤衞隊隊員，也完全離散了。只有五百個糾察隊員就一直到暴動的時候還在赤衞隊裏。這個損失，在暴動的時候就感覺得特別深刻。

共產黨，職工會，和農民組織都忙於動員羣衆的政治工作，出刊物等：『紅旗』，『廣州工人』和『人民週刊』，是工人們歡迎的唯一的報紙，對於其他組織的報章，工人們都是持着批評的態度。

4. 暴動以前的廣州

十一月中旬張發奎把南昌暴動時所解除武裝的教導團又重新武裝起來了。張發奎雖然不信任這個教導團；然而需要牠和李濟琛作戰。教導團中由一千三百下級軍官組成，其中有兩百多共產黨員，教導團百分之九十九是革命的，而且完全同情於工人階級和土地革命。三個營長中有兩個是共產黨員，其他下級軍官中大部份也都是共產黨員。這個教導團駐在廣州，牠在張發奎軍隊的兵士中頗有榮譽。由此可見這教導團的特別意義。對張發奎的不滿迅速的增長了，牠和壓迫工人運動恰好成爲正比例。『紅旗』是每個工人都願以任何價格去購買的報紙。秘密書報散發得很多，秘密會議也是無日不有。整個的教導團都準備着暴動。

張發奎爲要增加自己的軍隊，織織一個警衛團，但是無意的又指定了共產黨員作此團的團長。團中僅有兩百兵士，團長又得了命令重新招兵，於是三百個省港罷工糾察隊中的工人也加入了警備團。

張發奎從廣州派一個團長，帶了五百兵士到海南島去，誰知這一團團長也是共產黨員。在北江方面有賀龍葉挺的軍隊的一部差不多有一千五百支槍，黨的廣東委員會也通知他們開到北江，與廣州暴動幷發。

所有這些軍事力量，就是廣州工農可靠的同盟者。廣東的農民也迅速的集合力量，準備暴動。

花縣離廣州有一天的路程，那裏的農民四個月前曾退藏到山谷裏，現在已經準備反攻了。海陸豐與海南島上蘇維埃政權的影響日漸增長，這變成了工農羣衆以及他們的敵人日常談話的東西。

被汪精衛拋到街上的兩萬省港罷工工人，或者流離於廣州，或者是跑到別的城市與鄉村找工去了。這時候失業工人正多到極點，得到工作的希望完全沒有，因此，他們是推翻現存政權的暴動頂好的鼓動者。四月十五日被裁撤的三千鐵路工人也是如此。海員也在繼續他們對輪船公司的爭鬥。郵務工人也更堅決的提出了他們的要求。汽車夫也在舉行罷工與怠工去反對工資的減低和工作條件的變壞。洋車夫也在準備奪回自己的工會以與連合的洋車公司鬥爭，因爲這些公司拒絕把洋車租給他們，並且企圖提高租金。製油工人在廣州及其近郊，約有一萬人，在他們準備奪回自己的工會時，被警察驅散了，並且許多人被捕。但他們第二次又在準備奪取自己的工會，因爲他們知道只有工會在他們手裏時，他們才可以和廠主談判。許多工會的工人利用了軍閥的衝突，不斷的作了許多經濟的鬥爭。張發奎，汪精衛和蔣介石連合起

來在十一月十七日把李濟琛驅出了廣州。 張發奎的軍隊和李濟琛的軍隊，在廣州，白沙，江門，西江，汕頭，廣西時時都有開戰的可能。 全中國的情形都非常不靖，沒有一個政府是穩固的。 兩個大的軍事營壘，蔣介石派與廣西派很快便要開始火併了。

廣州在經濟方面， 情形還依然如舊， 誰也不知道明天的情形是怎麼樣。中央銀行的紙幣還是繼續低落，紙票兌現處都關了門， 也不兌現了。 張發奎沒有絲毫改善現狀的力量了。 他作到唯一的事——就是下令 槍斃一切極小的盜賊。

暴動前，十二月初， 廣州的情形簡單的說來就是如此。 欲消滅軍閥間的流血戰爭，維持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 並且奪取政權以創造新的生活，羣衆都在企圖暴動了。 這種緊張的情形使着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廣東省委決定領導羣衆去暴動。

這時候張發奎竟遣派自己的代表來疏通 共產黨去幫他攻打李濟琛。 廣東省委的回答， 就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公開宣言；此宣言向工農 及兵士解釋這不過是張發奎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工人的一種新的陰謀， 並且號召羣衆準備暴動去推翻軍閥，資本家及地主的政權。

5. 暴動的組織

十二月四日教導團的兩百個積極份子， 在廣州的郊外開了一個秘密會議，並且在兩點鐘之內，聽了共產黨代表的報告。 他們大家一致主張暴動。 此後他們就天天問；『什麼時候暴動呀？』

十二月七日八十個工會的代表召集了一個秘 密會議， 這會議是由赤衞隊保守的。 他們通過了馬上武裝暴動的決議。 九個工人被選爲廣州工 農兵代表蘇維埃的代表。 農民和兵士各選三人，所以這樣就成立了十五人的蘇維埃；此蘇維埃在奪取政權之後，馬上就要增加到三百人。

這是非常困難的時候，黨的支部，職工會， 赤衞隊都每天 不斷的開會，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秘密的委員會每天 清早八時至十時開會， 赤衞隊的委員會從五時開到七時；開會時審查它們所附屬幾關的工作， 並且決定明天的工作。 赤衞隊及其各隊的領導者的會議更是非常之多。 積極的在準備炸彈與槍。『紅旗』與『廣州工人』的銷路日增。

在總罷工之後才暴動呢？ 或是直接武裝暴動呢？ 這問題曾經提出了兩次。開始謂爲暴動前的罷工是必需的。 在第二次討論時， 有赤衞隊，職工會的負責人員，兵士，農民及黨部委員參加， 他們一致決定了直接裝武暴動。 決定

了十二月十三日暴動，因爲到那時候，我們的一切準備都可完成，並且那時候張發奎和李濟琛的戰爭就可開始。 暴動的計畫通過了並且批準了。 成立了指導暴動的軍事委員會，製定了暴動的行動大綱。

但是已經到了上海的汪精衞得到了準備暴動的消息；他就電告張發奎教他解除教導團武裝，驅逐赤衞隊，搜查職工會，逮捕蘇聯領事，好像後者對於暴動有些關係似的。 張發奎又電令前敵指揮黃琪翔回廣州執行此計劃。 這位軍官十二月十日清早到了廣州。

整個的暴動計劃很有不能實現的危險。 革命軍事委員會估計了這一層，便趕快決定把暴動的日子由十三日移到十一日。 馬上就往一切黨部機關，工會，赤衞隊及教導團部下了準備鬥爭的命令。

6. 暴 動

十二月十日晚七時 赤衞隊逐漸集合於職工 會所指定的房子裏。 肅靜無聲，因爲不然則全盤計劃將爲警察所破壞。 但是警察還是發現了 90 個赤衞隊及 60 個炸彈。 警察立刻採取了極堅決的方法。 二架鐵甲車前後巡視街市，城中各要隘舉行檢查行人。 這樣會不會把全盤計劃都暴露呢？堅決地怎樣辦呢？主張執行先定的計劃。 將如遇襲擊時卽行抵抗的命令交給了赤衞隊。

最重要的時間來了！呵！這樣的生死關頭的時間呵！不知什麼原因，深夜十二時左右，警察安靜下去了。 十一清晨的三時三十分，劇烈的槍聲自北而來，自教導團的營房方面而來，不久又聽得了羣衆的嘈雜。 這就是公共汽車把教導團的兵載到城裏來！深夜的沉寂爲槍聲人音所驚破。

教導團暴動的經過如下：團長及幾個反動的軍官逮捕而且槍斃了。 開全團大會，有紅軍司令演說，然後兵士卽派往指定地點準備攻擊。 由公共汽車運送他們，因之節省了許多時間，二連派往改打四標營。 那裏有 600 兵士及許多槍枝子彈。 二連攻打了觀音山以保護廣州使不受北方的攻擊，幷奪取了兵工廠附近的火藥廠。 二連佔據了公安局及憲兵司令部，這兩機關正在對門。 一連兵士解除在西關的三百個憲兵的武裝。一連兵士佔領了廣九車站，別一連解除在廣州近郊堰塘地位的炮兵師奪到二〇尊大炮。 以前作補充隊而混入警衞團的二百個罷工糾察隊除解了那裏的兵士的武裝與奪取了軍械。一連兵士解除了東郊場的第二師的二團人的武裝。一連進攻張發奎的司令部。 至於赤衞隊則一隊人進攻公安局，一隊人進攻憲兵司令部，一團人攻軍部，一隊攻進四標營還有二連人則爲清除警察分所及逮捕反革派。

赤衞隊周行全城，以清除警務及政府機關幷逮捕反革的法西斯蒂工會的領袖。因爲汽車調隊之迅速及參加人之英勇，兩小時後佔領了全城，除了兩處沒有攻下。——張發奎的軍部和師部！——因此發生了狠多困難。

六時，廣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卽在公安局辦公。　紅軍及赤衞隊司令部亦在那裏。　工人集合在司令部前面，羣衆逐漸增加幷要求槍枝。　滿裝槍械子彈的汽車不斷地往來，汽車隨到隨空，工人得了槍枝。　計算起來自晨六時至中午散發 8000 枝槍以上。　此地嘈雜異常。　因爲總司令部及張發奎司令部與軍需處左右的槍聲不絕，　更加覺着喧鬧。　紅軍總司令部正在進行攻擊這兩處。　從監獄放出了一千以上的政治犯。

因爲印刷所在戰線之內，所以隔夜祕密印好的蘇維埃政府宣言，不能拿來。屢次設法重印。　奪到了兩個政府的大印刷所，　八時左右，宣言及『紅旗報』遂普發街上及張揭於牆上。

宣言有下面幾條：

1. 武裝工人。
2. 立刻釋發一切政治犯。
3. 出版，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之完全自由。
4. 歸還一切職工會的會所，驅逐改組委員會。
5. 立刻恢復及擴大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權力。
6. 提高各種工人的工資。
7. 工人管理生產。
8. 沒收大資本的財產交給勞働羣衆。
9. 幫助失業工人。
10. 消滅地主紳士。
11. 一切土地歸農民。
12. 改善兵士生活。
13. 增加軍餉，自十二元增至二十元。
14. 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以便與反動將軍爭鬥及監督軍隊的財政。
15. 打倒國民黨。
16. 打倒張發奎，李濟琛及各色軍閥。
17. 逮捕及槍斃一切白色恐怖的施行者。

在廣州房子的牆上發現傳單：

1. 米歸工人。
2. 地歸農民。

3. 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
4. 打倒軍閥的戰爭。
5. 大家和平！

同時在兵營中亦發現了，張發奎軍的革命兵士委員會簽名的宣言，他解釋自己的組織並聲明他們與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保護廣東不受軍閥的流血的工人一致。

組織了宣傳隊。其中都是學生與少女。給了他們兩架鐵甲車。他們高舉着紅旂自晨九時起開始工作，他們高呼口號及散發傳單。軍隊是要供給粮食的。組織了飲食處，女工不能參加戰鬥的便叫他們管理這些飲食處，很有興趣的對照，女子護送的餅乾汽車與大車的軍械軍裝的汽車幷駕齊驅。多量的餅乾就是從大堆棧中奪來的，把他散發給了群衆。這天軍隊主要的就吃了這餅乾。晚上組織了厨房煑飯。下午四時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召集了群衆大會。委員會的房子裏充滿人。職工會會員到會幷作報告，交出了許多他們捉來的反動工會的領袖。

中午十二時張發奎的司令部還沒有攻下，因爲那裏的衞兵以機關槍及盒子砲掩護力戰。又因爲這司令部位於河岸，所以砲艦能保護之。進攻者受了不少的犧牲。當左右的居民被令遷居後，司令部便被燒了。但是不幸風勢不順延及中央銀行。於是再用砲攻，傍晚，司令部始被攻下。師司令部以鐵塊木柵，機關槍保護着，始終未能攻下，不斷的火光槍聲，陷全城於不安之境。

幾千從敵人方面俘虜來的兵士，大部份是沒有土地的貧苦的農民。派了煽動員去煽動之後，兵士立卽站在蘇維埃政府方面。可以去武裝他們及叫他們隨着工農作戰，但是槍枝不足了，因爲所有的槍枝早晨已經散發盡了。蘇維埃政權的口號說紅軍兵士的薪水要增加至每月二十元，在軍士中普遍地傳播起來了，因爲以前他們每月止得九塊半錢。

早晨組織了人民委員會，其中有勞働委員，內務委員，外交委員，土地委員，財政委員，司法委員，海陸軍委員，同樣委任了紅軍總司令及參謀長。

薄暮，紅軍派往清涂西城。晚，日本海艦藉口保護日本在城內的醫院，企圖派海軍登陸，但是紅軍堅決地拒絕。雙方開火，直至日艦離去始止。人民委員會提出嚴重抗議，但未及發表。

夜一時革命委員會開會，議決：

1. 十二月十二日召集群衆大會，因爲十一日四時的大會爲戰鬥的原因不曾開成。

2. 晨四時半向敵人舉行攻擊。

3. 將大炮機關槍俘虜編爲一師。

4. 鞏固赤衞隊之組織，委任通曉軍事之同志爲參謀。

5. 準備進攻海南島。

6. 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工作。

在廣州佔領之第二日晨四時三十分聽得長堤方面槍聲大發，紅軍正在進攻長堤，一小時後即被佔領了。

薄暮加緊進攻師司令部，戰鬥延至全日。 紅軍失去許多時間。 三千左右赤衞隊十一時集於赤衞隊司令部前。 把他編成隊，選舉了指揮。 教導團的知道軍事的同志被任爲參謀。

從芳莊（Фан-чуаня）來的二百個農民軍是極大的幫助。從芳山（Фатшаня）來了三百左右農民，他們不僅因爲是太平暴動首領洪秀全的鄉人而著名，而且因爲他們是從一九二七年起就作反地主及政府爭鬥的英勇農民的戰士。 農民之來，使宛如在自己英勇的爭鬥中與世界隔絕了的一樣的廣州工人，得到很大的興奮。

十二時在太平戲院前召集群衆大會，議事日程如下：

1. 共產國際代表演說。

2. 廣州蘇維埃代表演說。

3. 工農兵代表演說，婦女青年代表演說。

4. 批准在暴動前所選舉以十五人組織的蘇維埃。通過了給工會農會及兵士委員會以命令，要他們在三天以內選舉代表到蘇維埃中來，使蘇維埃由 300—400 代表組織之。

5. 選舉人民委員會。

6. 通過給共產國際的電報謂將在廣東建設蘇維埃政府的消息轉達全世界工人並求援助。

這樣，在貧農援助之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廣州工人階級高舉了暴動的旗幟，反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軍閥，地地主及帝國主義。 并且在南中國的首部（廣州）創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 本文未提怎樣暴動被壓服下去，與爲什麼原因，關於這些問題須另有專文詳論之。

我們現在慶祝中國革命史上的大事件之週年紀念；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及貧農發現他們奪取政權之路的起點。這是能夠把他們從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唯一政權。

黃 平

廣東暴動紀實

韶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I. 引　言

(一)

在共產黨宣言公佈的七十九年後，在『巴黎公社』鬥爭的五十六年末，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同聲慶祝『十月革命』十週紀念的歡忻鼓舞中，在以老大落後著名的中國的領土內，在帝國主義，買辦，地主，資產階級的老巢，同時又是民族革命及工農運動的策源地的廣州城裏，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時三十分爆發了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爲創造蘇維埃政權的工農兵聯合大暴動！這一暴動公開的告訴全世界的人們：共產主義這個『怪物』已經不僅是在歐洲徘徊着，牠已吞噬了落後的遠東大陸；奪取政權這種『藝術』，已經不僅是巴黎工人具有決心去進行的事業，牠已成爲了『文化落後』『還不夠管理國家的程度的民族』的『伙計』『苦力』們的直接行動；蘇維埃這面旗幟已經不僅飄颺在佔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的舊俄領土上，牠已變成了幾千萬中國勞苦羣衆解放鬥爭的紅色目標！

蘇維埃旗幟在殖民地國家中第一次出現，廣州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與農民兵士締結同盟英勇的起來奪取政權，蘇維埃政府存在的五十餘點鐘內的英勇鬥爭與偉大創造，給予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以無量勇氣，決心和經驗；每個革命的工農都抱着很詳細的研究廣東暴動的事實以便繼續和完成廣州工農兵事業的熱望！

統治階級與剝削階級的老爺先生們非常了解這一點，所以關於廣東暴動的實際情形，工農兵的鬥爭英勇與創造的力量，中外報紙都一字不提；歐美資產階級以及他的走狗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上登載一點關於暴動的消息，其目的只在寫描『共產黨的暴徒』『過激派』『赤俄煽動者』……『殺人』『放火』『搶劫』等，以欺騙本國工人，以引起一般人對於『赤俄』『赤黨』『暴徒』強盜等切齒的仇恨！法國小巴黎報及樂諾納報的言論便是很好的例証：

巴黎十三日（十二月——作者註）小巴黎報評論共產黨佔領廣州事，謂『各處壓迫之赤黨少數份子，已在廣州施行其報復手段，俄國煽動者數名將煽惑廣州潛伏之過激派巢穴及勞工協會，但該種刼掠殘殺縱火舉動，斷無改變南方運動之能力，共產黨既無軍械，又缺武裝，欲戰勝富紳及中等社會所助之國民黨軍隊，實無希望。』

樂諾納報謂：『粵事之爆發，或能將中國之大好商埠，變爲荒蕪之地云，』（標點一仍原有形式——作者註）

（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晨報載之法人之粵變觀）

每日出十四頁的近水樓台的香港日報，(Hongkong Daily Press) 對于蘇維埃政府的宣言傳單，一點不登載，其中除去中國其他各地報紙同樣的簡單紀載外，再也找不出任何事實上的材料，十二月十四日新聞欄內載有蘇維埃政府傳單中政治綱領五條，而其標題則爲『廣東政府綱領』，（把政府二字用括弧括起）接着一個小標題便是『過激主義者的瘋狂』。

中國各報雖然不自覺的喊出：『中國史上空前大變，——廣州蘇維埃革命第一幕』(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報)『共產黨軍突佔廣州，組織蘇維埃政府』(十二月十三日順天時報)『廣州共產黨起事』，(十二月十三日申報)……等等，然而登載的也只是些零拾碎爪，並且極盡造謠，誨蔑，煽惑之能事。

當我們企圖眞實地敍述廣東暴動經過時，深感覺到具體材料之缺乏，然而根據我們手頭現有的材料，及一般報紙上無意流露出的不可隱蔽的事實，我們亦可給廣東暴動一個顯明的概念。

（二）

廣東暴動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中，舉起了蘇維埃的旗幟，證實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運動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之可能，所以牠毫無疑義的是整個世界革命發展過程中之一幕；廣東暴動，一方面是中國工農爲保持 1925 到 1927 年大革命中已得勝利之退兵時的一戰，另一方面使中國革命進入到新的階段——蘇維埃階段，所以牠毫無疑義的是整個中國階級鬥爭發展過程中的產兒；但因本文任務和篇副限制的關係，關于世界革命與廣東暴動之聯系和線索，只能略而不提；至于暴動前中國和廣東的一般政治經濟概況，及階級鬥爭的實景，以及暴動後之白色恐怖，與革命影響等，在本文中不能不佔相當的篇幅；否則我們便難了解爲什麼在中國革命一般的遭受暫時失敗的條件下，暴發了工農直接奪取政權的英勇暴動；爲什麼這一暴動爆發在廣東；廣州工人運動怎樣由一般的政治經濟鬥爭，發展到最高形式——武裝暴動；廣州工人覺悟，怎樣由一般的政治經濟要求，發展到最高程度——奪取政權；以及暴動後中國階級鬥爭的前途，將按着什麼方向去發展！

II 暴動前的中國和廣東

A. 暴動前的中國一般狀況

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于國民革命領導權之鬥爭，到 1927 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八十萬工人武裝佔領上海，以導引北伐軍前進之時，已發展到最高峯；誰是中國民革命的領導者這一問題，即中國革命是按非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這一問題，需要這兩個階級各以其實力來回答。蔣介石四月十二日的武裝叛變，就是代表中國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從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中叛變出去而投降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軍閥買辦階級的反革命的營壘中，並企圖以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羣衆的血來淹沒春筍怒發般的革命運動；中國的革命工農羣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便企圖締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利用資產階級軍閥等的各種衝突，建立起一個新的革命中心，（武漢）以對抗新的反動中心（南京政府）而使革命向前發展。

武漢政府只是在很短時期之內，在羣衆革命情形高壓之下，企圖反對反動的南京政府；可是因爲工農運動之擴大和深入，帝國主義之利誘與威嚇，政府領導人物之階級根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上之機會主義政策等之關係，武漢政府很快的公開的（自馬日事變起）向南京道上走；汪精衞七月十五日公開的叛變，就是代表整個上層小資產階級投降到民族資產階級的懷抱裏，完成了整個國民黨公開的反革命的事業。

中國工農羣衆在其先鋒隊（中共）領導之下，企圖以武裝力量抵抗反革命的進攻，並保持革命的勝利；于是有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動，南昌暴動因爲敵人的力量太大，又加上指導機關之錯誤，結果遭受了失敗；完結了以『國民黨』爲國民革命之旗幟的整個歷史階段。

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以後，對于革命的主要客觀任務，（國家統一，民族解放，土地問題勞動問題）一點也無法解決，反而增加糾紛；對于國家的主要經濟命脈(工，商，農業財政，交通)一樣也無力振興，反而益形凋蔽；對於一般人民的急切需要（廢除厘金關卡，蠲免苛稅雜捐，安置失業等）一件也不能滿足，反而增多痛苦；對于勞苦羣衆所深惡痛絕的不斷的軍閥戰爭，不僅不能消弭，反而加深和擴大；對于帝國主義則公開的獻媚求歡，蔣介石赴日本，唐生智汪精衞交回漢尊英租界，李濟深會港督)，對于共產黨人及工農羣衆則拼命的逮捕和鎗殺；寧漢合併，不僅未能挽救政局的紛亂，只是加速南京政府與唐生智的戰爭；南昌暴動的壓倒，並未能促進反革命之團結，只是緊張廣東派與廣西派的武裝衝突。

總治階級的政治經濟狀況無法穩定，中間階級朝夕動搖于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工農羣衆所受的政治經濟之壓迫與剝削與日俱增，整個階級鬥爭發展之過程，指示給勞動羣衆看：國民黨的各派都是勞動羣衆的仇敵，青天白日旗已經是白色恐怖的旗幟，使勞動羣衆覺悟到：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只有用工農羣衆武裝暴動以推翻現存政權的方法才能解決。　武漢反動後（特別是葉賀暴動失敗後）鄉村間不斷爆發的游擊戰爭與武裝衝突，城市中經常發現的紅色恐怖與武裝準備，都是表示工農羣衆時刻準備着實現階級鬥爭的藝術——武裝暴動。中國共產黨八七會議定下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更確定的指出準備好的聯系好的武裝暴動之必要；同時提出蘇維埃爲工農民權獨裁的政權形式之口號，毫無疑義的是代表當時工農羣衆的熱烈的革命情緒與急切的革命需要，決非懼怕工農革命直接爲統治階級喪喪的第三黨等所謂爲的『超時代的政策』。因爲反動力量（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暫時的團結與對待革命階級行動的一致，因爲革命力量（工農組織）慘酷的被破壞與先進份子肉體的被消滅，同時因爲中國政治經濟之不統一，勞苦羣衆處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況之下，當然難于很快的實現一個包括全國主要區域的總暴動；然而在階級鬥爭發展到空前劇烈，羣衆情緒緊張到空前憤激的狀況之下，在政治經濟零亂和開始在數省甚至一省之內有勝利的建立革命政權之可能的中國環境之內，如果在某個省區內，革命運動發展得比較悠久而深遠，羣衆組織發展得的比較長期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得發展比較擴大和深入，羣衆鬥爭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下還能繼續着向前發展，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羣衆覺悟到武裝暴動的必要和對于武裝暴動的必要條件有了相當的準備；同時，再加上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發展到統治異常搖動給工農羣衆以『可趁之機』，則工農羣衆便立即企圖以自己的鐵腕和鮮血來推翻當地當時之政權而代以自己階級的統治，這是必不可免和必要的；絕不能如機會主義之流加以『盲動主義』之估計！

B. 暴動前的廣東局勢

廣東省階級鬥爭的總形勢與全中國先進各區域是按着一條一定的路線發展的，廣東工農的政治覺悟也是隨着全中國階級鬥爭發展的步驟而提高的；不過廣東許多特殊條件（見本文上段）及本省內階級鬥爭的許多直接教訓，使廣東工人走上全國工農的先鋒地位。

四月十五日李濟琛在廣東開始繼續蔣介石四月十二日的叛變，捕殺先進的革命羣衆（共產黨與工農）數千人，廣東工人雖然在空前白色恐怖之下，由赤色工代會領導着進行英勇的鬥爭；可是自四月二十三日反對李濟琛叛變之廣州工人政治總罷工直到六月江門新南海輪船罷工，都是反抗壓迫和階級自衛的爭

門。 海員在省城香港，汕頭，澳門，江門各地雖然有『維持義勇團』的組織，但其口號僅限於『保障工人在船作工』（見鄧君與廣州海員工人領導者梁君之談話記錄）廣州工人雖有『自救團』之組織，但其目的不過是： 1. 自衛工會組織 2. 反抗壓迫 3. 殺工賊 4. 響影革命軍回粵（見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特別委員會對中國全國總工會召集之全國工會代表特別會議之報告。）當時總的政治目標與全國一致，就是希望武漢政府戰勝南京政府。

武漢反動之後，全國工農均矚目於葉賀暴動的勝利；『廣州工人得了葉賀回粵的消息之後，工人多數希望速打回廣州來，而自救團之組織已由一千餘人發展到二千餘了。 同時將來劃分九個地方，響應葉賀軍隊回粵，而革命委員會亦發出佈告宣言，我們工人在這時候積極準備暴動……』（見同上報告）

武漢反動後之初期，全國工農對於所謂『左派國民黨』還保留有幾分幻想，南昌暴動還是以『國民黨左派』的旗幟作號召，便是顯明的實證。『張發奎黃琪翔在葉賀正攻入潮汕時，已率所謂第二方面軍入廣州，同時，宣佈他們的新政策： 1. 建設新廣東 2. 釋放忠實同志，一方面不宣佈打倒葉賀，這個時候，廣州工人倒受他們宣傳影響，懷疑他們與葉賀有關係的……我們極力去宣傳，說這是張發奎戴假面具的，是愚弄民衆的，但是工人們仍然未十分相信……』（見同上報告）

廣州工人雖然在很短時期內對號稱『國民黨左派』之張發奎黃琪翔，汪精衛有多多少少地幻想，但是這種幻想在他們實際鬥爭的經驗中逐漸的很決的根本打破。 十月十一日因反對新南海團徐工人所號召之同人大會，散會後之示威遊行上發見了祕密數月之工人代表會的紅旗，武裝打死改組委員及佔領海員工會舊址，但口號還只是：『打倒李濟琛，打倒改組委員，工會由工人自理，反對改組等』（見同上報告）。十月十四日在廣州市工人的示威運動中，雖然先進的工人們已高呼出：『青天白日旗已成白色恐佈的旗幟，只有鐮刀斧頭的紅旗是我們革命的旗幟』！但十月十七日的各工會總代表會議的主要口號，還只是：『釋放一切工友職員；恢復一切原有利益條件；集會，言論，罷工，身體一切的自由；工會交回工人辦理；反對官派等，』（見同上報告）但是，當張發奎對每個集會示威都回答以軍隊，警察，鐵甲車隊和偵探工賊時，當他實行以武力制止十月二十一日的市郊農民與罷工工人準備的總罷工大巡行時，當他『到海員工會圍捕，將罷工工人代表會主席團及海員工會職員工人捕去四十三人并通令緝拿餘犯』時，當他十一月七日武裝解散廣州工人慶祝蘇聯十週紀念大會時，……『張發奎的面具破了……使一般工人明白：張發奎也是一樣的壓迫工人，比李濟琛還厲害一些』！（見同上報告）當十一月十一日三鐵路（廣九，粵漢，廣三，）工人及火柴工人幾千羣衆包圍東山汪精衛住宅，要求恢復原有

工作而被用軍警回答時，廣州工人才完全堅決的站在他們當時呼出的口號之下『打倒汪精衞，張發奎，李濟琛，打倒國民黨，打倒國民政府，共產黨萬歲！……』（見同上報告）而英勇作戰！

十一月十七日政變產出的汪精衞張發奎的廣東政權，與李濟琛政權沒有異樣；對於革命的工人羣衆則除以武力捕殺外，同樣的利用『廣東總工會』『廣東機器工會』『廣州革命工人聯合會』等等工賊機關，以幫助資本家『推翻原有勞動條件』并強迫工人加入反動工會；對省港罷工工人（廣東工人的先鋒隊伍）實行解散和驅逐出境，封閉他們的飯堂宿舍，取消 1925 年省港罷工所得到的一切權利；對外政策是對『帝國主義者採取親善的方針』，封閉一切對外機關，甚至資產階級的機關，禁止抵制英日貨物；并且寡廉鮮恥的向蘇聯使館抗議，因『使警察佔領公使館的一部份』（同M君的廣東暴動的意義與教訓一文——一九二八年三月莫斯科真理報載）對小商人曾經以罷市請願方式極力抵抗的苛稅雜捐，不僅不能減免，并且有加無已；對於保有的一部革命力量，以陰謀暗算企圖絕滅根株（預計在暴動前夜解除教導團武裝及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與赤色工會影響下的工人羣衆）；對於金融紊亂與物價高昂，不僅是辦法毫無，而且是加深創痛；抗命搜括搶奪積極準備和進行鞏固廣東地盤的軍閥戰爭！

中國共產黨本身及其所領導之赤色廣州工人代表會之威權與影響，隨着統治階級的反動，動搖和崩潰的程度而與日俱長；當工人利用汪精衞張發奎所玩弄的『護黨運動』遊行時，便高呼：『打倒國民黨！廣東蘇維埃萬歲！兵士弟兄們站到工人方面來！……』等口號（見同上論文）

『自張發奎政變之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如狂風暴浪一般的湧騰，又舉行了一個游街示威大會與一部分的罷工，被驅逐的省港罷工工人便放火焚燒資產階級的房屋，（也不顧黨員的指令），共產黨員在羣衆中散發遣禁的傳單，強迫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十二月的第一週，羣衆的熱情達到了最高點，海員開始罷工，公共汽車夫亦起來用意大利式的罷工（怠工）方法表示自己的反抗……郵政局職員也決定罷工，最先進的工人開始用炸彈和手溜彈武裝起來了！準備走革命的道路，』（見同上論文）『……我們的先鋒隊——自救團已改了赤衞隊，由二千人已發展到四千了……（見同上報告）

廣東省曾經過多次的農民大暴動，第一次是在李濟琛叛變時，第二次是葉賀軍隊攻到汕頭時，第三次是秋收以後，農民羣衆與一部份葉賀殘部的革命軍隊（約 1500 人）聯合起來舉行的大暴動，農民羣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實行武裝暴動和實現澈底的土地革命（破壞一切私有的田塍田界，焚燒一切契約借約，奪取一切私有者的田地交給鄉村的農民蘇維埃，然後分給耕田者；殺戮地主，

豪紳與反革命者，）東江一帶如海豐，陸豐，鵝埠，普寧，碣石，等處充滿了農民暴動的浪濤，長期的或短期的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十一月七日海豐工農兵與城市貧民開代表大會，選舉蘇維埃政府，頒佈了蘇維埃政府的政綱；『大會爲徵求外援派了一個差遣帶了一個命令給中國工人，農民蘇維埃拿出沒收地主的兩千塊錢，到廣東去買鎗枝，以帮助工人暴動，北江與沿海一帶，如琶口（Пакхоя）海南島，香港鐵路，石龍，汕頭附近以及廣東與福建交界處之一部份多多少少是發生了很大的農民暴動』（見同上論文）

廣東兵士中的先進部份（如第四軍的教導團等）不僅對於將軍們與反革命軍官之非人的殘酷待遇發生不滿，不僅對禍國殃民的軍閥戰爭發生厭恨；同時也不僅對於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與廣東工人代表會十月間所號召國民黨黨軍的普通宣言表示同情，也不僅對於『護黨運動』示威中的工人宣傳的口號表示接受；同時，堅決主張與資產階級叛徒鬥爭；在十二月初，全團的兵士，公開的說出開非法會議，爲共產黨的政策而爭鬥，需要組織暴動，統治階級最親信的廣州城內憲兵連也公開的向共產黨的接洽代表說：『你們暴動，我們是不成問題的！』（此接洽代表親向作者說的）

暴動前的廣東因全國政局影響及本省各種條件而形成了上述的狀況。當張發奎李濟琛衝突到以兵戎相見時，即當自汕頭到武漢，從北江到南岸都醞釀着，而且進行着粵桂軍閥戰爭，大部武力都調遣出發，而省城比較的表現空虛之時；當汪桂衞密遣老婆陳碧君袖函張發奎獻計之時，即反革命連日密議解散教導團武裝，鎗斃獄中革命者，搜殺共產黨中堅份子，再一次大規模地更殘酷的屠殺先進的工農份子之時；必不可免的要爆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時三十分開始的震動全世界的廣州工農兵大暴動！

III. 暴動經過

(A) 暴動之第一日

（1） 一聲霹靂驚破敵人胆

教導團全團士兵，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暴動組織者張太雷同志及其他蘇維埃代表赤衞軍代表的熱烈的講演以後，當場鎗殺反動軍官十五人，竭誠宣誓推翻國民黨政府和服從廣東蘇維埃的命令；在熱烈的『暴動呵』歡呼聲中展開斧頭鐮刀大紅旗，按照預定計劃走向各連分配的作戰地點。同時，幾千工人赤衞隊，擎起紅旗，圍着紅領帶，帶着紅領章，持步鎗手溜彈者當前，持刀斧徒手者隨後，一隊隊地，按着預定地點出發，鎗彈聲大作，呼喊震天，『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大變』——工農兵暴動正式開始！

星稀月朗，市寂人稀，十二月十日至十一日夜間的三點三十分鐘——絲毫不錯，恰是革命委員會所指定的時候！

這時的鎗聲，彈聲，吶喊聲，對於統治階級的老爺們（自張發奎至陳公博）簡直是晴空霹靂；因爲對於廣州將要爆發暴動這件事，雖然汪精衞有青（九日）電到粵，雖然陳公博曾得有上海密報，（謂廣東暴動日期在十二月十五日）事前的確知道，並且連日祕議對付辦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載：陳公博自述脫險之經過——但從：　陳公博十日下午七時與謝婴白同赴海員工會改組之歡讌，八時參與黃琪翔爲方鼎英部唐星副師長餞行（見同上材料）的事實，以及暴動開始時由廣州及香港傳出之消息都是黃琪翔圍繳莫雄械，黃琪翔與朱暉日衝突，（英文香港日報及中國各報均然）公安局職員還以爲是囚犯越獄（見民國日報公安局職員談話）等等事實看來，廣東統治階級對於十一日上午三時三十分爆發暴動這件事，實在是事前一點一滴也未曾知道。

正因爲統治階級已經知道廣州城內將要爆發由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兵聯合大暴動，同時又不知道這一暴動的確定日期；　所以當暴動開始時，不僅統治階級走狗御用人的警察，軍隊都望風而逃；就是統治階級的首領也都聞風鼠竄（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朱暉日均當夜逃走）

（2）　兩點鐘內『赤化』廣州城

三點三十分同時發動的教導團士兵與工人赤衞隊，遵照原定下列計劃實行作戰：

A.　赤衞隊分爲七個聯隊，擔任攻打七個區域，『第一聯隊車伕工人攻打公安局；第二聯隊郵務五金工人攻打七，六，二警區署；第三聯隊糧食工人攻打太平戲院保安隊；第四聯隊建築工人攻打大佛寺保安隊及四區署；其餘三聯隊攻擊各區署……』（見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特別委員會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召集之全國工會代表別特會議之報告）『同時，也有特別隊伍之組織，如破壞交通隊，破壞電線電燈隊……』又有『汽車交通隊，則準備載隊伍及運物等……』（見同上特委報告之補充）

B.　教導團的三營士兵的分配是：『第一營擔任解除隣近教導團的步兵團之武裝；　第二營擔任解除駐在沙河之礮兵團及步兵營之武裝；　第三營開赴公安局……』（見A.君報告）

工人羣衆鼓起無限的勇氣與熱情，拋擲手溜彈，開射步鎗，狂風掃敗葉似的佔領了各機關，繳獲許多警察的鎗枝；雖然公安局有鐵甲車及機關鎗的掩護，但也未受大的犧牲，便能立刻攻下。

第一二兩營教導團士兵『黑夜突擊步兵團與礮兵團，很得心應手的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奪獲大礮約三十門，繳得步鎗一五〇〇枝』（見A君報告）。

我們的革命兵士及赤衞隊能夠這樣迅速的佔領各機關，與運輸工人準備好了的幾百輛汽車，公共汽車，運貨車，小摩托車的幫助有極大的關係。

『工人的隊伍佔領了郵政局，電報局，無線電局，軍營，全城各區的警察署，國民黨省黨部及其餘全城軍事要點……』（見M.君廣東暴動的意義與教訓一文——載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莫斯科眞理報）

赤衞隊打開各囚獄，釋放一切政治犯，『計公安局未決男女犯八百名，司法廳監獄女犯六百名，分監七百名，廣東監獄七百名，其他各處羈押犯人四百名，軍事委員會軍事犯二〇〇名……』（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晨報）『……其中的共產黨員及黃浦學生都馬上武裝起來，並自願加入紅軍』（見M君論文）

『約莫經過兩點鐘的時光，全城都落到暴動者的掌握中了。只在城市中心還有幾處未能拿到：礮台式的李濟琛的住宅，二，四，及十二軍的司令部……』（見A.君的報告）但據特委報告則謂：『還有三個軍事機關未攻下；一是第四軍司令部（八旗會館），一個是二十四師司令部（在仰忠街），一個是觀音山』：據特委報告補充則謂：『……其未攻下者還有：1.第四軍部 2.第二師部 3軍械處 4.軍事廳』；據葉挺報告則『惟廣九車站；第四軍部，觀音山未下』。不過，總而言之，整個的廣州城在暴動兩點鐘之後，除了很少數的地方以外，完全落在勝利的暴動者的掌握之中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全城已經落在共產黨手中，以公安局爲大本營，各馬路均懸有紅布橫額，書：『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打倒反革命的張發奎，黃琪翔』，『勞動政府給工人衣食』，『八小時工作』，『工人監督生產』等字樣，並有汽車多輛，巡行各馬路，散發各種傳單，其題有一爲『廣州蘇維埃革命紀實』，略謂：

『工農兵聯合的革命勢力，經過一次英勇的爭鬥，奪取了廣東的政權，大部份留守廣州的兵士都在紅軍指導之下，造成了這次的暴動。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時，五千工人赤衞隊，佔據了公安局，繳了公安局保衞隊的械，釋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隨即由一隊隊的兵士，一營營的赤衞隊，用手鎗長鎗等，佔據了一切反動政府的機關；許多革命隊，佔據了廣州市一切軍事要隘；現在他們已佔據了第四軍部，廣州衞戍司令部，公安局，電燈局，郵政局，中央銀行，粵漢，粵三，廣九車站，其他次要機關，尙在肅清中……』（見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報）

『廣州工人代表會立即建立在學宮街湣賓書院處，而紅軍總指揮部則在公安局，赤衞隊指揮處則設在舊省公署內，共產黨部設在明星戲院內，蘇維埃政府也設在公安局內……』（見特委報告），轉瞬之間白色恐怖的廣州變成紅色的廣州了！眞是『孫中山的廣州變成列寧的廣州了！』

3. 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及其活動

廣州工人根據國際和本國階級爭鬥的經驗，知道工人階級不能利用舊有的政權機關，來達到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目的。他們必須破壞舊有的政權機關，同時，他們知道不僅破壞舊有政權機關，還要建設新的適合於被壓迫階級實行統治的政權機關；所以當他們一佔領和破壞廣州市一切舊有政權機關時，立刻（五，六點鐘時）——見特委報告補充——便成立新的政權機關——蘇維埃政府，以實行工農兵代表會議的統治。

蘇維埃政府的委員是十六人，都是在暴動前秘密狀況下由工農兵團體選舉出來的；『十個工人代表是由廣州工人代表大會選出來的，革命的兵士派來三個兵士作代表，廣州近郊農民協會派來三個農民代表，（但只有一個人早點到了，並且積極參加活動）』——見M.君論文——

據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載，蘇維埃革命政府職員如下：

主　　席	蘇兆徵（未到前張太雷代）
內務委員	黃　平（兼外交）
肅清反動委員	楊　殷
勞　　働	周文雍
土　　地	彭　湃
司　　法	陳　郁
經　　濟	何　來
海陸軍	張太雷
祕書長	惲代英
總司令	葉　挺
總參謀	徐光英

大家都知道蘇兆徵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國職工運動著名的領袖；何來是省港罷工時港政府堅決的對抗者；彭湃是海陸豐農民領袖，其他職員也都是著名的爲工農羣衆熱烈愛護的革命領袖，所以卽就政府職員成份一項看來，也可證實這一政府是工農階級利益忠實的擁護者；因此，反動的廣州民國日報也不自覺的喊出：『……早晨八點鐘時，整個廣州的反革命力量已經被肅清，廣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宣佈成立，成爲廣州的最高政治機關，因此就建設了一個代表工農兵利益的政權，廣州居民都擁護這個與廣東一切反動力量鬥爭的新政府……』

蘇維埃政府一經成立，便立卽發表告全中國工人農民和兵士們以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宣言，宣佈了整個對內對外的政綱，（政綱見後）以昭示自己的階級面目和滿足勞苦羣衆的需要。

蘇維埃政府在軍事佐傯和大局粗定的局面之下，直接或間接的引導羣衆，進行擴大暴動和鞏固勝利的工作：

宣傳方面：

『新聞工人,即行罷工，一切消息機關，完全停止』(見十二月十四日大公報)使反革命失去宣傳之工具，同時，立卽出版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旗』

『市中貼有各種宣傳標語，其所標爲：（打倒農民工人的仇敵李濟深蔣介石汪精衞，張發奎），（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農人耕有田，工人食有米）(能予民衆以和平者惟蘇維埃之農工兵士而已）……』(見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報)

『……印務總工會，亦發出傳單……』（見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報）

『七時已組織宣傳隊……』（見特委報告補充）

組織方面：

『七時天明，全市工人參加已達二萬餘人，於是將各隊伍重新編過……』（見特委報告）

『七時已組織宣傳隊，沒收糧食隊，交通隊，』（見特委報告補充）

檢查郵電——『誰沒有入門證，便不能進郵政局和電報局……』（見十二月十某日廣州民國日報）

防守各街巷要隘——…『迨晨六七時之間,則聞鎗聲四起,密如串炮……已知事起非常，乃卽派幹員入城偵探，探見各街口各路口已滿佈軍隊及工人男女學生，荷鎗實彈，禁止行人通過,嚴陣以待，頸繞紅巾，又喝口令……』（見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民報日報載：莫雄部軍官口述剿共之經過）

『十二時在第一公園召集蘇維埃大會（但因是日羣衆多願去攻打敵人，以致參加人數甚少）』（見工代特委報告）

武裝方面：

『在佔領城市以後，立卽組織工人隊（Рабочая дружина),所有在沙河軍營內奪得之武器與大礮,均集中在革命委員會的司令部之內.(卽舊公安局內——作者附註）」（見A.君報告）

『如果共產黨員在街上遇見從囚牢出來的犯人，以及工人，苦力等，便給他們武器和紅色徽章……』（見十二月十某日廣州民國日報）

『許多無武器的工人，跑往公安局領鎗……』（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告廣東同志書）

『廣州工人在革命的軍官與兵士同志的指導之下……不僅學習應用手鎗長槍，並且學習應用很新式的戰爭武器——機關槍，速射礮，鐵甲車……』（見M.君論文）

『……同樣，在軍事俘虜和國民黨政府被解除武裝的兵士間作煽動工作，結果數百的俘虜兵士和軍官宣佈願意加入紅軍，重新拿起軍械爲蘇維埃而爭鬥……』（見M.君論文）

經濟方面：

『……派隊沒收糧食……』（見工代特委報告）

通告商民售賣生活必需品——因此，『所有商店的營業都停止了，但可以買到肉，魚以及其他必需的食品……』（見十二月某日廣州民國日報）

不顧長堤一帶猛烈礮火的攻擊，盡力企圖佔領中央銀行。

對待反革命：

『市街上遇有穿長衫者，卽目爲土豪劣紳，須受身體檢查……』（見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

『……工人相率往各反共工會復仇，如機器總工會所屬各分會，廣東總工會，悉被搗毀……』（見十二月二十八日晨報）

『又檢查市內之反動派，女子共產黨員亦參預其事，時有二八妙齡女郎，攔阻欲行避難之偉大夫而檢查其家財』（見十二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

搜查東山及葵園——十二月二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載陳公博自述脫險之經過中說：『十一日余離葵園約半小時（大約上午七時左右，因據陳公博自述，他是六時三十分離開葵園的——作者附註），有便衣束紅帶者五人，帶同教導團三十餘人圍繳葵園軍械，駐園憲兵一小排，不能抵抗，槍械全被繳去，其時余妻仍寓葵園，但共匪以余尚居東山而非寓葵園，只向東山私宅搜索……』

『……廣州蘇維埃在他的革命政權之下，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剷除境內反革命及其偵探。奮鬥的工人表現一種很大的猛烈和雄勇，以眞正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拘捕和槍殺了許多有名的剝削者，反動者，警察，叛徒，偵探……和反革命的國民黨的軍官……』（見M,君論文）

只有由勞動羣衆自己的力量誕生出來的蘇維埃政府，在他存在的第一日之中，在勞動羣衆自發的偉大創造力的活動之下，才能執行上述的各種工作！

4) 暴動中的農民，婦女與青年

許多人以爲在廣東暴動中，農民，婦女與青年未曾起來參加的。不過參加人數的多少，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農民，婦女與青年曾經參加這次的英勇鬥爭，並且參加人的行動都很英勇而積極，這也是不可抹殺的事實。

關於婦女與青年：

十二月十四日大公報說：『中大學生小部份加入，共產黨婦女持紅旗沿途高呼解放口號』。

十二月十八日晨報載：『市內青年團男女學生，各提新式駁壳槍加入作戰』

十二月十四日順天時報載 『…… 時有二八妙齡女郎攔阻欲行避逃之偉丈夫，而檢查其家財』。

M 君論文中說：『…… 特別要指出的，就是無論在暴動前和暴動後，無產階級之青年（在中國少共指導之下的）和無產階級的婦女非常積極的參加革命。

在紅軍隊伍中拿着武器鬥爭的女共產黨員和女工，在碼頭上英國海軍的眼前拘捕了白軍的逃兵，指導了供給蘇維埃軍隊飲食的需要，對軍事委員會和軍事參謀部的技術上的幫助，做了紅旗子和運輸，參加了政治宣傳工作和作了紅色的看護婦……』

關於農民：

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報載：『……同時東西南三方面農軍蜂擁入市』。

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報載『：『……現市內商店一律閉門，市中除頭纏紅布之武裝工人農民，及手持鋤鍬之農民外，絕無行人……』

十二月二十一日 廣州民國日報載——共匪暴亂時三大鐵路情形補述中說：『……三大鐵路中以廣三鐵路損失爲最烈。查十一日十二時，客車抵石圍塘，車載有農匪，即持械向車頭轟擊……詎石圍塘上街山村小蛇圍各處匪聞聲疾至，猛力向車頭轟擊……』

又同日該報載——兵工廠工友剿滅共匪之補述中說『…… 正調動間，忽據探報：橫澤集合大幫農團，在該處誓師……』

特委報告中補充說：『農民起來已有芳村，花地，西村等處，亦次第佔領鄉村』。

葉挺報告中說：『廣三鐵路車站已於十一日爲數百農民佔領，但因海軍阻隔，很難與廣州之我軍聯絡。』

此外，『在廣東暴動時，東江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正在向外發展；東江革命委員會決定以紅軍第二師及農軍一部向惠州移動，準備與廣州取聯絡 ……』（見王君談話記錄）

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及勞動的青年婦女，當無產階級起來武裝奪取政權時，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5) 帝國主義與各種反革命力量之動作

A. 英日帝國主義在廣東暴動的第一日之工作中心是：把一切反革命的中心人物都由廣州救濟到香港或河南去，以便組織反蘇維埃的進攻；（由公安局逃出之朱暉日，便是由英軍艦渡走的——見王君談話紀錄）；同時，準備着公開干涉和幫助反動的國民黨軍閥鎮壓暴動。

十二月十三日大公報載：『……因恐懼故，水手都謝絕駕駛開往香港之船，有英國軍艦保護船支靠近碼頭。』

又十四日該報載——東方社香港十二日電：『……海員工會即下令罷工，搭乘各輪船之海員，一律下船而去，與香港之聯絡船全部停開，但因避難擁擠之故，由停泊沙面之英艦水兵運轉一隻華船，昨夜（十一日夜——作者）更深始到港……』

同日該報載：『……沙面將與一切外部之交通斷絕，宣布臨時戒嚴，前方有日英軍艦担警備……』

北京益世報十二月十五日載：『……十一日夜日本陸戰隊入廣州城』。

B, 廣東反動的軍政領袖在暴動第一日的中心工作是：會議，拍電，遣兵調將，希望立刻消滅蘇維埃政府。

據十二月二十日廣州民國日報載—— 第五軍陳副官長口述之護黨軍回師滅共情形說：『…… 方證實係共產黨肇變，即再由電話報告軍長，同時張總指揮發奎，黃軍長琪翔鄒廳長敏初等由河北渡河往大塘與軍長會面，軍長即由大塘趕回海幢寺軍部，共商討共辦法，是時已天亮。陳委員公博亦繼到軍部會商，後各下令調軍，李軍長即拍電往韶關，調陸周兩團，江門潘團，佛山林營李營回等省，黃軍長調肇慶部隊旋師，此電幸早發出一小時，過一小時後，電報局已為共匪佔領矣……』

又同日該報載——陳公博自述脫險經過說：『……李福林同志在大塘用電話通知第五軍部專船往江門催取援兵，至十時餘，李福林張發奎黃琪翔鄒敏初各同志皆由大塘來，海軍處處長馮肇銘同志亦自寶璧艦來會，當時所感困苦者，則李濟琛以攻湘之故，將第五軍全調樂，韶，以致河南無兵可調，其時長堤中央銀行之火已發，余等目覩慘狀，手無援兵，至為焦灼，不得已與張發奎黃琪翔馮肇銘諸同志至士敏土廠，登寶璧艦，張發奎與余居留寶璧，黃琪翔則乘江大艦沿河西下，砲轟長堤之敵。 余等在寶璧艦發命令二道，一由小艦傳達肇慶，催調二十六師，一以電船催黃浦之新編第三師部隊回省……』

『十一日粵漢鐵路車站被工人赤衛隊佔領，搜獲李福林於是日早拍至韶關調兵一團回江村車站（距廣州四五十里）進攻廣州的電報。』（見葉挺報告）

B, 機器工會的工作是：組織敢死隊，準備爲反革命効死。

十二月二十一日 廣州國民新聞載 —— 機器工會工友協剿共匪之經過說：『本月十日晚十一時許，廣州公安局長朱暉日，電知本會，聞共逆密謀作亂……四時許，廣州市面已發現槍聲，知共產黨起事…… 卽於十一日早晨速函召各支分會會員到會…… 立刻宣誓討共， 並由幹部挑選精誠勇敢者爲頭隊敢死隊，此外所有會員二千餘人爲讜黨討共頭隊敢死隊，每隊五十人， 共有五隊，專任衝鋒渡河，後預備隊每隊五十人，共有十隊，專任保護本會及掩護頭隊敢死隊渡河之責……』

蘇維埃廣州十二日的混戰與十三日之慘敗， 早已潛伏在十一日各個反革命活動之中了！

6) 紅 白 激 戰

十一日下午及夜間還有好幾處繼續或開始着紅色工 人兵士和臂纏白袖章的國民黨的官兵的激戰：

第一， 據黃平同志說： 觀音山及中央銀行本日均爲紅軍佔領，未攻下的四軍軍部（有 200 個拚死的兵士以機關槍掩護作戰),李濟琛住宅， 廣九車站等處，均繼續着激烈的戰爭，長堤一帶時遭張發奎指揮之江大艦的砲火轟擊。

第二，赤衛隊爲佔領電登局,與普渡碼頭附近電輪及天台三樓二樓上之機器工人(頭隊敢死隊二十五人加後隊敢死隊五十人)激戰。 （見十二月廿一日廣州國民新聞）

第三， 河南李福林兩團士兵，藉炮艦掩護，於十一日晚開始沿廣九路線進攻；但 數次進攻，都被紅軍擊退，因而轉回河南原防。（見十二月某日廣州民國日報及葉挺報告）

由此可見十一日夜晚之廣州局面是： 蘇維埃政府盡力企圖肅清廣州市內之殘敵；反革命勢力開始企圖奪回廣州市面之反攻。

7) 暴 動 前 力 量 之 對 比

被壓迫階級之暴動羣衆， 無論在何時何地，在暴動未開始之前， 其武裝上之數量與質量，總是不如統治階級的。 所以如果僅以武裝力量之相差爲廣東暴動失敗主要原因的意見‘固然是絕對的不正確；然而如果與中外資產階級各報同

一見解，卽以爲：『共產軍所以成功如此之易者，因廣州軍隊殆已全部開至西江，廣州城中兵力單弱……』（見十二月二十三日之晨報），則其意見亦不過是相對的正確；既與當時事實不相符，又抹殺了統治階級武裝之易於崩潰，及革命的工農兵士的英勇致勝的事實。　據我們手頭現有的材料，可以證明當暴動開始時，統治階級在廣州城內之武裝力量是要超過暴動者 5—6 倍以上。

（一）　據葉挺報告

我們的武力：

教導團一團（約 1200 人）

軍械局守備兵一連（未參加暴動）

黃埔特務營兩連（未參加暴動）

憲兵一連（因通知不週到被教導團繳械）

工人赤衞隊織組約 3000 人，但槍械僅五十枝上下。

敵人的武力：

第四軍警衞團兩營

兵工廠守兵一營

新編第二師有兵一團約八百人

新編第三師有兵一團約六百餘人

炮兵團　　約五百餘人

步兵團　　約六百人

警察武裝約 1000 枝

機器工會有槍約一百枝

（河南李福林軍兩團，黃浦軍校有學生千餘）

（附註）—— 據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國民新聞載——機器工會協剿共匪之經過證明機器工會會員有二千餘人（據可靠材料，事實上只有一千餘人——作者註），參加鎭壓暴動的行動，其中有七百五十人組織在敢死隊內。

（二）　據 A 君的報告

廣州內力量對比如下：

紅色方面教導團約一千二百人

由各工會會員組織成的赤衞隊約二千人

武器—— 29 枝盒子槍

200 個炸彈

白色方面廣州城城內剩下的有新兵 4000 人

警察約 1500人

（三） 據特委報告

第一日參加者：工人 20000 餘人

軍隊 1600 餘人

農民 2000 人

工人武器：

炸彈 20 個

手槍 15 枝及一切刀棍，劍，鐵尺等

軍隊完全槍枝，機關槍無，農民不知。

卽是：據葉挺報告： 革命方面參加作戰的人數約爲 4200（3000 赤衞隊加 1200 教導團兵士）槍枝 1250 隻 （1200 教導團的加 50 隻工人的）

反革命方面參加作戰的人數約爲 7000（步，炮兵警察約 5000 人加機器工會 1000 餘人）武裝有步槍約 4600 隻（步兵約 3500 隻，警察約 1000 隻，機器工會約 100 隻） 炮至少約 30 餘門 （據以後教導團繳得該團炮的數目）

據 A 君報告， 革命方面參加暴動作戰的人數爲 3200, 武器爲盒子槍29隻，炸彈 200 個，反革命方面人數爲 5000—6000, 槍枝約 4000—5000。

據特委報告參加暴動人數爲 23600，武器爲炸彈 20 個，手槍 15 枝， 刀棍，劍，鐵尺等，步槍 1600 餘枝（軍隊 1600 加農民的）

總而言之：革命方面的武器是，手槍與盒子炮至多不過 30 隻，炸彈至多不過 200 個，工人步槍至多不過 50 枝，兵士槍枝至多不過 1600 枝；反革命方面的武器則至少有 4600—5000 以上的步槍，還加上至少 30 尊以上的大炮。

至於使用武器的技能，雖有一部份的新兵，但比較從來無機會學習使用武器的中國工人羣衆，總多少要高明一點吧。

然而爲什麼廣州城在兩點鐘以內成爲暴動工人的廣州呢？，這是統治階級軍隊在暴動者熱烈情緒和英勇鬥爭之下易于動搖和崩潰的原故， 而廣州城決不是廣州革命工人兵士垂手而得的！

(B) 暴動之第二日

1. 反革命合力攻廣州

反革命之各種力量(帝國主義 ， 原來互相仇視之各軍閥—— 張發奎，李福林、薛岳，許之銳等——海軍反赤兩艦(江大，寶璧)警察，民團，機器工會下之一部份反動工人)因工農兵暴動勝利的威嚇，立卽團結起來，拚命的向蘇維埃的廣州市進攻；十二日早晨河南李福林軍分兵兩路渡河，一路由獵德，總指揮李芳率部隊四營會同四軍及新編第二三兩師一部份渡河向東門進攻;一路由河南戲院碼頭

林營長小亞率領全營部隊，首先由正面渡河……新編第二師部隊則繼續渡河（見十二月二十某日廣州民國日報載——第五軍陳副官長口述護黨軍四師滅共情形）此外『某要人赴沙面，從那裏通知在某外國軍船上之新調來的軍隊到河南。（此處調來軍隊爲黃浦 黃慕松團，虎門許之銳團，江門潘枝團——作者註）——見十二月某日廣州民國日報——午刻應李福林昨日電調之韶關周定寬陸滿兩團，佛山林營李營均已開拔回省（見同上陳某口述）。駐留瘦狗嶺之莫雄團第一二兩營向西門進攻第三營向觀音山進攻（見十二月十一日國民新聞——莫雄部軍官口述緻共經過）。『中國炮艦游弋于江中向江灘開炮射擊』『（見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報）』。日本炮艦亦向我們猛烈射擊，（見葉挺報告）。駐粵領事團于十二日情形緊急之際，曾舉行會議，議決實行自衞（？）英兵二千名，法水兵四百名，日本水兵三百餘名，因日法英領事之調令，現已分守沙面，向華界爲嚴重之戒備（?）……』（見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報）。敗逃的警察集中在九個區域內與赤衞隊激戰……（見十二月某日廣州民國日報）民團從北部來攻（見A君報告） 機器工會的反動工人與赤衞隊互相射擊，時起時止，（見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民國新聞）。

幾千的武裝革命工人和士兵，一方面繼續作肅清殘敵的戰爭，四軍部二十四師師部等均未攻下——（據工代持委報告）他方面抵抗四面包圍之三團七營及新編兩師之一部份軍隊之進攻，同時又受帝國主義軍艦及中國海軍炮火之轟擊；更上警察民團武裝機器工人的擾亂；以致在軍事上形成反攻爲守的形勢了。然而以炮艦掩護着進攻的李福林軍的四次衝鋒，均被共軍擊退，未能登岸。（見十二月二十八日晨報）敵人所有的進攻在下午六點鐘時完全被擊退。（見A君報告）革命工人和兵士殺賊的奮勇，眞非意想所及的！

2. 紅白軍激戰要塞

觀音山地勢居高臨下，俯瞰廣州全市，公安局暴動前是反革命的中心政治機關之一，暴動後變爲高懸工農兵聯合辦事處匾額之蘇維埃政府；在軍事政治上，這兩個地方的得失，有極大的影響和意義；所以當陸滿團午刻由韶關趕到時，卽猛撲觀音山（見十二月二十五日廣州民國日報）約下午一，二，時左右，莫雄團第三營又進佔觀音山；莫雄部雖獲暫時勝利，終被紅色工人兵士趕下山頭去。（見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民國日報） 陸團則『血戰數小時，衝鋒十餘次』僅能『佔領附近該山之紅墩』觀音山正中的炮台，始終在赤軍手裏，時已入暮，是夜兩方遙擊，澈夜不絕。（見十二月二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朱暉日曾三次企圖佔領公安局，次次均失利。（見十二月十四日大公報）由韶關調來之周定寬團在攻佔黃沙車站之後，卽乘勢猛撲公安局，雖已達到距公安局二百步之處，（見A君報告）但終被由南邊調來之教導團一營兵士擊退（見葉挺報告）

3. 蘇維埃政府之活動

蘇維埃政府，雖然處在這樣戎馬倉皇的情形之下，却依然從容的積極的領導羣衆活動着，據我們手頭現有材料看出蘇維埃政府本日曾領導羣衆進行下列工作：

A) 召集蘇維埃大會

十一日上午十二時在第一公園召集第一次羣衆大會，因是日羣衆都愿去攻打敵人而到會者甚少，廣州工人代表會于十一日夜晚曾召集全體職員會議，討論和决定了召集羣衆大會之方法；十二日上午十二時在西瓜園舉行工農兵大會，到會者約萬人；在這大會上宣佈蘇維埃政府之成立及政綱(見工代特委報告）到會羣衆對於工農兵團體在祕密時期中選出之蘇維埃代表名單表示熱烈的擁護，對於蘇維埃政府頒發的宣言政綱表示熱烈的歡迎。

B) 改編警衛團成爲五連（見葉挺報告）分配各聯隊駐防地點（見工代特委報告）

C) 沒收糧食（見工代特委報告）

D) 捉拿反動派，各工會恢復辦公，沒收廣東總工會及革命工人聯合會會址。（見同上報告）

G) 訓練俘虜之敵人，準備給械編伍(見工代特委報告補充)。

E) 頒佈如下的紀念死難烈士的宣言：

『蘇維埃是工農兵的代表，牠對那些在英勇奪取政權當中死亡的烈士們，表示深沉的同情；他們是工農兵革命的先鋒，廣東的工人農民和兵士誓以最大的努力，繼承先烈的革命，保護廣東蘇維埃，肅清軍閥，豪紳，地主，與資本家的勢力。 以報償烈士們的犧牲。

工農兵已經得到第一步的成功了。但是他們决不忘記先烈，一切的成功，都是先烈們流血的結果。我們應該永遠的紀念着先烈們的鬥爭和先烈們的精神，我們應當永遠保持着先烈們奮鬥得來的結果。

我們應當用所有的力量來保存蘇維埃，蘇維埃所提出的一切政府綱領，必須實行；沒收銀行與當舖，沒收闊老住房作爲工人宿舍，當舖所有的物件應該退還窮人，先烈們就是爲了這些東西而鬥爭而犧牲了的，我們必須繼續他們的爭鬥。

蘇維埃是工農兵的政府機關，牠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護工農兵的利益。 蘇維埃以先烈們的意志爲意志，先烈們的精神將使蘇維埃政府更奮發的保護工農兵的利益，並走向更大的進步。

烈士們的精神是永遠不死的，他們已經開始了的工作，我們應該繼續去完成。

打倒一切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

一切政權歸蘇維埃！

工農兵解放萬歲！』

譯自十二月十九日英文香港日報—„Hongkong Daily Press"—載廣東蘇維埃政府爲紀念死難烈士宣言——

4. 張太雷之死與軍事危機

張太雷不僅是廣東暴動政治上組織上的主要的領導者之一，同時還是暴動軍事上主要的指揮者，他是廣東蘇維埃政府的代理主席和海陸軍總長，他的一呼一吸都與廣東蘇維埃政府息息相關的，不幸他在西瓜園群衆大會的歸途中，在惠愛街上遇見了由大北門來的敵兵一隊，以致死在汽車上(見葉挺報告)。于是全盤軍事指揮便失去了頭緒，紅軍總司令葉挺因斷言這個暴動是『一九〇五』(卽俄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失敗的莫斯科暴動——作者註)並且『始終未能確定的相信這個暴動能夠支持很久，最後能得到勝利』。(他在報告中親自這樣寫的——作者註)又加之他于暴動前六小時始由香港到廣州，對于軍事計劃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極怠工。所以太雷死後，紅軍與赤衞隊便失去了統一的實際的領導和指揮，此時戰爭最烈者爲觀音山，長堤及西關(見王君談話紀錄)。本日雖將警衞團改編成五連，憲兵一連，也加入作戰，(見葉挺報告)以及釋放的政治犯一部約六百人武裝應援觀音山及長堤，但其餘各處無生力軍增加；(見王君談話紀錄)教導團兩日傷亡約三百餘名，天將黑時，該團團長與傷敗之學生很多，擁回公安局來，表示無法再戰，『工人赤衞隊組織鬆懈』，又因『軍事人材太缺乏，始終未能充實下級幹部人材，使成爲戰鬥組織』(見葉挺報告)雖然有些『赤衞隊從新編配，並派軍事的人材當隊長及指揮，因爲工人對軍事方面不懂，同時因語言不通的關係，作戰時亦各自爲戰』(見工代特委報告補充)『……二千餘的俘虜，也因無下級幹部不能改編，大炮二十餘門，亦大部不會使用，機關槍二十餘支，使用的也很少，教導團及赤衞隊均不習於巷戰，致不設防禦工事，令工會負責同志組織三百名工人，作各處防禦工作，但毫無成績……工人軍事智識甚淺，多不會射擊……』(均見葉挺報告)敵軍方面雖屢戰皆北，但各地援兵紛紛應調而來，有加無已。

十二日下午蘇維埃政府在軍事上已陷于楚歌四面的重圍之中了！

(C) 蘇維埃政府之政綱

蘇維埃政府的政綱，是在牠存立之始所發佈的告中國工農群衆及全世界無產階級宣言當中，及蘇維埃政府平民行政委員會的命令中零碎發表的。根據

我們現有的材料（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印發的『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的議案大綱』，M君論文及中外報紙等）。可以看出蘇維埃政府對工，農，兵一般勞苦貧民有如下政綱。

廣州蘇維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廣州革命工人用自己的血肉生命領導兵士農民創造出來的，蘇維埃政府當然首先就要滿足工人階級的需要。政府的工人政綱是：

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規定手工業工人的工作時間。

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資。

由國家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

工人監督生產。

國家保證工資。

大工業，運輸業，銀行均收歸國有。

承認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中國無產階級唯一的組織。

解散一切法西斯蒂的職工會組織。

立刻恢復和擴大省港罷工工人的一切權利。

同時，承認現在白色職工會下的工人，爲被壓迫階級的同志。號告他們爲全無產階級利益而幫助蘇維埃政權。

工人階級懂得：不把整個社會從剝削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工人階級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蘇維埃政府對農民，兵士及一般勞苦貧民都有鮮明的政綱。

農民的政綱是：

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完全歸農民耕種。

殺盡一切地主豪紳。

銷燬一切田契租約債券。

消滅一切山邊田界。

各村各區卽成立蘇維埃政權。

同時，卽通電全廣東及全中國說：廣東蘇維埃當以全力保障海陸豐的革命勝利，批准海豐的蘇維埃政府委員名單，並選任海陸豐暴動領袖彭湃爲廣東蘇維埃政府之農民委員長，號召一般農民以海陸豐爲模範，武裝起來，組織準備自己的力量，發動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及工農革命軍。

兵士的政綱是：

國有土地分給兵士及失業人民耕種。

各軍隊部應組織兵士委員會。

組織工農紅軍。
改良兵士生活。
增加兵餉到二十元現洋。

一般勞苦貧民的政綱是：
勞動群衆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
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勞動民衆住。
沒收大資本家的財產救濟貧民。

取消勞動者的一切稅捐，債務和息金（取消中國年底的還賬）沒收當舖，將物品無報酬的轉給勞動群衆。

蘇維埃政府的這些政綱，是中國工農兵及一般勞苦貧民永遠不能忘懷的！他們繼續着爲實現這些政綱而爭鬥。

此外，蘇維埃政府有一條鮮明的對外政綱，就是：
『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

這句簡單的條文，其意義是值得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歡呼，以及全世界壓迫階級與剝削階級發抖的！

(D) 暴動之第三日

1. 爲公社鬥爭到最後一滴血

太需死後，軍事失却領導中心，赤衛隊，紅軍及一切革命工人拚死力與四面包圍之各種強敵竟夜(十二日)激戰；約十二日夜間，暴動指導者因誤聽敵人已至小北和十五分鐘便到的報告，下令退却。 於是教導團，砲兵連之一部份及赤衛隊之一部份，便應命向東退却。 赤衛隊大部份因爲：各地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際，牠還不是一個堅強靈便的軍事組織，編制臨時變更，指揮又不集中，巷戰的情形無人週知，所以不能像教導團一樣的全部安全退出。 留在城內之赤衛隊與革命工人單獨的抵抗各方面之鎗林彈雨。

本日上午四時，河南李福林軍與昨夜由公益江門開到省河的潘枝團與薛岳部（潘薛約3000人）以及駐黃浦之黃慕松部，大舉反攻。 據十二月二十九日晨報載：『其作戰計劃，係仿照年前平楊希閔劉震寰時辦法，共分四路：第一路由金花廟附近渡河，進攻西濠口。 第二路由廣三駁輪運兵至黃沙登陸，以接應由北路南下之周陸兩部，此兩路均由第五軍担任。 第三路由士敏土廠渡河，進攻東堤，由薛岳部担任。 第四路由臘德渡河，沿廣九路進攻，向東堤

夾擊，由駐黃浦之新編第三師黃慕松部担任』。同時自江西撤退之繆培南，吳奇偉部約 4-5000 人，向北江製造局，西村，一帶猛攻（見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報）。此外，『每路以兩炮艦掩護，由張，黃，朱，李四人親在艦上指揮』（見十二月二十八日晨報）。機器工會的反革命工人所組織之頭隊敢死隊與後隊敢死隊，分三大隊渡河來攻；『第一大隊部隊向海幢寺衝鋒過河北後，即從靖海路進攻。第二大隊繞黃沙，同石井兵工廠工人由沙基直衝西濠口……。第三大隊由五仙門渡河，駕電輪及普渡電船乘載隊員衝鋒……』（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國民新聞）。帝國主義方面，英國領事郝爾，藉救濟僑民爲名，帶同隊伍，武裝攻入廣州市。（見十二月十五日晨報）

因此，可見未曾退出之一部份赤衞隊與革命工人羣衆，在十三日早晨與大約二師（本日到省的十五師李羣——見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民新聞——機器工會的工友協剿共匪經過——加吳奇偉師），五團，七營及新編第二師之一部軍隊，至少中外八隻軍艦（河南軍各以兩砲艦掩護進攻，據報紙所載，當時在廣州的中國軍艦有『江大』與『寶璧』（其牠數艦大概是乘火打劫的外國軍艦），一千多反動的機器工會的武裝工人以及民團警察等作戰！工人的武裝還有許多是竹刀木鎗！

上午八時，河南白軍，四路同時衝鋒，（見十二月二十八日晨報）『步鎗與水旱機關鎗齊發，砲聲隆隆，硝煙觸鼻，流彈橫飛，紛如雨下，所有附近各處，完全斷絕交通，路上絕無人行，即居於屋內者，亦因火線太密，屏息不敢稍動，』（見十二月二十九日晨報——廣州特約通信員執中的通信）赤衞軍『據長堤河畔，堆沙包爲壘抵拒，互戰至十時許，然因市內有機器工人千餘名，齊出響影省軍，向長堤一帶攻擊，以致前後受敵，遂不能支。但省軍分途登岸，……革命工人仍與巷戰，直至二時許，始向小北及東部退走。』（均見同上通信）

觀音山方面陸團於十三早『再行衝鋒，肉搏逼進，各路軍隊，同時並進。』（見十二月二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莫雄團自拂曉增援後，以第三營附機關槍十排，向觀音山反攻，而以第一營向大小北江一帶包圍，第二營則由上西門惠愛路進攻，三路齊集，勢如排山……』『革命工人雖殊死戰，但卒於本日（十三日）早八時被該團完全佔領觀音山，……』（見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民國日報。）

觀音山既失，反革命力量乃羣撲公安局，莫雄團由觀音山向德宣路，吉祥路，惠愛路，四牌樓一帶衝入，赤衞隊『藉所設之機關槍陣地，死力抵抗，』『戰爭最爲劇烈，該團用五次衝鋒』，（見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民國日報）革命

工人方始退却，此時黃沙已爲周圍佔領，黃沙方面的赤衞隊，因前後受敵，……退入西門』，（見十二月二十九日晨報）佔領西濠口之第五軍之一部，雖然遭受退入嘉南堂的赤衞隊，仍由樓上開槍掃下，但終因衆寡不敵，以致該部得由維新路向公安局進逼，保守公安局之赤衞隊和革命工人們，奮勇禦敵，用機關槍橫射；剛打退敵兵時，機器工會第二隊敢死隊，又接連着第二次衝鋒，同時『適四處大敵包圍。』以致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被白軍佔領。（見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民報）時約上午十二時左右，直到下午五時許，始不見便衣紅帶之赤色工人與手纏白布徽章之國民黨的軍隊巷戰，所有未能或不願即時逃避之參加暴動者——武裝的徒手的革命工人及一小部份兵士悉數被槍殺！廣州蘇維埃戰士的英勇犧牲精神可以比之巴黎公社社員而無愧！張發奎李福林輩之殘酷兇狠手段比之劊子手梯也爾（Тьер）更是有過之無不及了！在暴動一開始時，即被革命兵士完全拋在街上而代之以紅領帶之國民黨的徽章，被勞動羣衆一概撕碎的白色恐怖的象徵的青天白日旗，又重新出現於廣州市上，廣州的勞動羣衆又要任已被蘇維埃政府宣告死刑了的國民政府來宰割了！

2. 蘇維埃政府的餘威

反動軍隊蜂蟻般的包圍着蘇維埃政府，但大家都抖顫着不敢進去；因爲房頂上還隨風招展着一面斧頭鐮刀大紅旗，他們不知道這一面大紅旗下還掩護着好些勞苦羣衆！他們情急智生，架砲來打這面大紅旗，直到這旗被砲火打倒了，牠們中有些人才敢向裏面去伸頭探腦！

統治階級及其走狗們聽着：斧子鐮刀大紅旗在世界六分之一面積的領土上已經飄揚了十一年！在廣州城內也招展了三天！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的心目中永遠招展着！嚇死你們！讓你們顫抖而死吧！

IV 暴動後的白色恐怖與革命影響

(A) 暴動後的白色恐怖

2. 誰把廣州市變成『鬼城』？

工農兵的劊子手們合力攻下廣州後，立即發出下列佈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號夜間，在駐粵蘇聯公使館唆使指揮之下的共產黨人，號召本地匪徒和變節的軍隊，搜殺廣東全城，焚燒重要商業區域，佔領行政機關，肆行搶劫屠殺。

廣東政府已於十二月十二日夜以張發奎，黃琪翔，李福林，薛岳，朱暉日顧導之革命軍，完全擊敗並消滅廣東之共產主義，翌日恢復和平秩序』（譯自十二月十六日英文香港日報 Hongkong Daily Press）

中外反動報紙都閉起眼睛同聲同調的唱牠們對共產黨和革命羣衆造謠侮蔑的老調。　把廣州城『殺人』『放火』『搶劫』的行動，都堆在『暴徒們』的身上！

革命者本來不是原則上反對『殺人』『放火』『搶劫』的，並且堅決的認爲『殺反革命』『軍事上必要的放火』『沒收（剝削者和壓迫者認爲搶劫的）地主及大資產階級的財產』，都是革命過程中必要或必不可免的行動。　不過這次廣州暴動者，對於許多非殺不可的人，却放而不殺；許多應沒收的財產，却放着未動；而許多不願意焚燒地方，却被反革命的砲火焚燒！

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可以拿許多材料來證明，先就『殺人』這一件事說：關於暴動者方面，據中國各報所載，自始至終最多數人不到 210，且在搏戰時所殺者 200 餘，殺反革命派祇五人。『赤軍仇視警察，被殺 200 餘名』（見十二月十五日大公報）『農工攻入粵市後，槍砲如串珠，公安局前戰甚久，守衞被殺數名……』（見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中大學生被捕殺者三人，均爲本黨（國民黨）忠實信徒，中大特別支部區分部執行委員，以努力黨的工作，遂招共黨之忌……』（見十二月二十一日廣州民國日報）『事後追憶，所勉自慰者，則此次朱暉日，繆培南，薛岳，黃鎭球，謝嬰白諸同志，雖困處赤色恐怖，幸護保存，所最悲憤者，則沈藻修同志夫婦，竟罹於難……（見十二月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載 —— 陳公博自述脫險之經過）

此外，蘇維埃政府(舊公安局)內在暴動時，捕禁反動派七十七人（廣州民國日報有整個名單）未殺，以致在失敗時，他們出來引導反革命者屠殺暴動的工人（見中共中央通訊第十九期廣東專號）

只有瘋癡白癡的人才會說：『打仗的時候，你們不要殺人；讓人家盡量的殺你們吧！』只有反革命派和其走狗才會說：『工農劊子手的有名反動派都不許殺呵！』

歷史上無產階級總比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寬大的多，巴黎公社未曾堅決的肅清反革命，以致遭受極殘酷的失敗和屠殺；1917 年十月革命時莫斯科暴動的工人捉了許多少年士官生（Юнкер），在他們聲明不再反動後就放了，以致他們跑到各地去組織反動的白軍，延長內戰；廣州暴動的工人，不在暴動開始時

即捕殺東山反革命的巨魁和已被捉獲的反革命者，以致他們倒轉來給暴動工人以大屠殺；這些教訓值得每個革命戰士深深的記憶着！

關於反動方面，中國各報都忍不住高呼：『廣州市空前大恐怖』！『人類世界未曾見不忍言之慘狀』！『鬼城慘象，不堪回首廣州城市』！

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報載：『福軍（Войска Ли-фу-лина）奪回廣州……殺戮共黨 5000 餘人！該報又說『凡與此次暴動有關及負有嫌疑之數千人，均遭殺戮』！

十二月十七日大公報載：『有女共黨多人，以被用棉花包裹用火油焚斃……』。

十二月十九日大公報載：『剪髮即赤化……反赤軍曾拘捕剪髮女子，十四日當即宣佈按剪髮罪槍斃之，宣佈之罪狀理由云，該女子等之短髮，即爲赤化之證據！』

十二月十一日該報又說『……剪髮女子罹於難者仍日有數起……』『十二月十七日至少有華人六百人，因有共黨嫌疑被處死刑』！

鬼　城　慘　象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報說：據『又一其他調查……除抵抗之兵士警官外，被共產黨所殺者，並不甚多；所謂達 2000 人之慘殺者，迨不能不歸罪於自稱自衛軍之李福林軍及薛岳軍，與右派工人會之廣東總工會及機器工會等之復仇的與報私憤的行爲也『…… 據十二月二十八日晨報載——廣州十六日路透社電：『自剿滅農工暴動後，今日之廣州直可稱爲「鬼城」！據當屠殺時所攝之寫眞，見有運貨車多輛載共產黨屍體；高疊至三四重，絡繹行過街市，運往葬地，馬路伏屍纍纍堆積道側』。 關於慘殺情景，十二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載：一日本記者（每日新聞德富記者——作者註）實地視察記中有幾段寫得最爲凄切動人，茲節錄於下：

運 貨 車 所 載 共 產 黨 人 屍 骸

『……正欲轉入小巷，忽見路旁全身盡土之仰臥工人屍體，不禁爲之却步數步，熟視之，則見其頭上圍有赤巾，其爲共產黨戰士無疑，其前額部及右頰已不知去向矣，蒼蠅喧聚，爭食其肉，抑何慘耶！覩此情景，已無勇氣前進……

由此西瓜園不遠，共黨軍被李福林軍猛擊奮鬥，至最後而被全滅之激戰地也。崩坍磚壁之後，林木之旁，不論路上，不論河中，死屍伏滿，余由此卽馳

車而過，至長堤之廣州衞生局前，有工人二十四五名，用粗繩繫列，悄然垂頭喪氣坐地，視往來之群衆，似形怨望，其中突然有顏色淺黑，短髮，狀類工人之男子，如狂欲行，起立，發聲高呼，欲將行過其前之一男子抓住，即向守備軍哭訴何事。余觀其舉動，大抵係因暴動之嫌疑被捕，忽遇知交，以爲神助，而哀其救也……

……路上到處皆有慘殺之屍體，大有血流成河之勢。吾人睹此，不極慄然而懼；而該時屍體，似皆收拾已去，嗣又見道路上有丈餘地皆爲赤黑人血，並有腦與臟腑雜於其間，當時附近一帶，慘殺情形，大可想見。其拳大之石塊，並木刀竹槍等，拋棄遍地，燼烟之餘，中人欲嘔，全身浸於血中之屍體，其嗅難聞，慘酷誠難言狀……

全身浸於血中之工人屍體

抵公園之廣場時，見有三台之貨車，滿載屍骸，七八名之人夫向觀音山右角而去。右側之叢莽中，有十數名血腥之屍體，似新被槍斃者；而無情之鷓鴣，翱翔於上下。時夕陽已在山，時遙聞群衆悽慘之喊聲，且有似殺人之槍聲若遠若近……』

移　屍　情　形

事實具在，誰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誰是人類的劊子手」讓全世界的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中國第三黨……老爺們自己去回答吧！

再就「放火」這件事說，在暴動方面，除了攻「中央銀行」及「觀音山」因軍事上的必要而暫時對於很小局部用火外，其他大資產階級的房屋是勞動者宣佈沒收作住宅宿舍的，當然不會燒燬的；小資產階級及工人的房屋，更不願焚燒的，在暴動失敗前後幾天內，所以東西南三方面大火者，牠的來源中國各報已經回答了：

十一日大火的原因是：「中國砲艦游於江中，向江灘開砲射擊……以致火藥庫一帶於十一日發生大火，終日未熄，（見十二月十四日晨報）「流氓借此時機，放火刼搶」（十二月十三日大公報）

十二日大火的原因是：「海軍反赤兩艦，向天字號碼頭開砲，掩護李部作戰，「以致市內十餘處火起」；（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報）「日本砲艦亦向我們猛烈射擊，十二月大火就是日本砲彈所引着的！（見葉挺報告）「海軍尚服從張發奎命令，今晨（十二日）發砲攻擊廣州市，（見十二月二十四日晨報）。

十三日大火的原因是：『福軍自十二日夕刻至十三日晨，由砲艦掩護渡江』。（見十二月十六日晨報）

此後大火之原因是：反赤軍佔領廣州後，『市內槍聲時起，隨處仍有焚燒殺害事件發生！』（見十二月十六日晨報載香港十四日各衆社電）

被炮火燬壞的廣州

最後說到『搶劫』的事：

據陳公博自述脫險之經過（十二月二十三日廣州民國日報）說，有李濟琛所新委任部將袁蝦九（土匪——作者註）參加搶劫；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報也說，暴動時有『流氓藉此時機縱火搶劫』；『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報所載，亦謂有『無賴之徒乘火打劫』……可見在暴動時有流氓，土匪，地痞乘機打劫是一件事實。

此外，在暴動時，勞動貧民當然有自動沒收富人財產之事。（老爺大人們所謂『搶劫』）

中國軍閥軍隊在任何戰時戰後，總是要把市民搶掠一空的；國民黨軍閥的軍

隊也是不會例外的。 十二月十五日大公報說：『追擊共軍入廣州郊外農村之李福林軍之一部，忽肆搶掠』；那末，在城內繁華街市的各軍隊之搶掠，當然更可想見了。

此外，在暴動開始的兩點鐘後，『市內秩序恢復』(十二月十三日順天時報載一香港十二日東方電) 在暴動的幾天內，市內還可買到食品；而據十二月二十一日大公報載——東方社廣東十九日電——『商店依然未開市，陰鬱之象籠罩全市』！其他報紙亦都說『十九日廣州秩序仍未恢復！』

事實俱在，誰把廣州市變成『鬼城』這一問題，讓全世界的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回答吧！

暴動鎮壓數日後，城內秩序未能恢復。

2. 蘇聯同志血點滴飛流在全世界勞苦群衆心窩裏

中國以至全世界的反動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祖國的蘇聯，都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隨時隨地總想尋找機會與牠爲難。當反赤軍攻下廣州時，硬一口咬定蘇聯領事館與廣東暴動有關係；『十五日下午四時，李福林軍隊分爲兩路，向

太平路蘇聯領事館署及山東領事官邸襲擊……』(見十二月二十一日晨報) 結果『圍獲俄人十三名，認爲須負最近擾亂之責任，中有三人被槍決，其餘者於執行前圍繞全城，游街示衆』，『任許路人任意侮辱，結果有身無抵抗力之罪犯數人，爲小刀刺傷』(見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大公報)。當『反赤軍搜檢俄領事時，曾有二女職員表示反抗，爲軍隊當場擊斃』(見十二月十八日晨報)。又有十二月十七日大公報載：『廣州被捕之俄人，又有五人被在公共場地執行槍斃』，『中有俄副領事及俄國婦人一名』(見十二月十八日晨報)。據十二月十九日大公報載：合衆社廣州十七日專電『俄人被害實數，現已查知爲九人』！『夫領事官與外交官異，雖在國際法上無何等之特權，然在禮儀上受相當之待遇，已成爲習慣，而反共產派竟無所假借，敢於逮捕監禁蘇俄總領事以下人員！』(見十二月十八日晨報) 不僅逮捕監禁，副領事及其他數人，竟在『認爲須負最近擾亂之責』的罪名之下槍決了，怎不令全世界革命民衆髮指!!

蘇聯領事館爲外交機關，絕不會進行任何政治宣傳煽動工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任何申辨。

至於中國各報登載，什麽反赤軍攻公安局時，有俄人四名，死力固守。『赤軍戰敗前，俄人曾指揮共產黨作最後之苦戰』等等，好似俄人事實上曾參加作戰者；現在我們假定：當暴動工人困戰四週強敵時，居留廣州市之外國共產黨員，甚至於非共產黨員的革命工人(俄人或其他國人)，或有因階級同情而個人奮起作戰者，然而這並非甚麽可怪之事。試一檢閱各國革命的歷史，那一次沒有外國革命的戰士參加呢？誰也不能禁止帝國主義者的『乘粵變共同出兵』(見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報)，誰也不能禁止日英美法帝國主義者公開的武裝幫助李福林張發奎；同時，誰又能禁止居留廣州市的外國共產黨員(或革命工人)以個人資格奮勇的參加暴動呢？這都是『階級的同情』，這都是『各階級各行其事』！

蘇聯同志們的鮮血與廣州暴動犧牲的中國工農兵的血親密的流在一起，誰也辨不清那是俄國人的血；那是中國人的血，他們的血是爲着同一目標(蘇維埃政權) 而流的！

蘇聯同志們的鮮血，不僅永遠濺留在中國工農兵的心目中，將永遠濺留在全世界勞苦群衆的心窩裏！

蘇聯同志們的鮮血，不是空流的，他將化成『世界解放之花』，中國工農及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對蘇聯同志們之死，是不悲傷的，不痛哭的，不空口紀念的，不空口報答的；他們將踏着蘇聯同志們的血跡前進，創造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蘇維埃政權，作爲死難者的紀念碑和報答品！

3. 白色恐怖籠罩全中國

廣州暴動喚起全世界和中國的反動階級『末日將到』的自覺，於是進一步的

加緊白色恐怖。上海方面，『聞粵變之後，龍華一帶，下午(十二日)即大戒嚴，白晝遇可疑之人即搜檢』(見十二月十三日大公報)，總商會發出討共宣言，粵商允助白李軍餉(見十二月十三日大公報)。

『軍警于十五日包圍商務印書館，斷絕附近交通，隔絕內外。』(見十二月十六日大公報)『寧國府寒(十四日)夜下令，撤消承認蘇俄領事館，勒閉其國營商業机關……。上海方面之公文，于下午五時送俄領事館，同時，以護照給俄領事，限一星期內出境，他埠均照辦……』(見十二月十七日大公報)武漢方面，十六日早二時，胡宗鐸命十九軍第三師包圍法租界及舊德俄英租界，斷絕水陸一切交通，於三時配備就緒後，即命便衣隊及武裝軍隊，侵入俄英租界及法租界內，同時，開始搜索住戶，其結果，共計拘捕共產黨員及嫌疑者一百數十名，其中有斷髮婦女數十名……，蘇俄領署亦首先被襲擊，致死傷若干名……』(見十二月廿日北京益世報)『蘇俄總領事館被衞戍司令部軍隊佔領，館員一律被拘去，俄總領事已帶至司令部，此外，逮捕俄人約二百餘名』，『共拘俄華黨員1140餘人，俄人佔十之九，均解衞戍司令部。』(見十二月十八日晨報)十八日，『武昌有數百之教員學生及俄人數名，同以共黨之嫌疑被捕；又漢口有外人廿名，華人卅名被捕，有妙齡女子五名，亦被鎗決。』(見十二月廿一日順天時報)在『雷厲風行』大殺共黨的瘋狂之下，連國民黨的『忠實同志』——詹大悲，李漢俊等也在『共產黨徒袖』的罪狀之下被搶斃。全中國各地，成百成千的共產黨員與革命的工農學生都在『緑籍共產黨』『企圖仿效廣東的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罪狀』之下而流血犧牲！

帝國主義者不僅當『後台老板』從中指揮搜捕和鎗殺革命羣衆的行動，並且公開的出面幫忙；『香港府政拘獲由粵逃去之嫌疑人約300人，內有共黨委員十餘，逃犯五六十。』(見十二月十七日大公報)法租界于接到李福林照會後，即將乘十三日紛亂之際，逃往沙面之俄籍共產黨人，逮捕和引渡。(見十二月十八日晨報)。

漢口英法租界不但特開創例，一任中國武裝軍隊搜捕中俄共產黨員；法租界當局並把軍隊未曾搜得之共產黨女領袖向警予等，以相當代價，出賣于武漢劊子手槍殺！

(B) 暴動後之革命影響

1. 暴動對廣東之影響

任何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任何復辟後的資本家與軍閥的報復，任何劊子手，都不能把廣東暴動偉大的革命影響磨滅！

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下的赤色工人，在暴動失敗後，一部分『僅撕去紅色腕章徽章，依然潛伏市中與一般市民無異』(見十二月十六日晨報)，他們散佈和深入到廣大的工人羣衆裏去，時時刻刻地在那裏集聚力量，準備再戰；一部份應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的號召（或者自動的)走到反動的軍隊當中去；他們認識了自己在暴動中的缺點；企圖把自己好好地武裝起來，並且把反動軍隊分化，破壞，以至轉變到革命方面來。一部份去到農村中，實行盡無產階級對土地革命的領導作用。

廣東所有的工人對于共產黨的同情和信仰，都猛進的增高。『許多在國民黨影響下的工人，（甘乃光派的所謂"革命工人聯合會"）都報怨『共產黨爲什麼不早些通知他們暴動的日期』，甚至機器工會下的工人，『都說共產黨要的是工農政府，並不是黨政府——像如今制裁我們的要求的國民黨政府，——我們何必反對蘇維埃』！

(見莫斯科中國勞動共產大學出版的瞿秋白著的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 99 頁)

農民方面；『佛山附近農軍十四日卽聯合工人起事』(見十二月十六日大公報)。海丰蘇維埃政府擴到陸豐；五華，紫金等縣農民都暴動起來，企圖組織蘇維埃政府。瓊岩數縣在年底時都變成鐮刀斧子大紅旗統治區域，北江方面，仁化樂昌，有新的農民暴動起來，也成立蘇維埃政府。

軍隊方面：潰散投奔農民軍之事，時有所聞。（如汕頭 陳濟棠部等)。軍隊下鄉"滅共剿匪"時，高呼『兵士農民都是一家人』，在與農民打仗時『向天開槍』把軍隊進攻的時刻和地點，大砲射出的目標地點等，都事先告訴農民(如在海陸豐等處)

此外，據十二月十五日順天時報及其他各報載——香港十三日東方電——李福林十二夜『在第五軍本部召集部下各將校訓話，當時有共產系之青年將校以手槍連向李發三槍狙擊……』；無論這行刺人是不是共產系的將校，雖然這三槍都未致他的狗命；然而青年將校對反動軍官都表示極端的憤恨，這總是一件不可掩蔽的事實！

統治階級在用死力壓倒暴動後，依然廣大和深入着相互殘殺的勾當，政治經濟情形都繼續着加深破產。

廣東的工人農民和兵士時時刻刻都記得：『農民耕有田』，『工人食有米』，『土地歸農民和兵士』，『給民衆以和平者惟蘇維埃政府及中國共產黨而已！』。他們時時刻刻都準備着用自己的血肉生命來恢復廣州的蘇維埃政府！

現在的廣東是醞釀着工農兵大暴動的廣東！是工農兵準備着恢復蘇維埃政權的廣東！

2. 暴動對中國的影響

『……廣州暴動的影響，對于全國無產階級，影響是非常偉大，離廣東很遠的北方工人都說："這樣才幹得痛快"！上海工人說："只怕我們的力量不夠"！中國革命到此，便不但進『蘇維埃階段』並且是已經進到了『蘇維埃的階段』。蘇維埃的紅旗成了全國工農兵士羣衆反抗的旗號。農民鬥爭的發展更加的深入和擴大了。北方天津，鄭州等處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更進一步的發展（鉄路紗廠等的經濟鬥爭漸漸發展）之中，紅槍會；天門會等原始的農民暴動，不但日益蔓延，並且漸漸開始分化，開始有進一步的認識。如河南紅槍會分化出『光蛋會』贊助共產黨的農民暴動。四川的『神兵』分化成爲『赤化派』與『非赤化派』；如直隸（清遠？）農民成千成萬的到縣城示威反抗捐稅等事，差不多各省都有，甚至奉化通化的大刀會舉事攻下縣城，也打起紅旗。山東在去年還有天門會領導的農民鬥爭，特別聲明『不抗正稅』等的現象，而現在，開始分化了——羣衆反對不澈底的領袖了。江蘇的淮安 楓溪 青浦 黃渡 等處，繼續着發生無數的農民騷動；江陰 無錫一帶更是深入，有些鄉村到最近形成割據局面。當時，尤其進一步發展的，如江西 萬安 成立蘇維埃，湖北 黃皮 成立『農民政府』其餘如漢川 漢陽一帶游擊戰爭，也盛行起來。湖南南境，到所謂西征軍入湘 唐系軍閥倒台的時候，湘南有二十九縣，在農民暴動勢力之下，尤其是醴陵以下與湘 贛邊境……

廣州暴動不但如此的領導了農民戰爭，而且是領導兵士的革命運動之開始，廣州暴動的有兵士參加，工農代表會議的新政策之發現，雖則是曇花一現，然而影響到全國兵士羣衆。不但廣州有許多暴動工人加入軍隊，不但廣東有許多地方的武裝鬥爭中兵士甚至民團團丁開始與農民『聯合』(братание)，投降到工農方面來。正在崩潰的湖南軍隊裏，兵士大批的逃跑，或者跑到農民方面來，就是江西也有這種現象發見。其他普通的兵亂和軍隊崩潰的現象，在軍閥繼續的混亂的過程中，更是不斷的發生；這種影響正在擴大起來。北方的豪紳地主也覺得軍隊靠不住，自己天天造堡壘防備着農民……國民黨的反動與賣國，一天天地『完成』；一般的經濟財政的破產與全國橫征暴斂，使一般小資產階級也益表示不滿于現狀……（見同上瞿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 94,95,96 頁）

廣東暴動對于全中國工農兵爲什麼有如此廣大的影響呢？因爲：『廣東工農兵用自己的力量所爭得的政權，告訴全中國每个工人，每个苦力，每个飢寒交迫的農民與每个被壓迫的兵士說：『假使你們想勝利，你們必須在蘇維埃革命旗幟之下奮鬥！』（見中國共產黨中央頒發的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的決議案大綱）

讀者或者要說，這都是共產黨員『自己恭喜自己』的話；那麼，讓我們把日本帝國主義辦的順天時報，反動的研究系的机關報北京晨報等關于廣東暴動的社論上所說的話介紹給讀者們吧：

十二月十五日順天時報的社論（標題爲：『廣州共產黨政府成立與可注意之要點，）說：『此次廣州之變，共產黨忽然抬頭，其勢力之強弱，雖尙未可預測；然而已提供不少使吾人注意之問題焉……第四，因共產黨政府之成立，中國之政治勢力的分野，已極爲明顯；卽一爲軍閥勢力，二爲國民黨勢力，三爲共產黨勢力是也。此又可分爲：右派，中央派，左派也；雖然，其應注意者，此三派之分別，不過僅類別其勢力體，非右派爲一團結，中央派爲一團結之意也；各軍閥個個分立以爭勢力，固屬明顯；卽在國民黨內各派各人，亦爭勢力；而在國民黨內有黨籍之軍人，由政治勢力分類觀之，其不能不編入於軍閥者正夥；唯共產黨大體上尙有團體，可推測而知也。第五，從來張發奎動輒被人現爲左派，以爲彼與共產黨尙有聯絡，因此次政變，張非與共產黨有關係之人物，業已大白；吾人今後當以之列入軍閥系中，無所用其躊躇；縱有謂位于國民黨內之最左列，然此亦非思想上有力之問題，不過當個人的競爭勢力時，與西山派及浙江諸派不相容耳。』

十二月十七日該報的社論（標題爲『政界三大派別及其比較』）又說：『廣州之共產黨政府，雖僅曇花一現；然對於中國政界，提供不少可以注意之問題，吾人已於日前論及之矣。而其關於政治之分野，欲進一步而有所論述，從來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勢力錯雜，國民黨內雖有清黨運動，然兩黨之分別，尙不免混淆也。此次因共黨立於表面而創造政府，兩黨之區別，始爲明瞭；於是政界上大體可分爲共產黨，國民黨，奉天派之三黨。今就此三派，一比論之：據其所標榜之主義，則奉天國民兩黨，爲共和的國家主義，共產黨則固爲共產的世界主義，由此點觀之，奉天國民兩黨，一如其自身討赤反共之聲明，以共產黨爲其共同之仇敵，卽由共產黨觀之，亦有同然。雖然，奉國兩派在其主義上所以不能一致者，因一係保守主義，一係急進主義也；然而奉派在其形式上採個人善政主義，實際則爲軍閥的地盤主義也。至國民黨在其形式上，係委員專制的民主主義，實際則不免政客的爭權主義也。吾人對於國民黨下如此之批評，雖情有所不忍，然實因現在之國民黨，實際業已墮落，不能不認其已喪失當初之精神故也。斯奉國兩派……與民衆間均缺乏交涉；其不能爲大衆所共鳴者，卽由於此也。夫共產黨其主義之善惡及方法之適不適，係另一問題，而在其主義，形式及目的上似爲一致也。由此點觀之，共產黨較之其他二派，不能不謂爲尤具有公黨之性質也。因是其勢力有浸潤於民衆之可能性，而與之爲敵之奉國兩派，自己之弱點卽在此處，不可不察也。』

十二月十六日晨報的社論。（標題中國之赤禍）說：『北方情形，今且不談，江浙兩省，富庶甲天下……然半年以來，變成何種局面？今年新棉上市，每日跌價五角，且尙無人過問，華人所辦紗廠，年內（陰歷）概須關閉。地主有田，不敢收租，懼被指爲土豪劣紳也。佃農胼手胝足所僅得之生活費，則悉數爲苛征暴歛所攫奪。工而無所獲，誰肯忍耐工作？滬上錢莊，自八九月起，卽已收而不放，一屆年關，倒閉者必踵相接；以最富庶之區尙且如此，則其他省份可想而知。武漢情形，更不必言，試問此無數失業之遊民將何往乎？若輩日皇皇焉，爲生活所迫，舍附和共黨以希冀或可打通一條血路外，又有何自活之道？依吾人觀察，則國民黨所遵循之路徑，與其謂爲驅共，無寧謂爲養共；醫師治病必探病源，病源旣得，治療斯易。今國民黨不平心反省其病源之所在，徒呼號於衆曰：『吾誓必驅共』，此無乃類於張天師畫符呪以驅鬼怪乎？

社會現象，本爲事實所反映，有此事實，乃有此現象；今不謀所以消除此事實之道，而祇求遮蔽其所反映者，姑無論其爲不可能，卽可能，亦有益耶？舉世滔滔，大都類是，苟長此因循，則赤禍之來，期或不遠！今日共黨之敵人，將盡爲共黨之恩人矣！吾人之爲此語，又豈獨對國民黨而發哉？』

這些帝國主義，中國買辦階級資產階級雇傭的報館主筆老爺們的『社論』，對於廣東暴動的估計，到底是怎樣的呢？他們說的話，明顯可以歸納成下列的結論：

1. 前此國共合作，共產黨領導犯了機會主義錯誤，失去了共產黨之獨立政治面貌；廣東暴動後，共產黨已鮮明的展開自己的旗幟而成爲中國政治舞台上之獨立政治力量！

2. 國民黨與奉天派都是一樣的軍閥地盤主義與政客爭權主義，對內是衝突不可調和，對外是與民衆毫無交涉，只有共產黨是有主義，有團體，有方法，有目的，而且有群衆擁護的政黨，勝利終歸是共產黨的。

3. 所謂國民黨左派，由汪精衞到張發奎，在廣東暴動後，完全暴露了猙獰的鬼臉，『毫無躊躇的列入軍閥系中』；整個的國民黨已經變成腐臭的屍體，使群衆認識：只有共產黨是唯一的擁護工農兵貧民的利益的政黨。

4. 中國經濟政治的恐慌，有加無已；工農兵及勞働貧民爲生活所逼，舍受共產黨領導而走上革命的大道以外，絕無其他出路。

5. 農民群衆要求土地和建立自己的鄉村政權，所以『地主有田也不敢收租，懼被指爲土豪劣紳』而立被農民處死！

6. 無論國民黨以及一切反動勢力的白色恐怖慘酷到什麼程度，但另一方

面，只是促成和加速工農革命力量的發展；『赤禍之來，期或不遠』，不遠的將來，中國一定是一個嶄新的蘇維埃的中國！

由此，可見廣東暴動所給予全中國的偉大革命影響，不僅無產階級的戰士充分估計到，就是最反動的『社論家』們也無法隱蔽這一眞理了！

V. 結　論

根據我們以上的所說的各種事實，及我們所有的一切材料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A. 廣東暴動是整個中國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特別是廣東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免的而且必要的產物。

Б. 廣東暴動在客觀上雖然是中國革命失敗過程中之退兵一時的戰；但牠是中國工農羣衆爲保持革命勝利的必要的英勇的嘗試，同時使革命深入到直接爲創造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階段。

B. 廣東暴動參加的社會基礎雖比較不廣闊，但暴動發源于羣衆英勇鬥爭，爭取羣衆爲擁護牠的勝利而爭鬥到最後一滴血；牠毫無疑義的是羣衆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既不是什麼『軍事投機』，更不是什麼『盲動』。

Г. 廣東暴動在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中建立起蘇維埃政權，使整個世界革命發展的過程，向前推進一步。

Д. 廣東暴動失敗的原因是：

1. 準備工作不充分——1, 工人方面：a, 卽赤衞隊還有千人未得通知（見特委報告補充） б, 政治上調動羣衆還太薄弱（沒有政治罷工等）——如內河船工人，不能與我們一致，還爲白軍作運輸；我們想找幾隻火輪使用也不能得到，(見葉挺的報告） в, 對黃色工會羣衆沒有準備工作，而且態度不對(見中共第六次大會央政治議決案）機器工會下的工人有一千餘參加鎭壓暴動，廣東總工會及革命工人聯合會下的工人對暴動守中立。

2. 農民方面：——因時間倉卒，只能通知近郊農民；而且通知得也不完善。（見特委報告補充）

3. 軍隊方面：——a, 對廣州市以外的軍隊或者完全沒有工作，或者工作非常薄弱。 б, 對海軍完全沒有工作(據中國各報所載在張發奎未逃到河南前，

雖然海軍艦『鳴鳴作響』歷兩小時；但並未開砲轟擊城市。且據葉挺報告：『海軍李福林軍最初不敢向我軍射擊，並有懸白旗者』；可見海軍並非沒有轉變革命（方面的可能）。B，對革命軍隊工作也粗心得很，如 1，第四軍部內有守兵五十餘人，內有高級參謀是共產黨員，事前未得黨的命令，以致圍攻半日他還莫明其妙。2，『省長公署有憲兵一連是我們的同志，但事前未得到黨命令，以致爲教導團所繳械。（見葉挺報告） 3，城市附近有一大軍械局，（在東山左側，觀音山右側），防守該處一連兵的連長是共產黨員，但他未有得到佔領該處及如何行動的通知；直到十三日敵人軍隊到該軍械局時，該連長乃潛逃』。 （據王君談話記錄） 4，黨部與青年團自己準備暴動工作不充分。 （見中共第六次大會政治議決案）。

II. 參加暴動的社會基礎不廣泛——雖然在發動羣衆方面有許多的困難，（第一，廣州工人羣衆一向分裂的，不但產業工人中出了機器工會的組織，便在手工業工人及店員中，於廣東總工會所屬之外，還新增了所謂『左派的革命工人聯合會……第二，廣州工人運動兩年來都以省港罷工工人作領導……這一部份的羣衆不但兩年來學會了一切鬥爭的方法，並且有很多人參加過工人糾察隊的工作的；一旦罷工工人解放，領着救濟費回鄉的便佔 1/3，留省的不過萬人，在這萬人中有五千人領了小販執照，失業四五千，赤衞隊的密祕組織留存在罷工工人中祇得五百人（有一連敢死隊是由罷工工人組織的另一連是車夫）所以反革命的『左派國民黨』解散放罷工工人一事，實給我們發動羣衆工作一個重要致命傷；不但在暴動中損失了最大部份羣衆，且在政治鬥爭中，又失了廣州市工人一個最好的領導者。 第三，廣州市革命工人組織多是行會式的……第四，工代會屬下積極工人領袖多半參加了赤衞隊的組織……羣衆發動自更少人領導了。第五， 黨在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羣衆中的組織，仍是因襲着行會的系統劃分支部……』但二百萬人口的廣州市，赤色工代會之下的工人便有 200000，而參加暴動的不過 20000 餘人，店員等更未起來參加，近郊農民參加的人數也非常之少，暴動的社會基礎實在不廣泛呵！

III. 工農行動不一致和缺乏聯系——許多農民暴動在廣東暴動前發生，了佛山等地的暴動則發生在暴動失敗以後，近郊農民未能盡力參加暴動和實行破壞交通等的游擊戰爭。

IV. 中外反革命力量聯合的進攻——a，帝國主義方面：英帝國主義把一切反革命中心人物運往香港河南組織反革命的反攻，以炮艦威脅海員工人，禁止罷工；但江門海員依然罷工了！ 以商艦挂英國旗代國民黨軍閥運兵，直接以四艘砲艦掩李福林軍進攻（據王君的談話記錄）軍艦『木林』號調動軍隊到城內各地（見 M 君論文）日帝國主義十一日以陸戰隊攻入廣州市，十二日用炮火猛烈

轟擊市面，並以陸戰隊在長堤游行示威。美帝國主義以小軍艦恰拉門狄號亦載軍隊到城內各地（見M君論文）英日法領事當十二日緊急之際（即當反革命的反攻不得手之時）調令陸戰隊登陸助威，暴動開始時各國領事即在沙面會議，『共同出兵』干涉計劃，終於『實行非正式的武裝干涉。』

Б. 軍閥方面——以兩師五團七營以上兵力的軍隊壓迫暴動。в. 中國海軍方面——連日的轟擊城市掩護李軍作戰；隔絕佔領廣三路之農民與城市工人之聯系，使南石頭一千餘政治犯不能救出，某地有七〇〇〇餘手溜彈不能取出使用，使長堤一帶，始終不能爲暴動者確實佔領，更不能渡河南進攻李福林軍隊』（見葉挺報告）此外，還加上民團，警察，武裝機器工人的擾亂後方。

V. 暴動者軍事上的錯誤缺點和困難

a. 軍事上的錯誤：1, 未在暴動開始即刻包圍東山，捕殺反革命的主要領袖（張發奎，黃琪翔等），以致他們不能號召和組織反革命的反攻。2, 未曾在暴動得到勝利後，即刻（十一日上午佔領全城之後）進攻河南李福林軍，以致『反攻爲守），使河南形成反革命武裝力量的組織中心。『防守是暴動的死路』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格言，又在事實上證明一次。3, 未曾即刻佔領軍械局和兵工廠以致不能擴大暴動者的武裝。4, 未曾建立健全的集中的，軍事指揮機關（紅軍司令部設在公安局，赤衞隊指揮處設在舊省長公署內周文雍是赤衞隊總指揮，在赤衞隊中亦無普遍足夠的威信；總參謀徐光英更是力不勝任，紅軍總司令葉挺則表現消極怠工）。5, 未曾即刻破壞和佔領最主要的交通機關（電報局電話局）以致敵人能夠打電到各處調兵，並且『市區內的軍用電話未能截斷，以致第四軍司令部至十一日上午還能與觀音山之敵通話』（葉挺報告）6. 未曾建築相當的巷戰防禦工事（Баррикады）。7, 不能充分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退却以致遭受極大的犧牲！（王君談話記錄所記退却情形如下：

『紅軍司令部于十二日（約在下午六時）接各處報告謂各方均被包圍；此時暴動軍政總指揮者張太雷死了，乃決定于是晚十時後，分批向東山退却，原先決定計劃：1）西關部隊先行撤退，2）長堤一帶部隊，掩護西關一帶部隊退却後，再行退却，3）公安局部隊至晚十二時撤退。4）當以上部隊撤退時，觀音山部隊須猛攻；候各部隊撤退完了，他們才撤退向東山前進集中候命，後因情形紊亂，此決定未能傳達出去；當時特委又有如下決定：1）教導團，赤衞隊向北江退却（因當時朱德部尚在北江與湖南交界處），準備聯絡朱德部在北江實行土地革命。2）其餘工人同志將槍械分藏各處引退；結果，命令仍未傳達，只教導團一部份約900人，黃浦憲兵營及警衞團一部，連政治犯共約1100人，于是晚十二時到東山集合；但此時總指揮部葉挺及蘇維埃委員均衝散未到，至十

三日早教導團自動向花江揚江退却，（後經過龍門河源紫金而到海陸豐，匯同海陸豐農民與第二師紅軍在東江幫助農民暴動）其餘各部隊至十三日尚未接得退却命令，他們仍在奮勇中與敵抵抗；至後敵人逐漸增多，工人及其他兵士除逃走者外，其餘四千人，均被捕槍斃。

退却極忙碌，除自使用槍枝外，其牠大炮機關槍子彈及已經沒收的中國銀行紙票及現款，均未帶走；尤其是退却時，在觀音山工人及教導團約三四千人，支持至三日，始被敵包圍繳械槍斃，工人被包圍繳械之原因：無子彈前後均被敵包圍故也！』3）被解除武裝的兵士，共約 2000 餘人，經過一次煽動，均願加入紅軍工作；當時沒有人去組織及指揮他們，卒將他們送到四標營大營房禁閉着，他們未能直接爲蘇維埃而與反動軍隊鬥爭；『嗣後，蘇維埃失敗，兵士猶有怨言。（見廣東省委紅旗兵士生活）』——見王君談話記錄——。

Б. 軍事上的缺點。 1）赤衛隊平時按工會單位而組織，臨時改爲按連組織，以致指揮上發生困難。 2）通知工作和偵探工作做得極壞（暴動前四軍軍部憲兵連，軍械處，大部近郊農民……等未得通知，十二日上午敵人已打到公安局不遠的地方，擬派出的工人偵探十人一事，還未做到；十二日下午張太雷等遇敵兵一隊，事先並無預報；十二夜誤報敵人已至小北，十五分鐘便到……等。4）赤衛隊組織還嫌鬆懈。 5）分發軍械的工作作得太零亂，還有一隊農軍領得槍械後便回家，直到在觀音山北與敵人相遇，始大敗回來報告（葉挺報告）6）徵發粮食和供給粮食工作做得極壞，以致『多數兵士，因無食都跑散了，赤衛隊也因無食和不能按時得食都四散去找飯吃，總司令部兩天只吃一頓半飯……』（見葉挺報告）。

B. 軍事上的困難——1，反動的軍隊數量上很多，包圍了廣州市的西，南，北，三方面。 2，在中外炮艦轟擊之下，難於進攻河南。 3，機器工會的武裝反動工人成爲城內腹心之敵。 4，工人軍事知識甚淺，許多都不會打槍，甚至有後面人打了前面人的事發生，且各自爲戰，難於指揮。 5，得來的大炮二三十門，最多只有五分之一曾使用，其牠的炮因無炮手均不能使用；機關槍亦有許多放置着無人會用。 6，三日大火及炮火劇烈，足以動搖暴動者的情緒和增加敵人的氣燄。 7，海陸豐距廣州市有六天的路程，即石龍打通，亦難救急於燃眉的暴動者之危！

5. 機器工會之反動行爲——雖然我們不能說機器工會下的工人都是反動的，但其中的反動工人，對於鎮壓廣東暴動，實在有極大作用，中國各報都同聲同調的讚揚他們說：『右派機器工會工人，組織敢死隊，幫助白軍，與克復粵垣，厥功甚偉』，他們有千餘人武裝幫助反動軍隊渡河，和擾亂紅軍赤衛隊

後方，粵漢鐵路的工人（李濟琛把廣東三大鐵路原來革命工人都驅逐了而代之以機器工會的會員）代李福林運兵和拍電報，電話局電報局電燈局和自來水的工人，也因是該會會員，未參加暴動。

VI. 暴動未得到廣州以外的工人的應援——因爲工業城市多半處在工運低落的情況之下，所以廣州暴動時，不僅上海武漢（北方的天津，青島等更說不上了。）的工人羣衆無任何形式的運動作應援；即汕頭，香港的工人也沒有鮮明應援的表示。

E. 暴動者的一般錯誤和缺點——1,『未充分執行鎮壓反革命派的工作，佔據廣州三日殺人不到 100, 捉了的人都需要經過懲治反動派委員會審過後才肯殺因此，退走時還關有七八十個反動派在牢裏，失敗後便出來引導軍隊大殺我們了』。 2,『全未執行沒收一切政府及反動派財產的政策，抓住廣州政權兩三日，但總指揮機關幾乎沒有買菜錢，中央銀行關了幾百萬現洋，都沒有沒收（據說是打不開保險櫃——作者註）其他銀行商店等更絲毫未動（據中國報載連大新永安等百貨公司都絲毫未動——作者註）』（見中共中央通訊第十九期廣東問題專號） 3, 未向黃色工會下的工人和反動軍隊作『親善』(Братание)以便喚起他們的同情和贊助的工作。

廣東暴動是失敗了！ 然而牠是中國革命的三個柱石的力量——工，農，兵，聯合大暴動的開始！ 牠教會了廣東和全中國的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兵士：爲什麼應該很詳細很周密的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暴動；怎樣動員廣大的羣衆參加暴動以及抵抗和消滅反對暴動的中外聯合的黑暗勢力；怎樣把自己好好地武裝起來和破壞，分裂敵人的武裝力量，以及使牠轉變到革命方面來；怎樣把工，農，兵的革命行動滙合與聯貫起來；怎樣的取得維持鞏固和擴大暴動的勝利！牠告訴了中國的工，農，兵士和貧民：只有蘇維埃政府能給人民以『衣』『食』『住』『行』與『和平』！

廣東暴動是失敗了！然而，牠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將來新的革命高潮當中，中國工農一定能夠體會巴黎公社廣東暴動等失敗的教訓，和用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按照共產黨宣言指示出的鬥爭方法——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推翻中國的一切反動力量的統治而代之以工農兵代表會議的蘇維埃政權！沒有 1927 年十二月廣東蘇維埃革命的大演習，便不會有最近將來全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總勝利！ 失敗的廣東暴動，只是最近將來勝利的全中國大暴動的預演！

廣東暴動是失敗了！ 然而，牠使中國階級鬥爭發展的過程前進一步：沿革

着廣東暴動發展下去的中國階級鬥爭的前途，明顯的告訴全世界的人們說：

中國革命不勝利則已，勝利一定是『中國十月』的勝利！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時完。

附註： 1. 關於『暴動準備』一節，請參閱中夏的『中國共產黨與廣東暴動』一文。

2. 本文的材料，雖是在半個多月之內，經過好幾個朋友的幫助搜集來的；但總還感覺到不充分，以後得到更多的和更精確的材料時，當再行將本文修改和補充。 作者

廣州暴動週年紀念

羅民納則 (Ломинадзе)

廣州暴動到今年十二月十日已經過了一年了。 廣州偉大事件以來的歷史過程使我們現在能完全客觀的去估計廣州暴動的意義與性質， 它在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它的優點和缺點。 關於廣州暴動的教訓的問題，在共產國際中，特別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工作者中間曾引起過熱烈的政治爭論， 這一爭論只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才告完結。 現在關於分析廣州事件的一切主要問題，我們已經有了有權威的決定了。 另一方面，一切在廣州暴動後第二天引起爭論的問題，現在都已在歷史的客觀衡量上秤定過了和審查過了。 這也就使我們現在能把在共產國際中存在很久的關於廣州暴動問題的一切爭論作一最後的總結。

不錯， 我們就是現在也還沒有很多關於去年廣州事件經過的完備而有系統的逐日逐時的事實材料。 廣州暴動還在等着牠的歷史家。 在紀念廣州蘇維埃革命一週年的今天，研究中國革命歷史的同志們，應該記起搜集， 研究並發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這歷史時期的具體材料的不可緩的必要。 如把這種工作再延遲下去，那是勢難允許的。 但是，雖然我們還沒有廣州事件完備而正確的歷史的敘述， 然而對這些事件作政治上估計——以至于最後估計——的材料我們已搜集得十分充足。

廣州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存在到三晝夜。廣州革命的工人與兵士的暴動，在五十八小時之內被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勢力與帝國主義者的連合力量壓服下去了。但這五十八小時實際上是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的。 這五十八小時是中國革命發展中最高的階段而同時又是急劇的歷史轉變，中國革命在廣州暴動時， 在廣大羣衆歷史的行動中第一次——經過許多過渡的階段——走上了新的蘇維埃的階段。 在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之後，中國革命不發展則已，要發展就只有是蘇維埃的革命。 蘇維埃的口號在廣州暴動之後已經不是中國革命中『理論的』口號， 是已經變成在實際中試驗過的實行過的中國廣大的勞動羣衆的口號了。中國革命已經再不能離開廣州暴動而向後倒退。 中國革命只能由廣州暴動而更向前發展。 廣州暴動全世界的歷史意義首先卽在於此。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提出的天才的理論上的原則， 卽是蘇維埃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無

產階級和落後的以及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的勞動羣衆完成革命解放基本的歷史上必然的形式，這原則由去年廣州事件在事實上完全證實了。　廣州事件指出中國已經發展成熟到了蘇維埃的形式，蘇維埃制度對於中國千百萬的平民羣衆，不僅在一般歷史的意義中是逃出三重奴隸壓迫及無邊窮困之唯一出路，而且是在不久將來革命高潮之中解決一切問題實際上的必需。廣州暴動在歷史的程序上提出了中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並且證明了中國勞動羣衆已有解決此問題歷史上充足的力量。　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此問題從現代中國實況的議事程序中拋出。

去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的事件，把中國革命中中國無產階級政治上還未十分成熟，還不能完成其獨立的歷史行動，還不能實現他在全民族革命運動中領導權的時期完結了。不錯，中國工人階級在羣衆運動剛開始發展時，在它和民族資產階級締結聯盟時，以及此聯盟破壞以後從來都是進行奪取領導權的鬥爭的。但是奪取革命運動領導權是一回事，得到此種領導權又是一回事。　甚至民族資產階級根本的退出革命營壘（上海與武漢的政變）本身還不能自動的解決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羣衆運動中領導權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歷史也不會自己解決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工人階級必須在實際上證明自己有獨立的革命羣衆行動的能力，同時這種行動是很有力的，能打碎資產階級軍閥反動勢力的統治。　廣州暴動正是這樣的行動。這是一次極重要的歷史的試驗，在這次試驗中，中國無產階級完全鞏固了自己在中國革命中唯一領袖與領導者的作用。廣州暴動之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由歷史的可能變成中國革命中的事實了。

但是廣州暴動之後，我們看到中國革命浪潮重大的低落。　本年春間與秋間所爆發的農民暴動，很快的衰落下去。　無論如何這些暴動現在是已經沒有幾個月以前所有的那種力量與發展的程度了。　中國各大工業中心中，廣州也在內，工人運動還沒有能從消沉中恢復過來。　我們對於廣州事件意義的估計和這些無疑義的事實是否可以和協呢？革命在目前的中國是否已經不是事實呢？是否已經變成了中國將來發展的一種可能，而且還是一種遼遠的可能呢？如果我們把廣州暴動不看作中國革命轉到新階段的過渡，而看成中國革命的末日，是不是更正確呢？

上面我們故意用問題形式寫出的結論，就是託落斯基主義者所公開主張的。不久以前，在德國『極左派』的報紙上曾發表了託落斯基論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一封信。　在這封信中，託落斯基『絕頂聰明』的在嘲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責成一切共產黨首先必須保護中國革命的決議；革命什麼都沒有了，——託落斯基『毒狼』的問——還保護什麼呢？但是，這種理論，廣州暴動是完結中國革命的最後一波，在比較不明顯的形式中，在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裏

有一部份同志，也是同意的，正是因爲如此，所以首先我們對此問題應該談一談。此問題的如何決定，是與將來許多極重要的政治結論有密切關聯的。

現在誰都不能否認這種事實，在廣州暴動被壓服之後，羣衆革命鬥爭的發展是消沉了，從此時起，就開始了中國革命鬥爭長期（在革命的環境中，一年就是很長的時期！）低落的階段。目前爭論的問題只能是，此革命爭鬥低落過程的最高點是否已經過去。但革命波浪退潮這事實的本身，是誰都不能否認的。許多中國共產黨員以及別國的共產黨員（首先就是本文的作者）頂大的政治錯誤就是他們在廣州暴動失敗幾個月之後，承認爲此次暴動是全中國革命新高漲的直接開始，同時，根據此種分析，他們就主張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應該是在儘可能的廣大範圍內直接組織武裝暴動。這種在廣州暴動後極錯誤的估計，是由中國中部與南部自然的農民暴動的事實所形成的。在那個發展的階段上農民暴動發展的程度，顯然是看得過於誇張了，尤其是估計輕了工人階級失敗的範圍與程度。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擴大會議偉大的功績，就是它堅決的反對了這個錯誤的觀點，並且堅決的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策略的路線，把直接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取消了（在廣州暴動後的條件之下，此口號必然使中國共產黨員走上絕望的冒險的道路，而完全把黨破壞）而代以組織羣衆準備羣衆走上新的將來的革命高潮的口號。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擴大會議把廣州暴動估計成中國革命第一次浪潮完結時退兵的一戰，是異常正確的。但是這種估計和託落斯基派於關中國革命完結的理論自然是沒有絲毫相同。在廣州暴動之後，高漲的階段，變成了低落的階段了。（讓它甚至還是長期的低落階段。）但中國的革命並沒有停止。革命正在繼續。這是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以前和現在一切決議的出發點。如果資產階級軍閥的反革命能用任何一種方法——反動的或改良的——解決國內那些浩大的矛盾時（中國革命正是這些矛盾產生的，養育的）那一九二七年工農革命運動所遭受的許多嚴重失敗，一定會使中國革命的展發長時消沉下去（如果這樣，那才是中國革命眞正停頓了。）但是從廣州暴動失敗起，已經過去一年了，——在革命時代的條件之下，一年就是很長的時期，——一年來的經驗完全肯定的告訴我們解決中國所賴以向前發展的那些主要任務的力量，資產階級軍閥的反革命是沒有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加緊了的活動也妨礙了中國革命的此種解決。在去年關於這些問題還可以作理論上的爭論。現在這種理論上的討論已由客觀的實際發展之本身解決了。中國基本社會問題的解決——農民問題與工人的問題——未曾向前移動一步(一)。這就是說這方面的矛盾又增長了許多，中國的國際地位，在爭取獨立的觀點上看來，最近一年來，沒有改良，而且更壞了。美國的承認南京政府，以及英國的對它頻送秋波，並沒有絲毫減輕中國的民族壓迫，恰好相反，這就是未來壓

迫增長的徵兆。 各方面外國資本 在中國的反動 日益加強， 這是毫無疑義的事。 中國的經濟情況在過去一年中首先就是農業恐慌更加緊張了，這種恐慌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這種事實的表現之一，就是本年遭受飢餓的災民有二千餘萬（！））。 工業上雖然有少許完全帶臨時性質的振興，同時對外貿易也有增加，但這自然不能解決國內劇急的經濟恐慌。 在國民黨『統一』政權下的形式上的統一，對於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任何實際上的變更， 軍閥集團間的鬥爭，政權的性質等等——所有這些與一年前完全一樣。 過去一年的經驗， 所有的實際事實都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軍閥統治穩定的條件是沒有的，這種穩定在目前客觀上是不可能的，並且現在這穩定的徵兆都沒有。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沒有也不能變成中國革命的末日。 因此，中國革命，必然要繼續發展下去。

附註 （一）現在再想起一年前關於中國實現 施托利平式農村改良之可能的爭論，好像很難爲情似的。

從此種觀點上看來， 雖然廣州暴動後已經開始了中國勞動羣衆革命鬥爭長期的低落，但它仍然不能不是轉到革命新的最高的， 蘇維埃階段的過渡，在這個階段中，中無國產階級已經完全變成整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了。 常常有人提出一種很蠢的抽象而又表格式的論據來反對此種結論： 如果已承認廣州暴動後已開始了長時期反動勢力統治時，那還有個什麼最高階段的過渡呢？這種論據，僅僅在初看時好像是很有理由似的。 實際上， 什麼地方曾經證明過，由革命的一個階段，變到他個最高的階段時， 一定直接的不經過任何時間上的間隔？我們不能把革命發展的路徑看作幾何學上的直線。 廣州暴動是革命有最高階段的過渡， 首先就由於它所實現的命政權的形式（蘇維埃政權）其次就是由於階級力量新的配置 （在平民大衆反對資產階級，地主及帝國主義者聯盟的鬥爭中，無產階級佔領導地位） 最後還由於無產階級在沒組織群衆的革命鬥爭中那樣歷史的自發的力量， 這發動力量就是將來比去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規模更廣大的革命鬥爭的象徵。

廣州暴動的一般意義，在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地位就是如此。

在共產國際內關於廣州事件教訓的討論中， 一部份同志堅決的主張中國共產黨對於廣州暴動的組織是不應時的，此外，有些人說暴動的過早，別的人說它一般在歷史上看來太遲了。 主張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爲廣州暴動的失敗，是事前已經決定了的，因爲到暴動的時候，革命運動的力量顯明的已消耗殆盡， 革命浪潮低落的傾向， 在廣州暴動以前很久， 已經呈露得十分顯著， 中國主要的工業中心（上海武漢）工人運動的低落，廣州暴動前許多農民暴動遭受大的失敗（賀葉軍隊的暴動也在內）這些事實已經事前決定了一切武裝暴動之必歸失敗。

在這些條敗件之下，組織廣州暴動是極大政治的錯誤；『當時原不應該拿起武器的』。

這個觀點，重複普列漢諾夫對於 1905 年 十二月武裝暴動的估計的（普列漢洛夫也曾指出莫斯科暴動的太遲與不應時）却和託落茨基對於廣州暴動性質的觀點完全脗合。 託落茨基宣佈廣州暴動是盲動，是預知無望的冒險，是事前已決定必要遭受極殘酷壓迫的， 因爲中國革命在廣州事件以前很久就日趨衰落。關於極重大的政治問題， 共產國際內極右派的觀點與『左派的』託落茨基反對派觀點的脗合，當然不是偶然的， 這種脗合指出離開共產國際列寧主義路線的兩個極端的而且相反的派別之如何相接近—— 而且是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上的相接近的啊。

這種預定廣州暴動命運，而實際上是少數派『理論』之錯誤， 勿須多來證明。 這種理論首先就和事實是矛盾的。 事實告訴我們，廣州暴動時如果中國許多省份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在以前階段的失敗中眞正受了鉅創， 那麼在廣東省（人口有四千萬）以及其他隣近各區， 這些地方在去年十一十二月時農民革命運動却很高漲，而且高漲得很快。 廣東省農民群衆革命運動的發展尤爲寬廣（廣東許多縣中却成立了蘇維埃）。 在廣州，工人羣衆以及一部份警衞隊的憤懣情緒風起雲湧般日漸增長（十月十四日的遊行示威與罷工， 十一月七日遊行示威等等）。 廣東自然的羣衆運動由下而上的在發展着。 否認這些已證實了的事實，無論如何都不能了。 在這些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的廣東組織決不能制止妨害自發的羣衆運動， 而應該有組織的把它推往前進，走向轉移時局的鬥爭去（所以轉移時局的， 因爲這種運動的結局決定了全中國革命鬥爭未來的發展，它如果勝利了，那無疑的必然要把全中國的革命力量却提高許多） 革命發展中是否眞有轉變來到，能解決此問題的是鬥爭，也只有鬥爭。 對此問題一切其他解決，却是致命的投降政策和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自殺。

『馬克斯主義者——列寧說——首先看到革命時代之來臨，就開始喚醒民衆；在淺見者流，還有作忠臣孝子之美夢時，他們就擊起警鐘了。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走上直接革命鬥爭的道路，走入直接的鬥爭去，同時還要揭穿一切社會的與政治的妥協派和調和派的空想。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最後離開直接革命鬥爭的道路，亦在一切可能都完竭了的時候，近路希望的影子都沒有了的時候，準備羣衆罷工或暴動的號召等等已經顯明的失掉了基礎之時，只在這時候他才離開直接革命鬥爭的道路。 所以當許多革命的叛徒們向他喊叫我們比你『們更進步些』我們老早就離開了革命時，馬克思主義者的回答就是賤視他們』。

那些機會主義者和『極左』派的孟雪維克高叫廣州暴動事前決定的失敗，他把自己在廣州暴動前後都認爲『本不須拿起武器』引以自傲，列寧這些話，不

是射中了他們的眉毛，而正是射中了他們的眼睛。　去年廣州的工人階級和中國的共產黨員，是如馬克思所說的站在交叉路口上：『或是應召而戰或是不戰而降。　如果採取第二種辦法頹喪了工人階級的精神，那這極不幸，眞比犧牲任何數量的首領都大得多呵』。

英勇的廣州工人階級接受了赴戰的號召，而失敗了。　鬥爭使廣州工人受到很大的損失。但就是已經失敗了的廣州暴動都是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的，而且是中國革命最偉大的成績。　就是不戰而降，也不能在任何限度內保證廣州不受白色恐怖的摧殘，而同時又是全中國革命運動最大的不幸。

主張廣州暴動過早者的論據無容細述。這種人認爲遲緩幾天是『聰明的』審愼，他們主張廣州的共產黨員應該再等待幾個禮拜，使爭奪廣州的軍閥們相互火併起來，只有那時候才可暴動。　這些『聰明的』政治家『只』忽略了一點，暴動的緩期無論如何都要使廣州工人失掉警衞隊的幫助，（解除革命軍隊武裝的命令十二月十日已經下了，這使共產黨員的起事要提早一兩天，）就是說使暴動在剛開始時就要歸於失敗。　這些『戰略家』也沒有了解在革命的環境中，鬥爭的條件是天天，時時在變更的，放過了武裝行動最順利的時機，必然會失敗的。　這種人的議論，如果廣州的共產黨員等幾個禮拜再舉事，那就好了，眞是再蠢沒有的。　暴動的時期，是由客觀環境替廣州的共產黨員們規定的（自發的羣衆運動的發展，依賴武裝暴動問題的解決，革命的警衛隊目前即有解散的危險等等）。　自然，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並不是舉事的某個時期。

廣州工人的失敗，除了有重大意義的客觀原因外，（這些客觀原因是不能夠事前決定暴動失敗的）就是由暴動指導者重大的錯誤所決走的。　這些錯誤並不在基本的政治路線上，基本的政治路線在廣州事變中是完全正確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暴動的口號，廣州蘇維埃的成立，蘇維埃政府關於政權，土地等命令，對帝國主義者，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凡此種種在政變期間都是完全正確的。　在這方面，廣州暴動是中國共產黨員以後應該効法的好例。　廣州共產黨員的錯誤是在另一方面。　第一，羣衆對於暴動的政治準備不充足。　僅僅在廣州城內，在兵士中進行過革命的工作，未曾企圖把這種工作發展到廣州以外的兵士羣衆中。　這種錯誤的報復很殘酷的落在自己身上。更大的政治錯誤，就是廣州的共產黨員從來就把黃色的法西斯蒂的『機器工會』中的工人，看作一種『反動羣衆』。　這樣，共產黨員，完全使自己脫離廣州極重要部份（非按其數量，而依其比重）的產業工人而孤立，並且使該工會的反動領袖們能利用此種工人的力量來反對暴動者。　在暴動時候軍事的策略也是很不妥當的。　暴動的指導者，沒有集中全力拚命打擊反動勢力的主要根據地——大部份國民黨軍隊所在的河南，而把武裝力量分成幾部在城內分頭進展

(這些行動是沒有轉移時局的意義的)，放過了出於不意的襲擊的時機，使敵人能反守爲攻了。 這或者是在廣州暴動中最大而且致命的錯誤，由堅決的進攻，變到保守；卽是『暴動死亡』的表現，這是自然的事。 雖然蘇維埃廣州的擁護者是十分英勇的。 這是根本的錯誤。在這些錯誤上中國共產黨員應該去學習，使將來不僅能奪取政權，而且能保持政權。 這些錯誤，使廣州的革命工人不能多支持些時候，而得應該來到的農民援軍。 在廣東省許多區域內農民都依了廣州的信號而暴動了，但沒有能按時來到廣州擊退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使他們能在暴動的第三天已經鐵環般把廣州包圍起來了。

在關於廣州事件教訓的討論中，爭論得最烈的，是關於羣衆參加暴動的問題，此爭論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才最後決定，在大會的工作中，廣州暴動問題曾佔了很大的地位。 許多中國同志——暴動的參加者，組織者在大會所講的話還不能消滅廣州政變勃朗基主義者的性質，盲動等神話。 現在已經根本的證明了十二月 10 — 13 日是廣州羣衆自己所幹的事，關于暴動中沒有羣衆參加的瞎談是連根據的影子都沒有的。 自然，如果暴動的政治準備作到更好時，則暴動的羣衆性質或更大；自然，廣州暴動領導上的錯誤，妨害了最大限度的動員一切革命的力量去參加直接的武裝爭鬥。 但爭論不在於此，爭論的問題就是一般在廣州暴動中有沒有羣衆的參加，它是不是僅僅由幾個共產黨員上層份子所組織起來的冒險的軍事陰謀，這個爭論由共產國際永遠的告了結束，一部份歡喜『批評』廣州暴動的同志胡說亂道到某種程度，可從下面幾行文字中看出。『共產國際』第二五至二六期，賴別克 (Пепеpr) 同志的論文。

『如果我們研究紅色廣州失敗的原因時，那我們就應該極嚴格的指出下面的事實：廣州暴動失敗了，它也就不能不失敗，因爲暴動的社會基礎不廣大；廣州，以及廣東省勝利的暴動條件還未十分成熟；革命的與反革命的軍事力量的實際的對比，實不利於暴動；暴動時期選擇的不適當(正是十二月十一日)……

暴動被敵人優越的力量打倒了。 正是這一點，加上廣州市——特別是近城的農民區域缺少廣大的羣衆運動的高漲，是紅色廣州失敗的主要原因。

暴動指導者所犯的軍事的，組織上技術的錯誤無疑的對於廣東爭鬥的出路，也有很大的影響，但若與上述客觀的原因相比，則這些原因還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

在上面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之後，對於這種把廣州暴動看作盲動的議論(雖然未用此字，但這無任何關係)是不需要多的解釋的。

廣州暴動的偉大處，也就在於它是羣衆偉大的革命行動，在去年英勇的爭鬥中，這一點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們，是最寶貴的。 馬克斯主義把革命鬥爭中這一方面是看得特別高的。 列寧關於馬克斯曾寫過下述幾句深刻的話，茲引來以完此篇關於廣州的論文：

『當羣衆暴動起來時，馬克斯願意和他們同去，在爭鬥的過程中，和他們在一起學習，而不宣讀那些公文式的教訓。 他把工人階級英勇的捨己的以自動的創造世界歷史，這件事看得最高。 馬克斯觀察歷史，是站在創造歷史而沒有可能事前無錯誤的估計機會的人們的觀點上； 他不是站在智識分子的市儈的觀點上，這種人就會講道似的叫：『很容易事前看見的……本來就不應該動手呵』。 在歷史上有些時候爲着訓練羣衆準備第二次鬥爭， 所以雖然爲着一種無望的事業，但羣衆的殊死戰還必需的， 馬克斯對於這種事實也是非常善於估計的』。

共產國際以前和現在對於馬克斯主義這種革命精神都是忠實的。 因此共產國際很引以自傲的而把偉大的廣州公社的一切責任都擔負在自己身上。

目　錄

廣東暴動的教訓　羅索夫斯基 (Лозовский)

廣州暴動與中國革命　維它

I. 蘇維埃與國民黨
II. 廣州公社的英勇鬥爭

廣州暴動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　中夏

I. 廣州暴動的決定
II. 廣州暴動的準備
III. 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
IV. 廣州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開端

廣東的暴動及其準備（回憶）　黃平

I. 1927 年四月十四日反革命的政變
II. 赤衞隊的組織
III. 從四月十四到暴動時候廣州的工人運動
IV. 暴動前的廣州
V. 暴動的組織
VI. 暴動

廣東暴動紀實

韶玉

I. 引言

II. 暴動前的中國和廣東

(A) 暴動前的中國一般狀況

(B) 暴動前的廣東局勢

III. 暴動經過

(A) 暴動的第一日

1. 一聲霹靂驚破敵人膽
2. 兩點鐘內『赤化』廣州城
3. 蘇維埃政府之成立及活動
4. 暴動中的農民，婦女和青年
5. 帝國主義及各種反動力量之動作
6. 紅白緻戰
7. 力量對比

(B) 暴動的第二日

1. 反革命合力攻廣州
2. 紅白軍激戰爭要隘
3. 蘇維埃政府之活動
4. 張太雷之死與軍事危機

(C) 蘇維埃政府之政綱

1. 工人政綱
2. 農民政綱
3. 兵士政綱
4. 一般城市貧民政綱
5. 對外政策

(D) 暴動之第三日

1. 爲『公社』鬥爭到最後一滴血
2. 蘇維埃政府餘威

IV. 暴動後的白色恐怖與革命影響

(A) 白色恐怖

1. 誰把廣州市變成『鬼城』？
2. 蘇聯同志血，點滴濺留在世界勞苦羣衆心窩裏！
3. 白色恐怖籠罩全中國

(B) 革命影響

1. 暴動對廣東的影響
2. 暴動對中國的影響

V. 結論

廣東暴動週年紀念

羅民納則 (Ломинадзе)

Цена 1 р. 50 к.

5503 н